

# 克薩哥

著 泰 斯 爾 託  
譯 岩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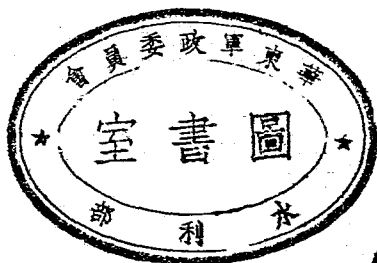
M6  
I 512.44  
130



3 1770 0731 1

# 克薩哥

著泰斯爾託·L  
譯 岩 吳



行印店書明開

A 574123

## 小引

青年時代的列甫·托爾斯泰是一個道地的放蕩的執棒子弟。後來在「我的懺悔」裏，他懷了懊悔和沈重的心情寫道：

「……我全心想學好；但我那時年輕，熱情，孤獨，全然孤獨。每當我表示至誠至善的願望時，便遭受輕蔑和嘲笑。但當我屈服於齷齪的情慾時，便受到贊美和鼓勵。

「野心，好權力，貪心，好淫，驕傲，憤怒，仇恨等，都受推重。

「我屈服於這些情感時，變為成年人那樣，並且覺得他們在稱贊我①。……」

但列甫·托爾斯泰之感到這一點，並不是在為「我的懺悔」時纔有的事；當時他就感到環境的惡劣和文明社會的虛偽。所以，他的告假返里的大哥尼哥拉斯要回高加索去時，列甫便決定和這位砲兵隊的軍官一同到那裏去了。出發的時候，是一八五二年的四月。

那時俄羅斯人正在高加索打着仗。——俄羅斯在十六世紀時征服了喀山和阿斯脫拉汗的韃靼酋長們，韃靼族逐漸後退至南方，直退到高加索山之陰。十九世紀時，為了防禦這些山民們，沿突雷

① 據商務徐百齊丘瑾璋之中譯本。

克河北岸設立了一些哥薩克驛站。而喬治亞，爲了避免波斯的壓迫，在一七九九年自願與俄羅斯聯盟。喬治亞位於高加索山之陽。因此，俄羅斯政治的地位必須征服這個介乎她與她的新屬地之間的民族了。十九世紀的前半葉，軍事的推進甚慢。托爾斯泰到高加索去的時候，俄國軍隊在巴里亞丁斯基親王的指揮之下，駐紮在突雷克河北岸，時時襲擊敵人。但俄軍並沒推進到突雷克河之南，高加索山之陰。他們最大的困難便是躲在突雷克河南岸的林木森然的山谷中的強悍的吉契族。完全將敵人征服，並且俘虜了他們的領袖沙米爾，幾乎已是後十年的事了。

住在哥薩克村子裏，由於貴族的身份，托爾斯泰不被派去工作或是受訓練，他和上司與同僚也很少交往，他過着一種離羣索居的寧靜生活。他驚異於戴雪峯巒之美麗，體味着大自然之崇高，以爲幸福是和自然相偕，看自然，而且和自然共語。另一方面，哥薩克人的單純樸野的生活吸引着托爾斯泰；他們的勇敢，他們的坦白真誠，他們的打獵的技術，他們的對於作僞和軟弱的生活吸引着托爾斯泰；他們不自在，絕不像他那末被道德上的掙扎所苦……這種種都使他心折。同時，他重讀盧梭。他在日記中寫道：「開始讀懺悔錄，不幸地，我禁不住要批評它。」「讀盧梭，覺得他在教養上和天才上遠勝於我；雖然在尊嚴上，堅決上，判斷上稍遜。」六月二十九號那天，當他讀了盧梭的「愛彌兒」後，他在日記上寫道：「……目的在於求自己的幸福，是惡的；求他人的好評，是弱的；求他人的幸福，是道德的；目的在於求上帝，是偉大的。……於人有害的，於我有害；於人有益的，於我有益。……」



人生的目的是善，這是我們靈魂中所固有的情操。……」

在托爾斯泰所住的村莊中，有個年老的哥薩克人愛辟希卡，一個孔武有力的獵戶和酒徒；還有一個叫做蘇羅蒙妮達的女孩子，生得很美，很動人。托爾斯泰和她交遊，同時頗傾心於她，她對他卻十分淡漠。她另有一個年青的哥薩克情人，英俊而且勇敢。托爾斯泰曾向她求婚，她拒絕了；因為他不曾像一個哥薩克人那末偷盜馬匹，酗酒，唱歌，殺人，泥醉時夜間爬進她的窗子……總之是，由於生活態度和方式的不同，她無從了解他，愛他。

醉心於大自然和自然人的生活，又稍稍受點兒盧梭的影響，更以他自己的戀愛故事為插曲，托爾斯泰寫成了他的傑作「哥薩克」。但托爾斯泰耽了兩年半離開高加索時，並沒把它寫完。（他只在那裏完成了使他成名的「幼年時代」「襲擊」「伐木」等長短篇小說。）「哥薩克」的副題是「一八五二年的故事」，托爾斯泰的原意是想寫一個三部曲，處理一八五二年的種種事況。至少有十年功夫，他寫作而又修改這部作品，不肯輕易脫稿。一直到後來，因為在俱樂部裏賭錢，輸給一個陌生人一千盧布，手頭又沒有那筆現款，托爾斯泰纔把寫好的第一部售給著名的出版家卡脫柯甫。也許因為這不愉快的事使他憎厭，從此沒寫下第二、第三部，但也無人敢加以確定；我們知道的是，他後來着手寫作「戰爭與和平」了。

好在「哥薩克」第一部自能獨立成篇。一八六三年，它登載在「俄羅斯使者」上。屠格涅夫讀

了以後，寫信給費志，當時的詩人兼批評家，也是托爾斯泰的好友，說道：

「我讀『哥薩克』而爲之狂喜，僕脫金亦然。只是奧列寧的性格毀壞了一般的壯麗的印象。將文明與新鮮的原始的大自然相對照，無需再產生那個遲鈍的、不健康的、老是想着自己的傢伙。爲什麼托爾斯泰不擺脫掉那夢魘呢？」

然而也有別的說法：另一位批評者則指明在托爾斯泰的「一切作品之上，顯著之點，是將那爲精神上煩惱所苦、永久不滿於自己的人們，和單純的雖在暴風雨之中，也含微笑、言行常有一致的素樸人物，兩相對照起來」。並且反覆舉例，說明這正是托爾斯泰的創作上的特徵之一。

D.S. 米爾斯基在他的「俄國文學史」裏，評述「哥薩克」道：「它在一八六三年以托爾斯泰所認爲不滿意的形式而出現。他終究要將此寫成怎樣的作品，我們不得而知，但事實上，這可能是在「戰爭與和平」前的他的傑作。這是奧列寧的生活的故事，他是一個出身高貴、受過大學教育的年青的志願軍，住在突雷克河畔的一個村莊中。主要的概念是他的虛偽的自覺的性格和自然人哥薩克們的互相對照。托爾斯泰的早年的關於自然人的理想，在這裏我到了至高的表現。不同於盧梭的「自然人」（也不同於托爾斯泰後來的教訓），「哥薩克」裏的自然人，並不是善的化身，但他的臻於自然這一事實，使他超出善惡的性質。哥薩克們殺人，姦淫，偷盜，在他們的自然性上卻仍是美麗的，而且絕對地勝過那更道德的，然而不是文明的，因此是卑污的奧列寧。年青的哥薩克人路

卡希卡，哥薩克女孩瑪莉安卡，尤其是老獵人愛羅希卡，是在於托爾斯泰所創造的深堪記憶的永生的人物之列的。在人物之客觀的描述上，他們是他的最初的偉大的成就！……」

至於翻譯，我不懂俄文，是根據冒特的英譯本重譯的。冒特氏的譯本，托爾斯泰本人也認為在精通兩國的語言上和對於原作的理解與參透上，都是優秀的。起初，我用的是牛津書局世界古典叢書版的「哥薩克及其他高加索故事」（一九一六）。時值太平洋戰爭，我蟄居鄉下偷偷地譯成的。首先替我看譯稿給我鼓勵的，是我的大舅舅。勝利後重來上海，買到了增訂本「軍中生活的故事」（一九三五）。知道冒特根據蘇聯整理托氏原稿的結果，增訂更動了好些地方。於是我重新校過一遍，凡有增刪更易的地方，以及標點分段，都依照增訂本改正，原來被檢查官刪去現在補上的，也照樣加上括號。怕自己的能力不夠，難免有譯錯的地方，又請錫祚、滿濤兩兄先後校過全部或一部，最後是叔湘師仔細地替我校訂了一遍。若是這個譯本尚堪一讀的話，全是幾位師友的大力，我謝謝他們。我也謝謝開明書店，在市上有了兩種譯本之後，還願意印我這第三個譯本。

譯者 一九四九·春



## 主要人物表

特米脫里（米卻）安特烈區·奧列寧 俄羅斯貴族。

伊萬（萬紐沙） 他的僕人。

愛羅希卡大叔或老爹 哥薩克老人，孔武有力的獵戶。

瑪莉安娜（瑪莉安卡） 哥薩克美女，路卡希卡的未婚妻。

烏里它婆婆（烏里脫卡） 她的母親。

伊利亞·華西里區 她的父親，軍旗手兼聯隊學校教師。

拉佐脫卡 她的弟弟。

路卡希卡（路克）（「馬克」）（「追風手」，年青的哥薩克勇士。

司蒂泊卡 他的姐姐。

那柴爾卡 年青的哥薩克兵，路卡希卡的朋友和同志。

歐果旭夫 常常喝醉的哥薩克老兵。

白列茨基公爵 年青軍官，與列寧的莫斯科相識。

烏斯坦卡 年青的哥薩克女孩，白列茨基的愛姪。

愛美脫可汗 韃靼勇士，為路卡希卡所殺。

琪萊可汗 韃靼人，盜馬者。

莫斯科萬籟俱寂。積雪的街上，難得聽見車輪咯吱咯吱的聲音。窗子裏不再有燈光，街燈也都已熄滅。只有從教堂鐘樓上傳來的鐘聲，滿城蕩漾，提示早晨的將要到來。街上寂無人跡。隔了好久，纔有一輛做夜生意的雪橇，碾壓着街上的積雪和泥沙，從街的一隅行至另一隅，車夫在那裏等待顧客，等得睡熟了。一個老婦人走過這裏，向教堂而去，在教堂裏，寥寥的幾枝蠟燭，燃放着爐紅的光，映在聖像的鍍金框子上。工人們度過了漫長的冬夜，已經起身，就要去工作了。——然而對於大人先生們，這還是黃昏呢。

從「武士酒家」的一個窗口，透過百葉窗的孔隙，仍舊看得見燈光——在這種時刻是違法的。在酒家門口，一輛馬車，一輛雪橇，還有一輛出差的雪橇，背對着馬路緊擠在一起。一輛從驛站租來的三馬雪橇也在那裏<sup>①</sup>。一個在院子裏照料的工人，渾身裹得緊緊的，還是澈骨的寒冷，正躲在那房子一角的背後。

「老是這樣嘮嘮叨叨有什麼意思呢？」疲勞而憔悴的，坐在過道裏的侍者想。「輪到我值班的時候，總是遇到這種事情！」從隔壁房間中傳來三個青年男子的聲音，他們坐的桌子上擺着殘肴剩

① 在沒有火車的時候，旅客多僱給於從驛站租來的車輛。（英譯者）

酒。一個是其貌不揚，瘦小而整潔的男子，坐在那裏，用溫和而疲倦的眼睛，瞧着那就要踏上旅程的朋友。另一個是高大的漢子，躺在擺着空酒瓶的桌子旁邊沙發上，玩弄着他的錢上的鑰匙。第三個穿一件羊皮裏子的短外套，正在室內來回踱步，他時時停住腳步，用他的強壯的、相當粗的、然而修修剪齊的指頭，捏碎一粒杏仁。他老是向什麼東西微笑，他的眼睛和臉都是光彩煥發。他熱情地說話，還做着手勢；但他顯然不能找到他所需要的話語，而那些想起來的話又似乎不足以表現出他心中湧起來的感情。

「現在我可以暢所欲言了，」旅行者說。「我並不爲自己辯護，可是我希望你，至少，要像我了解了自己那樣了解我，並且不要浮淺地看這事情。你說我對不住她？」他繼續向那用溫和的眼睛瞅着他的男子說。

「是的，是你的不是，」後者說，他的神色似乎表現出更大的溫和與疲倦。

「我知道你爲什麼說這個話，」就要離去的那一個答辯。「你以爲被愛和愛人是同樣偉大的幸福，倘若一個人被人愛了，就足夠他一生享用不盡了。」

「是的，我的親愛的朋友，十分足夠，十二萬分的夠了，」其貌不揚的矮小的人，開闔着他的眼睛說。



「但爲什麼一個人不應該去愛人呢？」旅行者深思地說道，他用近乎憐惜的神情，睨着他的朋友。「爲什麼一個人不去愛人呢？因爲愛情不來……不，只被人愛是一樁不幸。因爲你給不出一樣東西，只能不給，因而感到有罪，這是一樁不幸。啊，我的上帝呀！」他揮着他的手臂說。「要是這些事情能順理成章地發生，不是完全顛頭倒倒的，——不是像我們這樣，而是由它自然發展，那多好！咳，到像我偷了那愛情！你也這樣想的，不要否認。你一定這樣想的！但是你會相信嗎，在我的一生之中，在我有機會幹過的一切可怕的愚昧的事情之中——這些事情還不在少數——這倒是我不愧悔而又無法懊悔的一件。事前事後，我都沒有誑騙過我自己或是誑騙過她。在我看來，似乎我終於落入了情網；但我後來發現這是一種無心的誑騙，戀愛不是那個樣子的，於是我不能繼續戀愛下去了，可是她並不中止。我不能繼續，這能怪我嗎？我怎麼辦呢？」

「好了，現在這事情是完全過去了！」他的朋友說，點了一枝雪茄，振奮自己的精神。「實情是你還沒有戀愛過，不懂得什麼是戀愛！」

穿皮裹子外套的人再要說話，他摸摸頭，可是他無法表達他要說的意思。

「從來沒戀愛過！……是的，很對，我從來沒有！但我畢竟心裏是有一股去愛人的慾望的，而且沒有比這慾望再強烈的了！不過，再要問一句，這樣的愛情是存在的嗎？總是有些什麼缺憾的。唉，唉！談論有什麼用呢？我已經把生活弄得怪糟糕的了！但無論如何，現在這是完全過去了；你

說得很對。並且我覺得我正在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你那新生活又要弄糟的，」躺在沙發上玩弄着鏢鎗的人說。但旅行者沒聽見他的話。

「到那兒去，我是悲哀而又愉快的，」他繼續道。「我為什麼悲哀，我卻不明白。」

於是那旅行者繼續講他自己，沒注意到這種談話並不像使他自己那樣的使別人感覺興趣。人是再也沒有比在精神狂喜的剎那間更是自私的了。在這種時候，他似乎覺得世上沒有比他自己更了不起更使人感興趣的了。

「特米脫里·安特烈區！車夫不肯再等了！」一個年青的農奴說。他穿着一件羊皮外套，頭上裹着一條圍巾，走進房間。「馬從十二點鐘直站到此刻，現在是四點鐘了！」

特米脫里·安特烈區瞅着他的農奴葛紐沙。纏在葛紐沙頭上的圍巾，他的氈靴，以及瞌睡的臉，似乎正召喚着他的主人走向一個勞動、辛苦、和活動底新生活去。

「不錯！再會吧！」他說，在他的外套上摸索着解開了的鉤子和鈕扣洞。

雖然他的朋友勸他另外再給車夫一筆小帳，讓他再等一下，他仍舊戴上他的帽子，站到屋子中間。朋友們一再的接吻，停了一下，又作第三次的接吻。穿皮裹子外套的人走近桌子，乾了一杯香檳酒，這就握着那其貌不揚的小個子的手，漲紅了臉。

「啊，我還是說出來吧……我必須而且願意對你坦白，因為我歡喜你……當然你是愛她的——」

我一直這樣想——是不是？」

「是的，」他的朋友答道，更加溫文地微笑着。

「而且也許……」

「對不起，先生，我奉命來燬掉蠟燭，」瞋陘的侍者說，他曾經直聽到談話的最後一段，心裏在詫異爲什麼紳士們老是談着同一件事情。「我應該把帳單給哪一位？給你嗎，先生？」他知道該向誰說話，他轉向那高大的漢子。

「給我，」高大的漢子答道。「多少錢？」

「二十六個盧布。」

高大的漢子想了一下，卻沒有說什麼，把帳單放在衣袋裏了。

另外兩個人繼續他們的談話。

「再會了，你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生着溫和的眼睛的矮小的其貌不揚的男子說。

眼淚充滿了兩個人的眼睛。他們走出店門。

「啊，還有，」旅行者說，紅着臉轉向高大的漢子。「請你替我付清武士酒家的帳，並且寫信通知我，好嗎？」

「好的，好的！」高大的漢子說，拉上他的手套。「我多麼羨慕你啊！」當他們走到了門廊的

時候，他又十分出乎意外地說了一句。

旅行者走進他的雪橇，把外套裹着身體，說道：「好吧，來吧！」他甚至把身體移動了一點兒，爲那說是羨慕他的人在雪橇中讓出一點地方來——他的聲音顫抖。

「再會，米卻！我希望，靠着上帝的保佑，你……」高大的一個說。但他的希望是對方快點走掉，所以他無法說完那句話了。

他們沈默了一會兒。於是一個人又說，「再會了，」接着一個聲音喊道，「好嘍，」車夫便鞭打着馬匹了。

「嗨，愛利沙！」朋友中的一個叫了一聲。另外那個馬車夫和幾個趕雪橇的，舌頭啞啞作聲，拉緊着韁繩，開始挪動。接着那些僵硬的車輪便咯吱咯吱的在凍結了的雪上滾動着了。

「一個出色的人物，那個奧列寧！」朋友中的一個說。「然而你是怎樣的個想頭啊，到高加索去——而且是去當個見習士官！我可無論如何不來幹這種事……明天你在俱樂部吃飯嗎？」

「是的。」

他們分別了。

旅行者覺得熱了，他的皮外套似乎太暖。他坐在雪車底裏，解開了他的外套，那三匹多毛的驛馬拖着身子穿過一條條黑暗的街道，經過了許多他從來不曾看見過的屋子。奧列寧覺得只有開始

長途旅行的人纔經過這些街道。他周圍的一切，全是黑暗、沈寂和慘淡的，但在他的靈魂裏，卻充滿了回憶，愛情，懊悔，以及一種愉快的要流淚的情緒。

## 一一

「我喜歡他們，很喜歡！……挺好的人物，……好得很！」他反反覆覆的說，覺得快要哭出來了。但爲什麼他要哭；誰是他這樣喜歡的，挺好的人物——他是不十分知道的。他有時，瞧瞧周圍的一些屋子，不懂它爲什麼造得這樣古怪；有時他開始癡想：爲什麼這車夫和萬紐沙，跟他這樣的不同，卻坐得這樣的近，而且由於駿馬在凍結了的車轍上拖拉顛躓，正和他在一起被顛簸與震盪着。接着他又重複道：「挺好……很喜歡！」他甚至再度的說道：「並且這吸引人，……好極了！」隨即又詫異，是什麼使他說這個話。「啊，我醉了嗎？」他問他自己。他喝過兩瓶酒，但在奧列寧身上起了這樣的作用的，卻不僅是酒。他記起一切友情的話，熱誠地羞澀地，由衷地（他信以爲然），在他離別時對他說的話。他記得握手，瞬視，沈默的剎那間，以及他坐上了雪橇時一個聲音說着：「再會，米卻！」他記得自己的深思熟慮的坦白訴說。而這一切，對於他都有一種感動的深長的意味。在他離去之前，不僅他的親戚和朋友，不僅對他冷淡的人，甚至那些不喜歡他的人，也都像人們在懺悔或臨終之前一般，似乎都一律變得更加喜歡他或是饒恕他了。「或許我不會從高加索回來

了，他想。他又覺得他愛他的朋友以及另外一個什麼人。他爲自己悲哀。但是那騷擾激動他的心，使他不能抑制那些彷彿自然而來到他脣邊的無意義的話的，並不是他對於朋友的愛；造成他這樣的心境的，也不是對於一個女性的愛（他還沒有戀愛過呢）。對於他自身的愛，充滿希望的愛——愛他自己靈魂中一切善的東西的，溫暖年青的愛（這會兒，他認爲他自己的靈魂中除善以外別無他物）——逼着他哭泣，逼着他喃喃地說些不連貫的話。

奧列寧是一個年青人，他從沒有修完他的大學的課程，從沒有在任何地方做過事（僅僅在什麼官廳中有一個掛名的差使）。他已經浪費掉了他的財產的一半，並且一點也不做什麼事情的，甚至連職業也沒選擇一個的，活到了二十四歲。他便是莫斯科社交界所謂「年輕朋友」。

自從十八歲起，他就自由自在——只有生在四十年代的，出身富貴而幼失怙恃的年輕的俄羅斯人，纔能那樣自由。隨便什麼肉體的或道德的枷鎖，於他都是不存在的，他可以隨心所欲的行事，不缺少什麼也不受什麼束縛。親戚、祖國、宗教、貧乏，對他都是不存在的。他不相信什麼也不承認什麼。雖然他不相信什麼，卻不是一個暴躁的或意興闌珊的年輕人，也不剛愎自用，卻相反的往往不克自持。他作了「根本沒有愛情」的結論，然而在任何年輕動人的女子面前，他的心總是熱情洋溢。他早已覺得榮譽和地位是毫無意義的，然而在跳舞會上，謝爾幹親王走來跟他親切地說話時，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歡喜。但他之屈從於自己的衝動，只是在它們並不束縛他的自由的時候。當他

屈從於任何影響，一知道它趨向辛勞和爭鬪時，他就本能地連忙從正在拖累他的感情或活動中解脫出來，重新取得他的自由。按着這方式，他實驗着社會生活、公務、農耕、音樂——他曾一度想獻身於音樂的——甚至實驗着對女性戀愛，那他所不相信的東西。他考慮他應該怎樣善用一生只有一度的青春之力：那使人得以隨心所欲地改造自己，或者甚至——在他看起來——可以改造宇宙的力量：他應該把這力量供獻給藝術，科學，女性的愛，抑或實際的活動呢？誠然，有些人缺少這種動力，一進入人生，立刻便將他們的頸子放在第一個加上來的車輓下面，並且在輓下誠實地勞碌了他們的一生。但奧列寧卻是太強烈地感到了那萬能的青春之神的存在——感到了可以完全轉化成一種憧憬或是理想的那股能力——能希望和能實幹的能力——因此決不願意莫明其妙地輕率地投身向無底的深淵。他內心懷着這一種意識，以此自傲，並且，雖然自己不知道，從而感覺快樂。直到如今，他只愛他自己，禁不住愛他自己，因為他預期他自己的生活在全然的善，他還不會有時間嘗過幻滅的味道。離開莫斯科時，他是在這樣的快樂的心境中：一個感到了過去的錯誤的年輕人，突然對自己說道：「那不是真的事情。」一切過去了的事都是偶然的，不重要的。以前他沒真正地嘗試生活，但現在，由於他的離開莫斯科，一種新生活正在開始了——一種不會有錯誤和悔恨的，並且確然只有快樂的生活。

長途旅行的通常情況總是：直到行過了起初的兩三程路為止，想像總是凝注於落在後面的地方

上，但隨着途中第一個早晨的到來，想像便跳到了旅途的終點，從此開始了海市蜃樓的幻想。奧列寧的情形也是如此。

離開城市之後，他凝視積雪的原野，獨處其間，他覺得快樂。裹在他的皮外套中，他躺在雪橇的底裏，逐漸沈靜，落入假寐中了。跟朋友的離別，深深地感動着他；在莫斯科度過的一個冬天的記憶以及過去的一些形象，混合着模糊的思想與懊悔，不待吩咐地升騰到他的想像裏面。

他記起送他走的朋友，他們所講起的那女子同他的關係。這女子是有錢的。「既知道她愛我，他怎麼還能愛她呢？」他想，惡意的猜疑橫過他的心。「細想起來，人們心中有許多不真實處。」隨即他碰到了這個問題：「是呀，怎的我從來沒有戀愛過呢？人人告訴我，說我從來沒有。難道我是一個道學的怪物嗎？」接着他開始回憶他的一切迷戀。他憶起他的初次進入社交界，以及一個朋友的妹妹，他和她在燈下的一張桌子的旁邊度過幾個黃昏，燈光照亮了她的忙着做針線的纖細的手，和她的精緻嬌嫩的臉蛋的下半部。他憶起他們拖延不斷的談話，像傳遞蠶量使它燃燒的木棒的那遊戲一樣，他憶起他的鼠一般的局促與拘束，以及他的不斷的對於這一切規矩的不耐之感。若有個聲音微語道：「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事實果然證明那不是真的戀愛。於是他記起一個跳舞會，以及他跟美麗的D——所跳的馬佐爾加舞。「那一夜我何等多情又何等快樂！第二天早晨我是何等的傷心和煩惱，當我醒來而發覺我自己仍是自由的！爲什麼愛情不來將我的手腳束縛住呢？」



他這樣想。「不，根本沒有愛情這種東西！我那鄰居，就像她告訴杜布洛文和那個元帥一樣，老是告訴我她愛星子，這也不是愛。」於是他的農耕和鄉村工作兜上了他的心頭，在這些回憶中，也沒有什麼堪稱愉快的事。「他們會不會長久講起我的離去？」這念頭來到他的腦中；但「他們」是誰，他也不十分知道。繼之而來的思想使他畏縮和斷斷續續的咕嚕。這是關於裁縫開泊爾，他還欠他六百七十八個盧布，他記起他請他再等一年的話，和顯現在裁縫臉上的困惑和無可奈何的神色。「咳，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他反覆說道，畏縮着，竭力驅除那難堪的念頭。「雖然如此，她仍舊愛我，」他想起他們在分別晚宴上談起的那個女子。「是的，要是我娶了她，我現在不會欠人的錢，可是我現在欠華西里也夫的債。」於是他記起最後那一夜間，跟華西里也夫在俱樂部裏打牌（就在離開她之後），他又記起他的再玩一次的卑屈的請求，和對方的冷冷的拒絕。「一年裏頭節省點，債全可還清，滾他媽的！」……雖然有這自信，但他又重新計算着他的未歸還的債，它們的限期以及他可能有希望歸清的時候。「欠莫來爾一筆錢，還欠着武士酒家的錢，」他想，回憶着他欠上那麼一大筆債的夜間。這是在吉卜賽人的飲酒競賽會上，由幾個從彼得堡來的人安排的：沙士加·B——一個沙皇的侍衛官，D——親王，以及那寫着極侈的古老的××。「這些紳士們怎的這樣志得意滿呢？」他想，「他們憑什麼權利形成一個派別，凡許可參加這派別的人，他們竟以為應該引為至上的寵幸？因為他們是皇帝的僚屬，便能這麼樣嗎？噯，他們把人家當做笨伯和流氓，這是可怕的！但我對他

們表示，我，正相反，無論如何，根本不要跟他們親密。然而我想，安特萊這管家，他要知道我跟一個像沙士加·B——一個上校，又是一個沙皇的侍衛官，那樣的人來往很密，他一定會驚異的。是的，那晚沒有人比我再喝得多的了，而且我教吉卜賽人唱一個新歌，大家都靜聽這個歌。我雖然做了許多糊塗事情，我依舊是一個很好的人，」他想。

早晨，他已置身在第三個驛站上了。他喝茶，親自幫葛紐沙搬運他的包裹和衣箱，他挺直了腰坐在它們的中間，懂事，嚴謹，知道哪兒是他的一切所有物，他有多少錢放在什麼地方，哪兒放着他的護照，驛馬徵發證，和過境稅單；他認為這一切全安排得好好的，十分高興，擺在他前面的長途跋涉似乎是一長期的愉快的郊遊。

整個的早晨和中午，他專心計算着已經走了多少里，到下一站還剩多少里；還有多少里到下一個市鎮，多少里到他吃飯的地方，多少里到他喝茶的地方，多少里到司丹夫洛浦爾，以及已經完成了全程的幾分之幾。他又計算着他有多少錢，可以剩下多少錢，有多少錢就可以還清全部的債務，以及他在每月的收入中能用幾分之幾。近黃昏時，喝過茶，他算出來到司丹夫洛浦爾仍舊還有全程的十一分之七的路要走，他的債務需要七個月的節省和他的全部的財產的八分之一纔能了清；於是，心安理得地，他裹緊外套，騎在雪車中，重行打起瞌睡來。他的想像又轉向將來，轉向高加索。關於他的將來的一切夢想都混和着亞美來脫·彼克①、雪加西婦人、叢山、絕壁、可怕的激流，和種種危

險。這些東西都模糊而且朦朧，但名譽的愛好和死之危險，充實了將來的興味。有時是他懷着空闊的勇氣和驚人的力量，殺戮並征服了一羣無數的山民；有時他自己是一個山民，跟他們一起反對俄羅斯人，爭取獨立。當他描繪隨便什麼明確的東西時，熟習的莫斯科人物總是立刻出現在這景象之中。沙士加·B——在俄羅斯人那邊，或是在山民那邊，跟他戰鬥。甚至那裁縫開泊爾，莫明其妙地，也參與了征服者的勝利。在這一切幻想中間，他記起他以前的卑屈、軟弱、錯誤，而那回憶倒也不掃興。這是明明白白的，一旦置身於叢山、瀑布、嬌好的雪加西美人和危險之中，那樣的錯誤是不會再犯的了。既對自己作了充分的懺悔，這一切便都終結了。另一幻象，一切幻象中最甜蜜的，跟這年輕人的一切關於將來的思想混和在一起——一個女子。那兒，在叢山的中間，她以一個雪加西奴隸的模樣出現在他的想像中，一個優美的身姿，生着一條長長的辮子和深湛而柔順的眸子。他幻見山中間孤寂的茅屋，她站在門口等他，當他精疲力倦的帶着一身的灰塵、血、和名譽回到她身邊去的時候。他感到了她的吻，她的肩，她的甜蜜的聲音，和她的柔順。她迷人，然而沒有受過教育的，曠野，粗魯。在漫長的冬天的黃昏，他開始她的教育。她伶俐、聰明、很快的就獲得了一切重要的知識。爲什麼不能呢？她能夠十分容易的學習外國語，閱讀法國的傑作並且理解它們：譬如說，鐘樓怪人②

① Annalet-Bek 俄國麥林斯基所作關於高加索的小說中之人物。（英譯者）

② Notre Dame de Paris 法國雨果的名著，或譯爲「巴黎聖母院」，曾攝成電影，中譯名「鐘樓怪人」，今依此。（譯者）

一定會使她歡喜的。她也能說法國語。在客廳裏，她能比一個上流社會的貴婦人顯示更大的天賦的尊嚴。她能歌唱，單純地，有力地，熱烈地……「嗜，多荒謬！」他跟他自己說。但這兒他們行到了一個驛站，他得換坐一輛雪橇和給點小帳。可是他的幻想又開始找尋那已經拋棄了的「荒謬」，於是美好的雪加西人，光榮，以及他被任命為侍衛官並且帶了一個可愛的妻子回到俄羅斯等等，又升騰在他的想像之域了。「然而根本沒有愛情這個東西，」他對自已說。「名譽也是胡說。可是那六百七十八個盧布呢？……那征服了的土地，會給我帶來多於一生的需要的財富的土地呢？可是，全部的財產都歸我一個人，也是不對的。我要把它分派掉。但分給誰呢？好吧，六百七十八個盧布給開泊爾，然後我們再看情形而定。」……十分模糊的幻象像雲一樣遮住了他的心靈，只有萬紐沙的聲音和雪橇的間歇的動盪打破他的健康的年輕的假寐。幾乎不知不覺的，他又在下一站換坐了一輛雪橇，繼續他的行程。

第二天早晨一切照舊進行，同樣的驛站和喝茶，同樣的跳動着的馬的臀部，同樣的和萬紐沙的短短的談話，同樣的朦朦朧朧的夢和瞌睡，以及在夜間同樣的疲倦的、健康的、年輕的睡眠。

### 三

奧列寧距中央俄羅斯愈遠，他的記憶也離得愈遠，而愈接近高加索，他的心也愈變得輕鬆。「我

要永遠耽在外面，永不回去現身社交界中，」是他有時觸及的一個想頭。「我在這兒看到的人不是『人物』，他們沒有一個知道我，他們永遠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那樣的進入莫斯科社交界，也不能打聽出我的過去來。而在莫斯科社交界中的人，也永不會知道我生活在這些人的中間，正在做些什麼事情。」處身於那些在路上碰到的粗魯的人之間，——他不把他們看作和他的莫斯科相識們同一意義的『人物』，——一種從他的整個過去中解脫出來的全新的自由底感覺籠罩着他了。人們愈粗魯，文明的跡象愈少，他愈覺得自由自在。司丹夫洛浦爾，他必得經過的那座城，煩擾着他。廣告牌，有的甚至寫着法文，乘馬車的貴婦人，市場上的單馬車以及一個穿戴了皮大衣高禮帽在大道上散步瞧着路人的紳士，大大的激起他的厭煩。「或者這些人認得我的一些相識們，」他想；於是俱樂部、他的裁縫、紙牌、社交界……重新來到他的心頭。但是，過了司丹夫洛浦爾，一切都是滿意的——粗野、美麗、勇武、奧列寧愈來愈覺得快樂了。所有的哥薩克人、驛車夫、驛站長，在他看來都是純真的人們，他可以跟他們純真地尋開心和談天，用不到考慮他們屬於什麼階級。他們都屬於人類，而人類，奧列寧（並沒有經過思索地）覺得他們全親切可愛，而他們也都以友愛的模樣對待他。

在頓·哥薩克省，他的雪橇已經換了一輛兩輪車，過了司丹夫洛浦爾，天氣很暖，奧列寧便脫掉皮外套。已經是春天了——對於奧列寧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歡樂的春天。在夜間，人們不再許他離開哥薩克村莊，他們說晚上旅行是危險的。萬紐沙開始不安，他們便帶了一枝實彈的槍在車內。奧

列寧可更加快活。在一個驛站上，站長講了一件新近在大路上發生的可怕的謀殺案。他們開始碰到武裝的人。「原來就在這兒開始！」奧列寧想，並且不斷的盼望看到那常常說起的雪山。有一次，近黃昏時，那個諾該人車夫用他的鞭子指點着掩隱在雲中的羣山。奧列寧急切地張望，但是天氣昏沈，山嶺幾乎全被雲氣遮蓋住了。奧列寧只辨別得出一些灰的白的羊毛似的東西，雖然費盡心力，仍舊不能從羣山中找到他會常常讀到、聽到的美麗之處。山和雲在他看來十分相像，他並且以為：那常常聽說的積雪的山峯之特殊的美麗，只是同拜哈的音樂以及他所不相信的對女子的愛情一般，都是虛構而已。所以，他不再存着看山的期望了。但第二天清晨在車子裏被空氣的清新所驚醒，他向右邊漫不經意的望過去。早晨是十分明淨的。突然，第一眼望去大約不過二十步外，他看見了，潔白崔巍的重山疊嶺，形態優美，峯巒的清晰奇幻的輪廓明銳地映襯在遙遠的天空。當他認清了他跟山嶺和天空的距離，山嶺的整個的幅員，更感到了這一切的美麗的無涯時，他倒變得生怕這只是一種幻象或夢境了。他搖撼自己，想藉此弄醒自己，可是山嶺依然。

「那是什麼？那是什麼？」他問車夫。

「哦，是山呀！」諾該人車夫漠然地回答。

「我也看了它們好久了，」萬紐沙說。「真好看呀，是不是？我們家鄉的人不會相信有這樣的山的。」

這三匹馬拉的車子沿着光滑的路迅速行進，使山嶺看上去像在沿着天際奔跑，而玫瑰色的山頂正在朝日的光輝中閃爍着。起初奧列寧只被這景象所驚倒，接着被它引起愉快之感；但後來，愈來愈專心的凝視着那峯巒積雪的山脈——它似乎並不是從別的黝黑的山嶺背後升起來的，卻是陡的從平地上直立起來，又迤邐消退於遠處——他開始逐漸地被它們的美麗所滲透，終於「感覺」着這些山了。從此他所見、所思、所感，爲他獲得了一個新的境界，像山一樣的莊嚴堂皇！一切莫斯科的回憶、羞辱、悔恨，以及他的關於高加索的瑣碎的夢，消失了，不再回來了。「現在已經開始了，」彷彿有一個莊重的聲音跟他這樣說。大路和突雷克河，剛剛可以在遠處望見，而哥薩克村落和人民於他都不再是笑話了。他瞧瞧自己，瞧瞧萬紐沙，又想到山……兩個哥薩克人騎馬而過，他們的放在匣子裏的槍有節奏地在背後搖幌着，他們的馬底白色和栗色的腿子雜亂地混和着……那些山啊！突雷克河外，炊煙從一個韃靼村子裏升起來了……那些山啊！太陽已經上昇，在蘆葦外此刻可以看得見的突雷克河上閃閃生光……那些山啊！從村子裏來了一輛韃靼貨車，以及婦人，美麗的年輕婦人，「走過了……那些山啊！」「Abraks」在平原上緩馳，而我卻在這裏趕路，不怕他們！我有一枝槍，有氣力，有青春……那些山啊！」

① Abraks，與俄國作對的吉契人，他們常渡過突雷克河到俄羅斯這邊來偷竊和劫掠。（英譯者）

## 四

突雷克河沿線，大約有五十哩左右，都是格里本斯克·哥薩克人的村落，在這一帶，不論村莊或是居民，性格上都是整齊一律的。分開哥薩克人和山地民族的突雷克河，至此雖已寬闊平靜，卻仍渾濁而湍急的流着，老是衝積淺灰色的沙泥在低下的、蘆葦叢生的右岸上，衝刷掉雖然不高但是峻急的左岸，連同岸上的百年老橡樹的根，腐朽的楓楊樹和年青的林藪。河的右岸布列着親俄的然而仍有幾分不安定的韃靼村落。沿着左岸，離河半哩處，彼此相距五六哩簇立着的，是哥薩克村落。古時候，這些村落大部份都位於河的沿岸，但突雷克河一年復一年的從山嶺向北改道，衝掉了那些岸頭，只剩下古代村落的殘跡，梨樹梅樹白楊樹的果園的殘跡，現在那兒全長滿了覆盆子和野葛藤了。如今沒有人住在那兒，但見鹿、狼、野兔、野雞的足跡，牠們已經有了經驗，喜歡這些地方了。村莊和村莊之間橫着一條大路，貫穿過樹林，彷彿是一個砲彈飛射成的那樣直。沿路是哥薩克人的哨兵線和有哨兵的守望瞭望臺。只有一狹條七百碼左右的肥沃的森林地帶，是屬於哥薩克人的。再往北去，開始了諸該或莫茲杜克大草原的流沙，遠遠的向北展延，天曉得在什麼地方，接上了脫洛克盟，阿司脫拉克汗和甘格歇士·開沙次克諸草原。向南，在突雷克河外，是大吉契尼亞河，枯契開洛甫山脈，黑山脈，還有一排山脈，最後總是只能看見而從來沒有人攀登過的雪山之羣。在這肥沃的森



林地帶，草木繁盛，從古以來，便住着優秀的尚武的興旺的俄羅斯族，屬於舊教徒派<sup>①</sup>，被稱為格里本斯克·哥薩克人。

好久以前，舊教徒的祖先從俄羅斯逃出來，卜居在突雷克河畔格里本上的吉契人中間，格里本是吉契尼亞的多森林的羣山的第一個山脈。生活在吉契人中間，哥薩克人跟他們通婚，接受了山民們的風尚和習俗，雖然他們像保持他們的古老的信仰一樣，仍舊保持了俄羅斯語言的純粹性。有一個傳說，仍在他們之間流行，說是恐怖者俄皇伊凡來到突雷克河，召集了他們的長老們，把河這岸的地方賜給他們，勸諭他們和俄羅斯保持友好，並且應允不把他的統治強加於他們身上，也不強迫他們改變他們的信仰。甚至現在，哥薩克家庭也承認和吉契人的親戚關係，而愛好自由，遊閒，劫掠，戰鬥，仍然構成了他們的主要的特性。俄羅斯的影響僅見之於有害的一面——干涉選舉，沒收教堂的鐘，以及軍隊駐屯村中或開拔過境。一個哥薩克人的傾向是：較之對於或許會殺掉他的兄弟的 Dzingit 山民<sup>②</sup>，更其憎恨兵士，兵士住在他那裏保護他的村莊，但將煙草的煙霧薰污了他的屋子。他尊敬他的敵人山民而輕視兵士；兵士在他眼中是一個異邦人和一個壓迫者。事實上，從一個哥

① 舊教徒是在十七世紀從俄國希臘教會中分出來的各派的通稱，煙草是他們的戒律之一。（英譯者）

② Dzingit 在吉契人中間，一個 Dzingit 就跟印第安人中的勇士一樣；但這字是不可分離地和熟練的騎馬術這觀念聯結在一起的。（英譯者）

薩克人的觀點看來，一個俄羅斯農民是一個外邦的、野蠻的、卑劣的傢伙；他在到鄉村來的小販身上，在被哥薩克人鄙夷地稱爲「打羊毛者」的小俄羅斯移民身上，看到了這些傢伙的樣本。對於他，穿得漂亮，就是穿得跟雪加西人一樣的意思。最好的武器是從山民處獲得的，最好的馬匹是從他們那裏買來或偷來的。一個勇敢年輕的哥薩克人喜歡炫耀他精通韃靼話，狂飲時甚至對他的哥薩克同胞也講着韃靼話。雖然有這種種情形，這個擱淺在大地的極小的一隅，被半野蠻的回教民族和兵士所包圍的基督教部落，仍舊自以爲十分進步，只承認哥薩克人是真正的人，鄙視其餘的一切人。哥薩克人消磨他的大部分的時間在哨兵線上，在戰爭或是漁獵上。他難得在家工作。如果他逗留在村中，那是例外，是他休假玩兒的日子。所有的哥薩克人都自己釀酒；醉酒這件事，與其說是一種普遍的傾向，毋寧說是一種宗教儀式，不遵行這個儀式是要被認爲背教的。哥薩克人將女子看作他的幸福的工具，只有未婚的女孩子纔許可她們自行取樂。一個已結婚的婦女得爲她的丈夫從青春工作到年老，他對於她的要求是東方式的順從和操作。由於這種觀點的結果，女子無論在身體上和心理上都十分發達；她們雖然是——像東方各地一樣——名義上處於附庸地位，她們在家庭生活中卻握有遠較西方女子爲大的勢力和實權。不參加公共生活，慣於負擔艱重的男性勞作，這給與了婦女在家庭中更大的權力和地位。一個哥薩克人，他以爲在陌生人面前跟他的妻子親愛地或不必要地談話是不體面的，可是當他單獨和她在一起時，卻不由自主地感到了她的優越。他的房屋

和他的一切財產，差不多他的整個的家業，都是完全靠了她的勞作和心思掙下來和保存下來的。雖然堅信勞動對於哥薩克人是卑賤恥辱的，只有對於諸該的苦力，或是婦女，勞動纔是合適的，他仍舊模糊地感到，一切他所使用的和他所稱爲自己的東西，都是勞動的結果，而有力氣剝奪掉他的一切所有物的人，也就是被他認爲是他的奴隸的婦女（他的母親或是妻子）。除此以外，不斷的操作艱重的男性工作，不斷的完成付託與她們的責任，賦與了格里本斯克婦人一種特殊的，獨立的，丈夫氣的性格，並且顯著地發展了她們的體力、見識、決心和恆心。女子大體上總比男子強壯、聰明、發達、和漂亮。格里本斯克的女性美的一大特色是：純粹的雪加西型的臉蛋，加上北方婦女的寬闊有力的軀幹。哥薩克女子穿雪加西服裝——一件韃靼內衣，*bashmet* ①和柔軟的拖鞋——但她們依照俄羅斯的方式，包裹帕子在她們的頭上。服裝以及室內布置的漂亮、清潔和精緻，在他們是一種習尚，也是一種必需的事。在和男子的關係上，女子，尤其是沒有結婚的女孩子，享受完全的自由。

諾伏姆林斯克是被視爲格里本斯克、哥薩克區的中心的。在這裏，較他處保持了更多的老格里的本斯克人民的習俗，這裏的女人，從太古時代起就以她們的美麗聞名於至高加索。一個哥薩克人的生計是仰給於葡萄園、果樹園、西瓜田和南瓜田，仰給於漁獵、玉蜀黍和小米的耕種，也仰給於戰爭的掠奪。諾伏姆林斯克村莊離突雷克河二哩半路，中間隔着一個濃密的森林。在穿過村莊的大路

① *Bashmet*：一種韃靼人穿的有袖短襖。

上的一邊是河，另一邊是綠色的葡萄園和果樹園，園外可見諾蓋草原的流沙。村莊的四周圍着土隄和多刺的荆棘的藩籬，由柵門進入村莊，有高大的門裝在柱子中間，上蓋小小的蘆草屋頂。門旁，一輛木製的砲車上擺着一尊笨重的大砲，這是哥薩克人在不知什麼時候處獲的，已經有一百年沒有用過了。有時有，有時沒有，一個穿制服的哥薩克哨兵，帶着刺刀和槍，在門邊守衛，他有時對一個路過軍官舉槍敬禮，有時卻並不舉槍敬禮。在柵門的屋頂下，一塊白板上寫着黑字：「二六六戶。男丁：八九七口，女子：一〇一二口。」哥薩克人的屋子都是懸空建築在離地二呎半高的柱子上的。牠們都仔細地蓋着蘆葦的屋頂，築着巨大的彫花的山牆。房屋即使不新，至少都是整齊和潔淨的，造着各種不同樣式的高大的門廊；屋子也不造得緊擠在一起，四周總留着很大的間隔，而且全是如畫地坐落在寬闊的街巷旁邊。在許多屋子的大而明淨的窗子前，菜園後，黑蒼蒼的白楊和阜角樹，挾着牠們的精美蒼白的綠葉和芬芳的白花，高聳過屋頂，在樹旁生長着炫耀的黃色的向日葵和葡萄藤。在寬闊的方場中有三家店鋪，經售布疋，香瓜子和南瓜子，阜英豆和薑餅乾；在一列高大的白楊樹後面，矗立着聯隊司令的裝置窗扉的住宅，比其他的屋子高而且大，有高大的籬笆圍繞着。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村中街上很少見到人影，尤其是夏天。年輕人在哨兵線上服務，或參加出征；老人們正在打魚，或是在果園和花園裏面幫女人們的忙。只有衰老的人、病人、和孩子們纔留在家裏。

## 五

這是高加索所特有的美麗的黄昏之一。太陽已經落到山背後去了，但還有亮光。夕照布滿了三分之一的天空，映襯在它的光彩之上，銳利地勾勒出了重山疊嶺的暗白色的巨像。空氣是稀薄的，靜止的，充滿了音響。山嶺的影子幾哩路長的展開在草原的上面。草原、河的對岸、大路，全是寂無人跡的。假使，很難得的，騎馬的人出現了，在哨兵線的哥薩克人和 Aouls（村莊）裏的吉契人，便懷着驚異的好奇心，注意他們，竭力猜測那些可疑的人是誰。在夜間，人們由於互相懼怕，羣集在他們的家宅裏，只有不怕人的鳥獸在這些地方巡行覓食。愉快地談着話的，繫束葡萄藤蔓的婦人們，趕緊在日落前從花園裏走出來。葡萄園，跟周圍的地區一樣，是寂無人影的，但村莊卻在這個薄暮時光變得很熱鬧。人們從各方面向村莊移動，步行，騎馬，或是趕着軋軋的車子。女孩子們攏起了她們的衣衫，手裏拿了樹枝，噙噙喳喳的快樂地講着話，奔向柵門去迎接她們的牲口，牲口正擠緊在牠們從草原上帶來的一團塵土和蚊蚋的煙雲裏。養得胖胖的母牛和水牛一陣奔跑，四散的布滿在街道上，穿着顏色的 besmet 的哥薩克婦人在牲口中間走來走去。你能聽見她們的快樂的笑聲和喊聲，混和着牲口的嗚叫。一個武裝的騎馬的哥薩克人，從哨兵線請假回來，騎馬向一間小屋，倚近窗子，敲窗。回答這聲音的，一個年輕女人的美麗的头出現在窗口了，你並且可以聽到溫存歡笑的

聲音。一個衣衫襤褸的高額骨的諾該吉力，從草原上帶來一大堆蘆葦，他將他的軋轆的車子轉入哥薩克隊長寬廣清潔的院子，把車輓從牡牛身上解下來。當他同他的主人用韃靼話互相喊叫着時，牡牛站在那裏搖擺着牠們的頭。經過一個幾乎橫貫街道的水潭，一個赤腳的哥薩克女子，背上抗着一大捆木柴，依附着籬笆辛勞地走她的路，高高的拉起她的內衣，露出了她的白晰的大腿。一個打獵回來的哥薩克人玩笑地喊道：「再拉得高點，不要臉的東西！」並且用槍瞄準着她。那婦人放下她的內衣，木柴便掉了下來。一個老哥薩克人，打魚回家，他的褲子捲起，他的多毛的胸膛敞開，他的肩上橫了一個網，網內有還在掙扎着的銀色的魚；而且，爲了抄近路，他爬越他的鄰居的破裂的籬笆，他的外套扎住了，他使勁的一拉。一個婦人正拖着根乾燥的樹枝走過，從轉角的地方傳來了斧頭的聲音。哥薩克兒童們，在街上凡是平坦的地方轉着陀螺，正在尖聲叫喊；婦人們也在爬越籬笆，免得兜遠路了。從每一個煙囪裏，升起了臭味的 *Kizjak* 的煙。從每一個家中，傳來愈來愈響的喧鬧的聲音，夜之寂靜的前奏。

烏里脫卡婆婆，哥薩克軍旗手兼聯隊學校教師的妻子，跟別的女人一樣，也走到她的院子門口，等候着她女兒瑪莉安卡從街上趕回來的牲口。她還來不及完全打開籬笆的枝條編成的門時，一隻被蚊蚋圍繞的碩大的母牛，吼叫着直衝過來，擠進去了。幾隻養得肥肥的母牛慢吞吞地跟隨着她，牠們的大眼睛彷彿認得地瞧着牠們的女主人，一面用尾巴揮打着牠們的兩脅。美麗窈窕的瑪莉安

卡從門口進來，擲掉樹枝，立刻砰的把門闔上，她儘她的輕捷的腳的全速率衝過去，將牲口分開，趕到棚裏去。「脫掉你的拖鞋，你這小鬼丫頭！」她的母親喊道，「你要把它們穿破了！」瑪莉安卡並不因為叫她小鬼丫頭而生氣，卻以此為親暱的稱呼，愉快地進行着她的工作。她的臉被一條包在她頭上的帕子遮住。她穿着一件緋色的內衣和一件綠色的外衣。跟着又大又肥的牲口，她消失在院中偏斜的棚子裏了；從棚子裏傳來她的聲音，她在溫和地勸慰地對水牛說話，「不肯立定嗎？好傢伙！來吧，親愛的老傢伙，來！」不久，女孩子與老婦從棚子走到牛奶房，拿了兩大鉢牛奶，這是一天的產量。從牛奶房的煙囪裏升起一團稀薄的 *Kisyak* 的煙雲：正在用牛奶養成凝結的乳酪呢。女兒燒着火，而母親到門口去了。薄暮已經降落在村莊上。空氣中充滿了蔬菜、牲口和發臭的 *Kisyak* 煙的氣味。從大門口，沿着街道，哥薩克女人們挾了燃燒着的引火物在那裏奔跑着。在院子裏，可以聽到擠輕了奶汁的牲口的鼻息聲和靜靜的反芻聲，而在街上，只有女人和兒童互相呼喚的聲音。從星期一到星期六，喝醉了的男子的聲音是難得聽見的。

一個高大的男子腔調的老婦人，一個哥薩克人的妻子，從對面的住宅趨近烏里脫卡婆婆，向她討一個火。她手中捏了一塊破布。

「你已經收拾好了，婆婆？」

① *Kisyak* 稻草和糞作成的燃料。（英譯者）

「女孩子正在燒火。你是要火吧？」烏里脫卡婆婆說，她因為能夠幫助她的鄰居而驕傲。

兩個婦人全走進了屋子，於是粗糙的手，不慣於處理小物件的手，抖索地開着火柴匣子的蓋，火柴在高加索是罕有的珍物。男性風度的來客在門檻上坐下了，顯然想談會兒天。

「你的丈夫在學校裏嗎，媽媽？」她問。

「他一直在那裏教那些孩子，媽媽，但他寫信來說要回家過假期，」軍旗手的妻說。

「是的，他是一個聰明人，看得出的；一個人聰明了就什麼都有用處了。」

「當然啦。」

「我家的路卡希卡在哨兵線上，他們不放他回家，」客人說，雖然軍旗手的妻子早已知道這事了。她想要講起她的路卡希卡，她最近送他到了哥薩克聯隊裏去服務，並且希望他同軍旗手的女兒瑪莉安卡結婚。

「那末他是在哨兵線上？」

「是的，媽媽。從上一個假期起，他沒有耽在家裏過。有一天我叫福莫希金帶給他幾件襯衫。他說他很好，他的上司也滿意。他說他們又在防備Abraks了。路卡希卡很快活，他說。」

「是呀，謝謝上帝，」軍旗手的妻說，「『追風手』這個名字確然是對他再合適也沒有的了。」路卡希卡綽號是「追風手」，是由於他的勇敢——從水底的墳墓中搶救出一個男孩來。軍旗手的



妻子提到這事，是因為她的客人誇獎了她的丈夫，想由她來說些使路卡希卡的母親快意的話。

「我感謝上帝，媽媽，因為他是一個好兒子！他是一個好角色，大家都稱贊他，」路卡希卡的母親說，「我所巴望的是替他成親；成了親，我死也能安心了。」

「哦，村上不是有許多年輕女子嗎？」軍旗手的妻狡猾地回答，當她用她生老繭的手，小心謹慎地關上火柴匣子的蓋時。

「多的是，媽媽，多的是，」路卡希卡的母親說，一面搖着她的頭。「你的那個女孩子，你的瑪莉安卡——那纔是個好姑娘呢！你找遍全村也尋不出第二個！」

軍旗手的妻子知道路卡希卡的母親的用意，但她雖然相信他是一個好哥薩克，她還是推辭了：第一因為她是軍旗手的妻子，並且是有錢的，而路卡希卡是一個清苦的哥薩克人的兒子，並且父親已經死了；第二因為她不願與女兒分離；但是主要地還是因為體面上必須如此推託一下。

「是呀，瑪莉安卡長大起來時，她就有結婚的資格了，」她莊重而謙和地回答。

「我要請媒人來說——我要叫她們來！只要等我把葡萄園弄好了，我們就要來正式求婚了，」路卡希卡的母親說。「而且我們也要向伊利亞·華西里區求請。」

「我伊利亞做什麼！」軍旗手的妻子驕傲地說。「還是找我得了！也還不到時候呢！」

路卡希卡的母親，從軍旗手的妻子嚴峻的臉上覺察到現在還不是再多說什麼的時候，所以用火

柴點亮了她的破布，便站起來，說，「不要拒絕我們，想想我的話吧！我要走了，是生火的時候了。」

當她搖幌着燃燒的破布橫過大路時，她遇到瑪莉安卡，瑪莉安卡向她鞠躬。

「啊！她真是一個皇后，一個工作的好手，那女孩子！」她瞧着那美麗的處女，心裏想。「何必還要她再長大些呢？現在正是她出嫁的時候了，嫁給好好的人家；嫁給路卡希卡！」

但是烏里脫卡婆婆自有她的心思；她坐在門口不動，苦苦地思索着一些事情，直到女孩子來喊她。

## 六

村中的男丁消磨他們的時間在出征上，在哨兵線上，——或者像哥薩克人所說的，在「他們的崗位上」。傍晚，「追風手」路卡希卡，便是前面說過的兩位老婆婆講起過的那個人，正站在尼齊內——普羅托茨克兵站的瞭望臺上，兵站就坐落在突雷克河岸上。倚着瞭望臺的欄杆，眯稀着他的眼睛，他時而遙望突雷克河外的遠方，時而俯視他的哥薩克同伴，偶而也跟後者說說話。太陽已經行近積雪的峯巒，峯巒在羊毛似的雲的上頭白漾漾的發亮。在山麓波動着的雲愈變愈黑了。在空氣中看得出黃昏的明淨。一種清涼之感從樹林裏傳來，雖然兵站四周仍是炎熱的。講着話的哥薩克人的聲音，較前更高朗地震響。突雷克河的棕色的激動水流，更生動活潑地和它的靜止的岸頭互相對

照着。河水開始退落，在河岸上和淺灘上，處處有潮溼的沙泥閃耀着黃褐色。河的那岸，正對着哨兵線，是荒涼的；只有一片無涯的低矮的蘆葦底荒原，遠遠地展延至山麓。在低下的河岸上，稍偏於一側，可以見到吉契村莊的平頂泥屋和漏斗形的煙囪。站在瞭望臺上的哥薩克人的銳利的眼睛，穿過了那親俄的村莊的晚煙，緊眯着吉契女人的微小活動的人形，遠遠的可以看得見她們穿着紅的和藍的外衣。

雖然哥薩克們提防着Abraks要在隨便什麼時候從韃靼人這一邊橫渡過突雷克河來攻擊他們，尤其因為現在是五月，突雷克河旁的樹林濃密得難以徒步通過，河又淺得儘有給騎馬者涉水而過的地方；雖然兩天之前，曾經有一個哥薩克人從聯隊司令那裏帶來了通告，說是據偵探的報告，敵方一小隊，約八人左右，有渡河之企圖，着令特殊戒備——但在哨兵線上仍舊沒有執行什麼特殊戒備。哥薩克們脫去了武裝，他們的馬也解除了鞍子，就像在自己家裏似的，有的用打魚來消磨時間，有的飲酒，有的打獵。只有值班的人的馬，纔配上了鞍子，腳上繫着繩子，在樹林附近的荆棘旁走動着；只有哨兵穿上他的雪加西外套，還佩了一枝槍和一把刀。那伍長，一個瘦長的哥薩克人，生着格外長的背和小手小腳，解開了他的 *bestinet*，正坐在一間茅屋的土堡上<sup>①</sup>，他的臉上是一個上司的懶洋洋的煩厭的表情；他的眼睛圍上之後，他的頭便垂落在這隻手掌中，又垂落在那隻手掌裏。一個

① 圍着屋子的一抱土壘，用以取暖的。今依日譯本譯作土堡。

生着寬闊的灰黑的鬚鬚的垂老的哥薩克人，穿一件襯衫，上面束一條黑帶子，正靠近河邊輪着，懶洋洋的瞅着突雷克河的波浪單調地起着泡沫與漩渦。其餘的人，也熱得不堪，半裸着身體，正在突雷克河中洗濯衣服，編製釣魚繩或是躺在河岸的灼熱的沙上哼着歌曲。一個哥薩克人，瘦小的臉被太陽曬灼得墨黑，顯然醉得要死，躺在靠近小屋的地方，挨着一垛牆，那垛牆在兩個鐘頭之前是在陰影之中的，現在卻正暴露在大陽的猛烈的斜輝裏了。

站在瞭望臺上的路卡希卡，是一個高大漂亮的二十歲模樣的青年，很像他的母親。他的臉和整個的軀幹，雖具有青年的瘦削，仍顯出了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的力量。雖然他不過是最近纔參加了前線的哥薩克隊伍的，然而從他的面部表情和他的態度的鎮靜上看來，顯然他已獲得了某種驕傲和威猛的氣派，哥薩克人和一般常挾武器的人所特有的那種氣派；而且他覺得他是一個哥薩克人，充分認識他自己的價值。他的寬大的雪加西外套有幾處已經破了；他的帽子推在他的腦後，像吉契人的模樣，他的膝蓋以下的綁腿布已經鬆開。他的服裝並不富麗，可是他用那種特殊的哥薩克式的豪邁派頭穿着它們，那派頭是從吉契勇士處模仿來的。在一個真正的勇士的身上，一切都是寬大的，襤褸的，滿不在乎的；只有他的武器纔是貴重的。不過這些襤褸的衣服和這些武器，是用某一種神情穿着和佩帶的，更用某一種態度配合着的，這兩者決不是每一個人所能辦得到的，而這點點立刻就惹起哥薩克人或山民的注意。路卡希卡便具有這點勇士風度。他的手疊在他的刀下，他的

眼睛眯得緊緊的，他不斷的瞭望着遠遠的韃靼村莊。分開來看他的容貌並不美麗，但任何人看見了他的雄糾糾的儀態和黑眉毛的聰慧的臉，都會不由自主地說道：「一個多麼漂亮的小子啊？」

「你瞧女人們，有這末多的女人們在村裏走來走去，」他用一種尖銳的聲音說，慵倦地露出了他的明亮潔白的牙齒，也並不專對某一個人說。

躺在下面的那柴爾卡，立刻擡起了他的頭，回報道：

「她們一定是去汲水的。」

「要是用槍嚇她們一下，」路卡希卡大笑著說，「她們要害怕的，是不是？」

「槍打不到那裏的。」

「怎麼！我的槍會打過頭呢。再等些日子，等到他們的節日的時候，我要去拜訪琪萊可汗，在那兒喝 buza<sup>①</sup>。」路卡希卡說，憤怒地揮開攪集在他四週的蚊蚋。

叢莽中一陣嘩嘩聲引起了這個哥薩克人的注意。一隻斑駁的雜種獵狗，追尋着嗅跡，搖擺着皮毛稀少的尾巴，向哨兵線奔來。路卡希卡認得這狗是屬於他的鄰居獵戶愛羅希卡大叔的，接着便看見了跟着狗穿過叢莽的獵戶本人的走近前來的身形。

愛羅希卡大叔是一個魁偉的哥薩克人，生着寬闊雪白的鬚鬚，以及森林中無人可與比並的闊肩

① Buza 小米做的韃靼啤酒。（英譯者）

膀和闊胸膛，他看上去並不特別高大，因為他的強勁的四肢是生得十分相稱的。他穿一件舊襖的外套，腳踏一雙生鹿皮做的鞋，用繩子縛牢在他的裹腿帶上；他的頭上戴一頂小小的白色帽子。他的一隻肩膀上揹了一個打野雞時掩蔽用的幔，一隻藏着引誘老鷹用的小雞的袋子，以及一隻雀鷹，在另一隻肩膀上是一隻他纔打來的野貓，用一根帶子縛牢在那裏；而插在他的腰帶後面的，又有：放着子彈、火藥和麵包的一些小口袋，趕除蚊蚋的拂塵，插在破碎的染有陳舊的血跡的韜匣裏的一把大刀，和兩隻死了的野雞。斜瞅了一下哨兵線，他歇腳不走了。

「噓，廖姆！」他用洪鐘般的男低音呼喚着他的狗，他的叫聲在遠遠的樹林裏引起了回響。將他的大槍（就是哥薩克人稱之爲「火石」的那種槍）跨上他的肩膀之後，他舉起了他的帽子。

「今天好啊，好人們，噯？」他說，用同樣強壯愉快的聲音招呼着哥薩克們，一點也不用力氣，卻響亮得彷彿他是在向河對岸的人喊叫似的。

「好呀，好呀，大叔！」年青的哥薩克人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回答道。

「你們看見了什麼？告訴我們！」愛羅希卡大叔喊道，用他的外套的袖子擦着他的寬闊赤紅的臉上的汗水。

「啊，大叔，有一隻兀鷹住在這裏的楓揚樹上。一到夜間，牠就開始在四周飛翔，」那柴爾卡說，一邊眨着眼睛，扭着肩膀，扭着腳。

「哦，哦！」老人不相信地說道。

「真的呀，大叔！你只要守着看好了，」那柴爾卡回答，夾着笑。

其餘的哥薩克人開始大笑。

這小滑頭根本沒看見什麼兀鷹，但好久以來哨兵線上的年輕的哥薩克們已經有了個習慣，每次愛羅希卡大叔到他們那邊來時總要作弄和哄騙他的。

「噠，你這傻瓜，老是撒謊！」路卡希卡從瞭望臺上對那柴爾卡喝道。

那柴爾卡立刻不聲不響了。

「非看守住這鳥不可，我來看守，」老人的回答，使所有的哥薩克們都大大的笑開了。「但是你們看見什麼野豬沒有？」

「你在守候野豬嗎？」伍長說，向前彎着身體用雙手搔爬他的背，因為有了尋開心的機會，非常高興。「我們要獵取的是 Abreks，卻不是野豬！你沒有聽到什麼嗎？大叔，你聽到沒有？」他又補充一句，不必要地眯起他的眼睛，露出了他的緊密潔白的牙齒。

「Abreks 嗎？」老人道。「不，我沒有。我說，你們有什麼 chikhir 嗎？好孩子，讓我喝一點，我當真累死了。將來，我要給你們捎點鮮肉來，我真的要捎來。給我喝一點，」他又找補一句。

① Chikhir 高加索的家釀老酒。（英譯者）

「那末，你今夜去守候嗎？」伍長問他，彷彿沒有聽見對方說的話。

「我今夜當真想去守候的，」大叔愛羅希卡回答，「說不定，靠了上帝的保佑，我將獵到一些節日吃的東西。那時你們也將有一份，真的，你們要有份的！」

「大叔，喂，大叔！」路卡希卡從上面尖銳地喊出來，引起了全體的注意，所有的哥薩克人都仰起頭來望他。「只要到上流去，那兒有一大羣野豬。我並不是捏造，真的呀！前天我們的一個哥薩克人在那兒打到了一隻。我告訴你的真話啊，」他用一種顯出他並不是在尋開心的聲調，添說這麼一句，一面給他背上的毛瑟槍挪個地方。

「啊！」追風手」路卡希卡在這兒哩！」老人說，仰望着。「他在哪兒打到的？」

「你沒有看見？恐怕你還太幼小呢！」路卡希卡說，「就在壕溝的近旁，」他認真地繼續說道，他的頭搖了一搖。「我們正沿着壕溝走時，驀的聽到咯咯的聲音，可是我的槍卻裝在套子裏。伊利亞突然發彈……不過，我可以把那地方指給你看，並不遠。你稍為等一下。我知道牠們的每一個腳跡……莫西甫老爹，」他說，決然地轉過身來，幾乎是吩咐地對伍長說道，「是換班的時候了，」於是，高舉着他的槍，不待命令下來，他就開始從瞭望臺上走下來了。

「下來吧！」當路卡希卡已經開始走下來時，伍長說，並且向四周張望。「輪到你了吧，古爾卡？那末去吧……你的路卡希卡的確已經變得很熟練的了，」他繼續向老人說。「他跟你一樣到處



跑，不耽在家裏。那一天他打了一隻野豬。」

## 七

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夜的陰影正迅速地，在樹林的邊緣展開。哥薩克們完成了他們在哨兵線四周的任務，聚集在小屋裏等吃晚飯。只有那老人仍舊留在楓楊樹的下面，拉着那繫在雀鷹上的繩子守候着兀鷹，可是雖然真的有一隻兀鷹躲在楓楊樹上，他卻不想下來攫取那引餌。路卡希卡，一曲復一曲的唱着歌，正從容地在最繁密的荆棘中安排捕捉野雞的網。雖然身高手大，一切工作，不論粗細，在路卡希卡手裏總做得順遂。

「喂，路克！」從附近的叢莽中，傳來那柴爾卡呼喚他的尖銳的聲音。「哥薩克人都進去吃晚飯了。」

那柴爾卡臂下挾了一隻活的野雞，由叢莽中費力地向外擠，出現在小徑上。

「唷！」路卡希卡說，打斷了他的歌曲，「你在哪兒弄到這雄野雞的？我想是落在我設的網中的吧？」

那柴爾卡跟路卡希卡是同年的，他也是上年春天參加了前線的。

他是醜而瘦小的，說話的聲音刺耳地尖銳。他們是鄰居和同伴。路卡希卡坐在草上，像韃靼人

般的整着腿，正在整理他的網。

「我不知道牠是誰的——你的吧，我想。」

「是在水坑那邊的楓楊樹旁邊的吧？那末牠是我的，我昨夜布下網的。」

路卡希卡站起來細看那捕獲的野雞。敲了敲牠的烏黑光亮的頭（野雞轉動牠的眼睛，恐怖地伸長了牠的頸子），路卡希卡便把野雞拿過來了。

「今天夜裏我們要把牠放在 *pitau* 裏。你去把牠殺了，拔了毛。」

「我們自己吃呢，還是送給伍長？」

「他那裏多的是！」

「我不高興殺這些東西，」那柴爾卡說。

「拿來！」

路卡希卡從他的刺刀下拉出一把小刀，驀的就是一戳。那野雞撲動着，可是不待牠展開翅膀，牠的流血的頭就垂倒而顫抖了。

「應該這樣對付牠！」路卡希卡把野雞丟在地上。「可以煮成一頓肥肥的 *pitau* 哩。」

那柴爾卡瞧着那野雞發抖。

「我說，路卡希卡，那惡鬼今夜又要叫我們去埋伏了，」他說，「百合丑野雞。也旨內是五

長。」他叫福莫希金去打酒，本來該輪到他的。他老是把事情派在我們身上。」

路卡希卡沿哨兵線行走，吹着口哨。「你把這繩子帶去，」他喊道。

那柴爾卡便遵命把繩子帶去。

「今天我要給他知道一點，我的意思，我真的要這麼做，」那柴爾卡繼續道。「我們就說我們不去；我們疲倦透了，這就完了！不，真的，還是你告訴他吧，他會聽你的話的。這太糟糕了！」

「滾你的！這事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路卡希卡說，顯然是在想着旁的事情。「胡說八道！要是在夜裏把我們趕出村子去，那纔討厭呢：村子裏可以有些玩兒，可是這裏又有什麼呢？不論在哨兵線上或是去埋伏，全都是一樣的。你這傢伙真是！」

「你要到村子裏去嗎？」

「休假日我要去的。」

「古爾卡說你的杜奈卡跟福莫希金攪上了，」那柴爾卡突然說。

「好，滾她的！」路卡希卡說，雖然他並沒笑出來，卻露出了整齊潔白的牙齒。「倒像我找不到別的女人似的。」

「古爾卡說他到她家裏去。她的丈夫出去了，福莫希金在那裏坐着吃包子。古爾卡耽了一會

① Plain, 一種紅烟肉，裏面有煮熟的米。（英譯者）

兒就走了，經過窗口時他聽見她說：「他走了，這個鬼……你爲什麼不吃你的包子，我的親人兒？你不必回家過夜了，」她說。古爾卡在窗下，跟他自己說：「好！」

「你捏造出來的。」

「不，完全真的，皇天在上！」

「哦，要是她喜歡別人，讓她滾吧！」停了一下，路卡希卡道。「女孩子有的是，反正我已經厭倦她了。」

「你瞧你這個鬼東西！」那柴爾卡說。「你應該和軍旗手的女兒瑪莉安卡親近親近。她爲什麼不跟什麼人出來走走呢？」

路卡希卡皺着眉頭。「瑪莉安卡又怎麼樣？她們都是一樣的，」他說。

「可是，你試試看……」

「你這是什麼意思？村子裏的女孩子就這麼少嗎？」

路卡希卡重新吹着口哨，沿着哨兵線行走，一邊走一邊拉着灌木的葉子和樹枝。突然，發見了一棵光滑的幼樹，他從刺刀柄上拉出小刀，把牠割了下來。「這可以做成一根多麼好的槍杆啊，」他說，揮舞着那幼樹，直揮得它在空中呼呼響。

在小屋的有塗泥牆的外間裏，哥薩克們正環坐在一隻低矮的韃靼桌子四周的泥地上，這個時候該輪到誰去埋伏的問題被提了出來。「今夜誰去？」哥薩克人中的一個，通過了開着的門，向鄰室裏的伍長喊道。

「誰去？」伍長回喊道。「柏萊克大叔去過了，福莫希金也去過了。」他連自己也不深信地說。「最好你們兩個人去，你同那柴爾卡，」他接下去對路卡希卡說。「歐果旭夫也得去；他睡了一陣，酒該醒了吧？」

「你自己都沒有醒，他爲什麼該醒了呢？」那柴爾卡低聲說。  
哥薩克們大笑。

歐果旭夫便是躺在小屋旁醺醺然睡熟了的那個哥薩克人。他剛在這時候擦着眼睛，踉蹌地撞進室內。

路卡希卡已經站起身來，槍枝也準備好了。

「快點去，你們吃完晚飯就去！」那伍長說；也不等待一個應允的表示就把門關了，顯然並不需要哥薩克們服從他。「當然，」他想，「要是上頭沒有命令，我也不派誰去埋伏；但隨時都會有長官來巡查的。據說是有八個 Abreks 已經渡過河了呢。」

「哦，我想我是必定要去的了，」歐果旭夫說，「規律如此，毫無辦法的！又是在這種時候。我

說，我們必得去了。」

同時，路卡希卡雙手拿一大塊野雞送到嘴裏，瞧瞧那柴爾卡，又瞧瞧歐果旭夫，似乎一點也不關心剛纔的事，只是看着他們兩個人好笑。在哥薩克們準備去埋伏時，愛羅希卡大叔已經徒然地在楓楊樹下等到了夜色下降，走進黑暗的外室裏來了。

「喂，孩子們，」他的宏大的聲音在低矮的室內回響着，把一切聲音都掩沒了。「我同你們一起。你們守候吉契人，我守候野豬！」

## 八

當愛羅希卡大叔和三個哥薩克兵，穿着大衣，揹着槍，離開了哨兵線，向突雷克河畔他們準備埋伏的地方走去時，天已經十分黑暗了。那柴爾卡本來不肯去，但路卡希卡對他吆喝，不久他們就出發了。在沈默中走了幾步後，哥薩克們轉離壕溝，沿一條幾乎全被蘆葦遮掩了的小徑而行，直到河畔。在河岸上橫着一根被水流沖起的粗黑木頭。它周圍的蘆葦新近已被折倒。

「我們就埋伏在這裏吧？」那柴爾卡問。

「也好，」路卡希卡回答。「在這裏坐下吧，我馬上就要回來的。我只是去指給老爹看一看該往哪裏走。」

「這是最好的地方；這裏我們看得見人家，人家看不見我們，」歐果旭夫說，「我們就耽在這裏。這是最好的地方！」

那柴爾卡和歐果旭夫攤開了他們的大衣，在那木頭的後面坐下了；而路卡希卡繼續和愛羅希卡大叔向前走去。

「離這兒不遠，老爹，」路卡希卡說，輕輕地走在老人前面；「我要指給你看他們耽過的地方——只有我是知道的，老爹。」

「指給我看！你是一個出色的傢伙，一個真正的『追風手』！」老人回答，也低語着。

走了幾步路，路卡希卡停下來，屈身向一個水潭，吹着口哨。「這便是牠們來喝水的地方，你看見嗎？」他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指點着那新的蹄印說。

「基督祝福你，」老人答道。「野豬會在壕溝外的那洞穴中的，」他又說。「我在這裏守候，你可以去了。」

路卡希卡把他的大衣拉得高一點，獨個子走回去，時而向左邊蘆葦牆瞧瞧，時而向隄岸下奔流而過的突雷克河上望望。「我敢說他正在守望或是正在沿什麼地方爬行，」他懸想着那可能有的吉契山民。突然，一陣響亮的颯颯聲和水中的濺濺聲，使他嚇了一跳，抓住了他的槍。從河岸下跳出一隻野豬——牠的烏黑的輪廓在那間在鏡子似的水面上一映一現，又消失在蘆葦叢中了。路卡希

卡拉出了他的槍，瞄準，但他還來不及開槍發彈，那野豬早已消失在叢莽中了。路卡希卡激怒地吐着唾沫，繼續行走。走近伏兵處，他便止步不動；低低地吹着口哨。他的口哨有了應聲，他纔走近他的同伴。

那柴爾卡，踉蹌成一堆，已經睡熟了。歐果旭夫盤着他的腿坐在那兒，稍稍移動一下，讓個地方給路卡希卡。

「坐在這裏多開心！這真是一個好地方，」他說。「你領他到了那個地方？」

「把地方指給他看了，」路卡希卡道，一面攤開了他的大衣。「可是剛纔我驚起了一隻好大的野豬啊，近在水邊！我希望牠就是那一隻，你一定聽見那啪啦的聲音了吧？」

「我聽見一頭畜牲啪啦穿過的。我馬上知道這是一頭野獸。我自己在想：路卡希卡驚起了一頭野獸，」歐果旭夫說，把身體緊緊裹在他的外套裏。「現在我要睡了，」他又說。「雞啼時叫醒我，我們必須有紀律。我躺下，打一個瞌睡；於是你打一個瞌睡，我來守望——該這麼辦。」

「幸虧我現在不想睡，」路卡希卡回答。

夜是黑暗、溫暖而靜穆的。星星只在天空的一邊照耀着；天空的另外並且較大的部分被一塊從山頂伸展開來的碩大的烏雲遮掩住了。烏雲在沒有風的時候和山嶽混成一片，緩緩的向前移動，它的弧形的邊緣，銳利地描繪在深湛的星空之上。這哥薩克人只在他的前面可以辨見突雷克河與



河外的遠方。他的後面和左右兩邊都被一堵蘆葦的牆環繞着。偶然蘆葦會搖搖曳曳，簌簌地互相摩擦，顯然毫無原因。從下面看來，映襯着天空的清明部份，搖擺的蘆穗，好像樹木的毛萼的枝子。近在前面，在他的腳下，是河岸；在河岸的基層，是奔湧的激流。稍遠，是大塊的鏡子似的棕色流水，它有節奏地循着河岸繞着淺灘渦捲。更遠，水、岸、雲，全都泯滅在不可滲透的黑暗中了。沿着水面，黑影浮動，哥薩克人的富有經驗的眼睛偵察出它是被激流挾帶而下的樹木。難得有一個大閃電，映入水中，如同照入一面黝黑的鏡子，藉了它纔看得出傾斜的對岸。夜的韻律——蘆葦的簌簌聲，哥薩克人的鼾聲，蚊蚋的嗡嗡聲，和激流的潺潺聲，時常被打斷了，被遠方的一下槍聲，一片土瀉下水時的汨汨聲，一條大魚的潑刺聲，或是一隻野獸在樹林中穿過繁密的灌木時的折裂聲。有一次，一隻夜梟沿着突雷克河飛過去了，兩個翅膀有節奏地間隔地互撲着。恰巧在那個哥薩克人的頭上，牠轉向樹林飛去；於是，不再間隔地撲打着翅膀，卻接連的撲擊着，牠飛到一枝古老的楓楊樹上，在那兒嚙嚙了好久，纔棲息在樹枝之間。對於每一個這些出乎意外的聲音，這守望着的哥薩克人都豎起耳朵，緊張地傾聽，一面眯着眼睛偵察，一面老謀深算地摸索着他的槍。

大半夜過去了，向西移動的烏雲，從它的破碎的邊緣下面，露出了清朗的星空；而上升的金色的下弦月，在山嶽的上方，映照出一片紅暈的光彩。寒冷開始往身體裏頭鑽。那柴爾卡醒來咕嚕一下，又睡去了。路卡希卡感覺無聊，站起來，從他的刺刀柄上拉出小刀，開始將他的木棒削成一枝槍

杵的模樣。他的頭腦裏充滿了住在那兒山中的吉契人，以及他們的英勇小子怎樣的越境。怎樣的不怕哥薩克兵，甚至會在此刻從某處渡河過來。他從他的躲藏處探出身體，沿河張望，然而看不見什麼。他繼續隔一刻兒望望河，望望對岸，（這時候在朦朧的月光中，河岸和流水朦朧地可以辨見了）這個時候他不再想到吉契人，只想着什麼時候可以喚醒他的同伴，什麼時候可以回到村中家裏。他想着村子裏的杜奈卡，他的「小魂靈」（哥薩克人這樣稱呼一個男子的情婦），他想到她，心裏怨憤。銀色的霧，一種早晨到來的徵象，在水面上白濛濛的閃耀；離他不遠，幼小的鷹正在呼嘯，撲動着牠們的翅膀。最後，從遠遠的村莊傳來一聲雞啼，隨着是另一隻雞的久久不歇的啼叫，而這個又有另外一些啼聲來應答。

「是喚醒他們的時候了，」路卡希卡想，他已經做成了他的槍杵，並且覺得他的眼睛沈重，轉向他的同伴，他設法辨認出哪一雙腿是屬於哪一個人的時候，突然，他彷彿覺得聽見了在突雷克河對岸有什麼東西濺濺的聲音。他再度的轉向山嶺外的天際，那兒，在下弦月的下方，天正在破曉，他瞥視着對岸的輪廓，突雷克河，以及現在可以清晰地見到的河上的浮木。刹那之間，他彷彿覺得他自己已在移動，而挾着浮木的突雷克河靜止不動。他再偵視。生着一枝粗枝的一根碩大烏黑的木頭，特別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木頭，以一種古怪的方式，在河的中流直浮下來，既不搖擺也不旋轉。看上去它甚至並不順流而下，卻在橫過激流，向淺灘而來。路卡希卡，伸出了他的頸子，專心地注視它。

這樹木浮至淺灘，停下，以一種特殊的狀態移動着。路卡希卡覺得他見到了一隻手臂從樹木下面伸出來。「要是我獨自一個殺了個 Abreki」他想，用一個飛速而不慌忙的動作抓起他的槍，架好他的槍架，把槍放在架上，無聲無息地把槍對準。他拉好扳機，屏住氣瞄準，仍舊專心地探望着。

「我不想叫醒他們，」他想。但他的心跳躍得很快，他完全靜止不動，傾耳細聽着。突然，那段樹木投入水中，又開始橫浮過河，向我們這岸而來。「只要不放空……」他想。現在藉了朦朧的月光，他瞥見一個韃靼人的頭在浮木的前面。他瞄準着頭，頭似乎十分近——就在他的槍管的末端。他向對面望去。「不錯了，這準是個 Abreki」他愉快地想，突然支起雙膝，他再瞄準。我到了目標，明白白可以在長槍頭上望得見了，他便用幼年時學得的哥薩克方式，說道：「憑聖父聖子之名，」擰着扳機。火光一閃，頃刻之間照亮了蘆葦和流水；尖銳急遽的槍聲衝越過河流，在遙遠的什麼地方，化作一種連綿的隆隆之聲。這段浮木，現在不再橫過激流，卻搖幌着旋轉着，順流而下了。

「站住，喂！」歐果旭夫叫喊，一面抓起他的槍，從木頭後面騎着的地方站起來。

「閉嘴，你這個鬼，」路卡希卡咬緊牙齒低聲對他說。「Abreksi！」

「你開槍打誰？」那柴爾卡問。「打誰，路卡希卡。」

路卡希卡不回答。他正在上子彈注視着浮木。浮木停在離他們一截路的河岸上了；在木頭的後面，可以望見一個什麼碩大的東西在水面搖蕩着。

「你打什麼？你爲什不說話？」那兩個哥薩克追問他。

「Abreks，我告訴你們！」路卡希卡說。

「不要騙人！槍走了火嗎？」

「我打殺了一個 Abrek，我打的就是他，」路卡希卡跳起身來，囁嚅地說，興奮得話也說不出來了。「有個人在洒水……」他說，指點着沙灘。「我殺了他。往那兒瞧吧。」

「不要騙人吧！」歐果旭夫又說，擦着他的眼睛。

「不要什麼？往那兒瞧吧，」路卡希卡說，抓住他的肩膀，使勁拉他，拉得歐果旭夫呻吟了。

他循了路卡希卡指的方向瞧去，看見一個屍體，他的語調立刻變換了。

「啊，天呀！可是我說，更多的人會來呢！我告訴你實話。」他輕輕地說，並且開始檢點他的槍。「游水過來的是個斥候；其他的人若不是已經到了這裏，便是在不遠的那邊了。——我對你說，

一定如此！」

路卡希卡正在解他的帶子，脫掉他的雪加西外套。

「你要幹什麼？你這傻瓜？」歐果旭夫喊道，「你只要一暴露自己，你就會白白地犧牲掉的，我老實告訴你！要是你打死了他，他不會逃走了的。給點火藥讓我裝在我的藥池上——你有火藥嗎？那柴爾卡，你回到哨兵線上去，趕快，可是不要沿岸走，不然你要讓人打死的，——我老實告訴

你。」

「叫我一個人去，你自己去好了！」那柴爾卡憤憤地道。

脫掉了他的外套，路卡希卡向河岸走下去。

「不要走下去，我告訴你！」歐果旭夫說，一面把火藥裝在藥池上。「瞧，他不在動，我看得出的。天快亮了，等到哨兵線有人來吧。你去，那柴爾卡。你害怕！不要害怕，我告訴你。」

「路克，我說，路卡希卡！告訴我們你怎麼幹掉他的！」那柴爾卡說。

路卡希卡改變了他的馬上下水的主意。「快到哨兵線去，我在這裏守望。叫哥薩克們派出巡邏隊去。要是 *Abreks* 在這邊，非捉住他們不可，」他說。

「那正是我的主意。他們要逃走的，」歐果旭夫道，站了起來。「非捉住他們不可，一點不錯！」歐果旭夫和那柴爾卡站起來，劃着十字，向哨兵線出發——他們不沿河岸走，披荆越棘的向樹林中的一條小徑走去。

「留神哪，路卡希卡——他們會在這裏斫掉你的，所以你最好仔細提防，我告訴你！」  
「去吧；我知道的，」路卡希卡咕嚕着說；重新檢點了他的槍，在木頭旁邊坐下。

路卡希卡獨自一個坐在那裏，凝望着淺灘，諦聽着哥薩克們；但離哨兵線有好些路，他便被燥急所苦了。他老是想着他所打死的那一個——起來的許多 *Abreks* 會逃走掉。他憤憤於 *Abreks*

的行將逃去，就像昨晚憤憤於野豬的逃掉一樣。他瞥視着周圍和對岸，時時刻刻準備看見一個人，他安排好了他的槍架，準備開火。他自己會被打死的那個念頭，他的頭腦裏從來沒有想到過。

## 九

天在發亮了。吉契人的屍體，在淺水中徐緩地搖蕩着，現在可以清清楚楚地見到了。離路克不遠的蘆葦，突然發出簌簌之聲，他聽見足音，並且看到蘆葦的毛蔘蔘的頂端在搖動着。他拉足扳機，低聲說：「憑聖父聖子之名，」但當扳機發響時，足音停頓了。

「喂，哥薩克人！不要殺了你們的老爹！」一個深沈的男低音平靜地說。分開着蘆葦，愛羅希卡老爹走近路克。

「我險些兒打死了你，上帝哪，好險！」路卡希卡說。

「你打着了什麼？」老人問。他的響亮的聲音回響過樹林，沿河而下，突然驅散了哥薩克人周圍的夜的神祕的寂靜。彷彿萬物突然變得更明亮更清晰了。

「大叔，你在那兒沒看到什麼，我卻打死了一頭野獸，」路卡希卡說，放鬆了他的扳機，懷着不自然的寧靜站起來。

老人正專心地注視着此刻可以清楚地見到的那白晰的背脊，突雷克河水在他的背上起着漣漪。

「他背了一個木頭在游過來。我看出了他！……瞧那邊，那邊藍褲子，還有一枝槍，我想……你看見嗎？」路克問。

「怎麼會不見呢？」老人憤憤的道，一種嚴肅而峻厲的表情顯現在他的臉上。「你打死了一個勇士，」他說，顯然懷着惋惜的神情。

「哦，我坐在這裏，突然看見什麼黑的東西在那一邊。當他仍在那邊時，我就偵察他。好像是一個人，行到那裏，掉下去了。奇怪！一塊浮木，一大塊，浮過來，不順着水流，卻橫過它；我但見一個頭顱從木頭下面露出來！奇怪！我從蘆葦裏探身出去，可是看不出什麼！於是我站起來，他一定聽見了，這畜牲，他爬上淺灘張望。『不，你別！』他剛登上沙灘張望我就說：『你逃不走的！』哨，有什麼東西使我透不過氣來。我準備我的槍，不動彈，張望着。他等了一下，於是又游出去了；當他進入月光中時，我能看見他的整個背項。『還聖父聖子聖靈之名！……』透過煙，我看見他在掙扎。他呻吟。或者我彷彿覺得他在呻吟。『啊，』我想，『謝謝主，我打死他了！』當他漂浮到沙岸上時，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見他：他要想站起來，可是辦不到。他掙扎一下，便躺下了。一切都看得見。瞧，他不動了——他一定死了！哥薩克們已經回哨兵線去了，恐怕他們還有許多人。」

「你就這樣的打死了他！」老人說。「現在他是去遠了，我的孩子啊！……」他又悲哀地搖搖他的頭。

就在這時候，傳來了排開灌木的聲音，騎馬和徒步的沿河岸走近來的哥薩克們的響亮的聲音。「你們帶小船來沒有？」路卡希卡喊道。

「你是一張王牌，路克！拖它到岸上！」哥薩克中的一個嚷道。

也不等待小船，路卡希卡開始脫掉衣服，一隻眼睛注視着他的虜獲物。

「等一會兒，那柴爾卡正在帶小船來了，」伍長叫喚。

「你這傻瓜！說不定他是活的，只是裝死罷了！把你的刺刀帶去！」另一個哥薩克人嚷。

「走開些，」路克喊，拉下他的褲子。他飛快地脫掉衣服，劃個十字，一跳，拍的進入河水。他的白臂伸長划動，他的背脊高出水面，作着深呼吸，他橫游過突雷克河的激流，向淺灘而去。一羣哥薩克人站在岸上，高聲談話。三個騎兵出發巡邏。小船出現在一個灣子裏。路卡希卡站在沙岸上，俯向屍體，搖了他兩下。「死透了！」他尖聲叫喚。

那吉契人被打中了頭顱。他穿一條藍褲子，一件襯衫，一件雪加西外套，一枝槍和一把刺刀縛在他背上。在這些東西的上面縛了一根粗壯的樹枝，這便是起初映過了路卡希卡的。

「你釣着了好一條鯉魚啊！」圍成一個圈子的哥薩克人中的一個說，當那屍體從小船中被舉了起來，放在岸上，壓倒了青草時。

「他多麼黃哪！」另一個道。



「我們的人到什麼地方去搜索了？照我估計，其餘的人在那一岸。這人要不是斥候，他不會那麼洩水的。他爲什麼要獨自一個游過來，」第三個說道。

「自願打先鋒，一定是個好漢，一個真正的勇士！」路卡希卡嘲笑地說，當他顫抖着站在河岸上，絞着他的溼衣服時。

「他的鬚鬚是染了顏色，剪短了的。」

「他還在背上縛一個口袋，口袋裏裝着一件外套。」

「這會使他游泳起來省力些，」一個人說。

「我說，路卡希卡，」伍長說，他正握着從死人身上取下來的刺刀和槍。「這刺刀你留着。這外套你也留着；可是我要用三個盧布跟你換這枝槍。你瞧這枝槍有一個洞了，」他說，向槍口內吹氣。「我要它，只是爲了留個紀念。」

路卡希卡不答話。顯然這種請求使他憤激，但他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

「瞧，好一個鬼東西！」他說，皺着眉頭擲下那吉契人的外套。「是件好外套也就罷了，但這簡直是一塊破布頭啊。」

「可以在搬柴時穿穿，」哥薩克中的一個說。

「莫西甫，我要回家去，」路卡希卡說，顯然忘了他的憤激，並且希望藉了送一件東西給他的上

司而獲得某種方便。

「好的，你回去好了！」

「把這屍體拿到哨兵線那邊去，弟兄們，」伍長說，仍舊臉看着那槍。「替他蓋一樣東西，遮遮太陽。說不定他們會從山裏派人來贖回去的。」

「天還沒熱呢，」一個人說。

「要是豺狼撕掉他呢？那行嗎？」另一個哥薩克人說。

「我們要派人看守；要是他們來贖的時候，他已經讓豺狼撕掉了，那可不成。」

「嗯，路卡希卡，無論如何，你總得請弟兄們喝一桶伏特卡，」伍長快樂地說。

「當然囉，這是老規矩呀，」哥薩克們附和着說。「你看上帝賜給你多麼大的幸福！你以前從來沒有見識過這種事情，現在卻殺死了一個勇士！」

「買了這刺刀和外套吧，不要吝嗇，我把褲子也讓給你們，」路卡希卡說，「我嫌它太緊；他是一個瘦鬼。」

一個哥薩克人用一個盧布買了那外套，另一個用兩桶伏特卡的代價買了那刺刀。

「喝吧，弟兄們！我要請你們喝一桶！」路克說。「我自己把酒從村子裏帶來。」

「把褲子切成包頭布，送給女孩子們！」那柴爾卡說。

哥薩克們哄笑了。

「不要笑了！」伍長說。「拿掉這屍體。你們爲什麼把這髒東西擱在屋子旁邊？」

「你們站在那裏幹什麼？拖走他，弟兄們！」路卡希卡用命令的口吻對哥薩克們叫喚，他們勉強地抓住屍體，服從着他好像他是他們的頭兒似的。把屍體拖了幾步之後，哥薩克們一放手，讓他的腿掉下去，腿子毫無生命地一幌，掉在地下了；走開了幾步，他們默默地站立片刻。那柴爾卡走近來，擺直了側在一邊的頭，這樣可以看見太陽穴上方的圓圓的槍彈洞和死人的整個的臉蛋。「瞧他的腦殼上多清楚一個標記，」他說。「他不會丟掉了。他的主人永遠會認識他的！」沒有人回答，靜默的天使再度在哥薩克人的頭上翱翔。

太陽已升得高高的，它的四散的光芒照亮了沾露的青草。近旁，突雷克河在甦醒的樹林中喃喃而語，雉雞們互相啼喚，歡迎早晨。哥薩克們默默的繞死人而立，凝視着他。棕色的屍體只穿着溼淋淋的藍褲子，用一條帶子繫在深凹下去的肚子上，他的體格端正而且漂亮。強勁的手臂直挺挺的伸在他的兩側；藍色的新剃的圓頭，一邊帶了瘀血的傷痕，向後倒着。光滑的，皮革色的前額，跟新剃過的頭頂，銳利地對照着。張開的玻璃似的眼睛，眼珠下沈，向上凝視，彷彿在注視過往的一切。在紅紅的修剪整齊的鬚髻下面，那美好的嘴唇在口角邊斂起着，似乎凝定成了一片不含惡意的挪揄底微笑。小小一雙手的手指，布滿紅色的汗毛，向內彎曲着，指甲也是染紅了的。

路卡希卡還沒有穿好衣服。他渾身是溼淋淋的。他的頸子比平常紅，他的眼睛比平常亮；他的寬闊的牙牀牽動，從他的強健的身體上發出一股幾乎不可見的蒸氣，升騰在早晨的新鮮空氣中。

「他也是個男子漢大丈夫！」他喃喃說道，顯然欽慕着那屍體。

「是的，要是你落在他手裏，你也會連懺悔都來不及的。」哥薩克人中的一個道。

靜默的天使飛走了。哥薩克們開始騷動和談話。其中兩人去斫下灌木做一個掩蔽物，其餘則逍遙地走向哨兵線。路克和那柴爾卡奔跑着趕去作回村的準備。

半個鐘頭以後，路卡希卡和那柴爾卡是在回家的路上了，不斷的談着話，幾乎是奔跑着的穿越過了那分開突雷克河與村子的濃密的森林。

「記住，不要說是我叫你去的，你只願去看看她丈夫不在家，」路克用他的尖銳的聲音說。

「並且我也要兜到耶姆卡那裏去，」忠誠的那柴爾卡說。「我們要狂飲一下，要不要？」

「今天不狂飲，更待何時？」路克回答。

當他們到達村莊時，這兩個哥薩克人便喝酒，接着就躺下來直睡到黃昏。

## 十

上述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兩中隊高加索步兵來到諾伏林斯克的哥薩克村。馬匹解了鞍子，部

隊的貨車正停在方場上。廚子們掘了一個坑，正在用那從各院子裏（木頭藏得不够安全的院子裏）弄來的木頭，煮着食物；軍需上士正在發餉給兵士們。工兵隊的人在土地上打着繫住馬匹的樁子；軍需官在街上行走，彷彿他們是在家裏似的，給官長和士兵指示着他們的住所。那裏是一線綠色的彈藥匣子、砲車、馬匹，以及黃喬麥粥用的大鍋子。這裏是上尉、中尉和奧尼西姆·密海洛維區上士；這一切都發生在哥薩克村子裏，村中傳聞這兩個中隊奉命駐紮該地：所以他們在這裏無拘無束如在家裏了。但他們爲什麼駐紮在那裏；哥薩克人是怎麼樣的人民，他們是否歡迎這些兵士，以及他們是不是舊教徒<sup>②</sup>——這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領到了他們的軍餉，疲倦而塵灰滿身地散隊後，兵士們喧嘩地無秩序地，像一羣快要棲息的蜜蜂，布滿了方場和街巷；完全不顧到哥薩克人的厭惡，開心地閒談着，槍枝鏗鏗作聲，他們三三兩兩的走進茅屋，掛起他們的軍裝，打開他們的袋子，同婦人們尋開心。在他們歡喜的地方，圍繞着粥鍋，聚集了一大羣兵士，嘴裏含着小小的煙斗，他們有時凝望着升入灼熱的天空的炊煙，可以看見炊煙在騰高時凝成白雲，有時凝望着營火，營火在純

① 即馬上就會被打死的意思。（譯者）

② 上文已經說過，舊教徒的許多特點之一是對於煙草的吸用懷着一種強烈的宗教的反感（「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能污穢人」。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節）。這，使吸煙的士兵之出現，特別引起舊教徒的憎惡。（英譯者）

淨的空氣中顫動，好像融解的玻璃；他們還揶揄取笑哥薩克男女，因為他們生活得根本和俄羅斯人不同。在所有的院子裏，都可以看到兵士，聽到他們的笑聲，以及哥薩克婦人的激怒而尖銳的聲音，她們保衛着自己的屋子，拒絕將水或煮食物的器皿給與兵士們。男女小孩，依附着他們的母親，或是互相附着，懷了驚異之心望着（從來沒看見過的）兵士們的一切舉動，或是保持相當距離，跟在他們的後面奔跑。年老的哥薩克人，默默地沮喪地走出來，坐在他們的屋子外的矮土牆上，懷了一切聽諸天命的神色，注視着兵士們的活動，不知道會鬧出什麼事情來。

奧列寧，在三個月之前以士官見習員的身份加入了高加索軍團，現在被派定住在村中最好的房子之一，軍旗手伊利亞·華西里區的房子裏——那便是說，住在烏里脫卡婆婆家內。

「天知道會弄得像個什麼樣子，特米脫里·安特烈區，」喘息着的萬紐沙對奧列寧說，奧列寧穿着一件雪加西外套，騎一匹他在格羅茲諾買的卡巴大馬<sup>①</sup>，他在五個鐘頭的行軍之後，正愉快地進入指派給他的住所的院子。

「啊，什麼事？」他問，撫摩着他的馬，開心地瞧着冒汗的、衣服散亂的、燥急的萬紐沙，萬紐沙已和行李車一同到來，正在解卸着物件。

奧列寧看上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本來剃得乾乾淨淨的嘴唇和下巴頰，現在留着柔細的鬍鬚和一小撮鬍鬚。由於把夜當做日的生活底結果，他的臉色原是蒼白的；現在他的兩頰，他的前

額，他的耳朵後的皮膚，可全讓太陽炙成健康的紅色了。原來的全套清潔簇新的黑衣服換了一件骯髒的白色的雪加西外套，衣襟上打着深襖，而且還佩着武器。緊緊地束住了他的頸子的，是絲織的 *bestnets* 的紅帶子，也不復是燙挺的硬領了。他穿雪加西服裝，卻穿得不好，隨便什麼人都能看出他是一個俄羅斯人，並不是一個韃靼勇士。虛有其表——其實不像。不過，他渾身都呼吸着健康、愉快、和滿足的氣息。

「是的，你看來彷彿可笑，」萬紐沙說，「可是你自己試和這些人講講話吧：他們跟你作對，這就完了。他們連一句話也不睬你。」萬紐沙憤憤地將一隻桶擲在門口。「他們似乎總有點不歡喜俄羅斯人。」

「你應該同村長說話！」

「可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裏，」萬紐沙用一種氣憤的語調說。

「誰惹得你這樣的氣憤呀？」奧列寧問，向四周望望。

「只有鬼知道。呸！這裏沒有真正的主人。他們說他到一種什麼 *пещера* 去了，那老太婆是

① 卡巴大是高加索突雷克河流域的一區，卡巴大馬以堅忍力聞名。（英譯者）

② *пещера* 是河畔岸上將籬笆圍成的一塊地方，用以捕魚（英譯者）——也許是同我國的「罾」差不多的東西。（譯者）

一個真正的魔鬼。上帝保佑我們！」萬紐沙回答，他的手按在他的頭上。「我們在這裏將怎樣生活，我可不知道。他們比韃靼人還要壞，我敢說——雖然他們自以為是基督教徒！一個韃靼人是夠壞的了，無論如何他要比較『高貴』一點。到 Kriga 去了！他們胡謔的 Kriga 是個什麼東西，我不明白！」萬紐沙說完，轉向一旁。

「這不比在家鄉農奴的屋裏了，是不是？」奧列寧戲謔他，自己還是騎在馬上不下來。

「對不起，先生，你可以把馬交給我了吧？」萬紐沙說，他顯然被事物的新動態弄得惶惑失措，但他只好認命了。

「你說一個韃靼人要比較『高貴』一點，噯，萬紐沙？」奧列寧重複他的話，下了馬，拍着馬鞍子。

「是的，你在笑哩！你以為這有趣，」萬紐沙憤憤地咕嚕着。

「來吧，不要生氣，萬紐沙，」奧列寧回答，仍舊微笑着。「等一下，讓我來同屋子裏的人去說話；你瞧我會把一切安排好。你不知道我們將在這裏過一種多麼快樂的生活。只是不要心煩意亂纔行。」

萬紐沙不回答。斜着他的眼睛，他鄙夷地看望着他的主人，搖搖頭。萬紐沙把奧列寧只當作主人，奧列寧把萬紐沙只當作僕人，要是誰告訴他們，說他們是朋友，兩個人都會吃一驚，然他們確實



是朋友，只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罷了。萬紐沙被領到他的業主家裏去時，只有十一歲，而奧列寧和他年紀相同。當奧列寧十五歲時，他有一個時候教萬紐沙功課，也教他讀法文，後者異乎尋常地以懂得法文爲驕傲；在特別高興的時候，他仍舊會賣弄些法文字眼，每逢這樣，他總是愚蠢地哈哈大笑。

奧列寧奔上門口的臺階，推開屋子的門。瑪莉安卡，只穿一件緋色的內衣，就像所有的哥薩克女子在家裏一樣，她吃了一驚，跳離門邊，把身體貼在牆上，用她的韃靼內衣的寬大的袖子，遮住了她的下半個臉蛋。把門開得大一點後，奧列寧在過道的薄暗中，看到了這一個年輕的哥薩克女子底高大端正的身形。懷着青年人的急切的好奇心，他不由自主地注視美好的印花內衣襯托出來的堅實的少女身姿，而那美麗的黑眼睛，也懷着稚氣的恐怖與野性的好奇心凝視着他。「就是『她』」，奧列寧想。可是他的腦子裏立刻又浮起一個念頭：「可是還有別的許多像她一樣的。」於是他打開內室的門。老婆婆烏里脫卡也只穿一件內衣，正背着她屈身掃地。

「您好，媽媽！我是爲了我的住處來的，」他開言道。

那個哥薩克婦人並未站直身子，只將她的嚴峻的然而仍舊美麗的臉轉向他的。

「你們幹什麼到這裏來？想來嘲弄我們，是不是？我來教你們怎麼嘲弄；但願黑死病瘟死你們！」她吆喝着，一面從她的皺緊的眉毛下斜看那新來的人。

奧列寧起初以爲那長途勞頓的英勇的高加索軍團（他也是其中之一員）是會到處受到人家歡迎的，尤其是哥薩克們，戰爭中我們的同志，所以他被這樣的接待弄得莫明其妙了。不過他沒有生氣，他設法解釋，他是準備付房租的，但老婦人一句話也不要聽。

「你來幹什麼？誰要像你這樣的刮光臉皮的瘟鬼？你等着，主人回來時，他會把你的地方指派給你。我不要你的髒錢！像煞有介事——倒像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錢似的！你要用你的討厭的煙草薰臭人家的屋子，想用錢來贖罪！你以爲我們沒見過你們這種瘟鬼！但願人打穿你的腸子和心臟！」老婦人用刺耳的聲音尖叫，打斷了奧列寧的話。

「萬紐沙的話倒像是對的！」奧列寧想。「一個韃靼人還比較高貴一點。」他走出屋子，烏里脫卡婆婆在他背後睡罵着。當他離開之際，瑪莉安卡突然從過道裏出來，溜過他的身邊，她仍舊只穿着緋色內衣，但此刻她的臉用一塊白帕子直遮至眼睛邊。她的赤裸的腳，啪噠啪噠的飛快地打着臺階，跑下門廊，又停住，用她的笑着的眼睛，匆忙地打量一下那青年男子，就消失在屋子一角之後了。

她的堅實的年輕的步子，在白帕子下閃爍着的眼睛底不馴的目光，以及那年輕美人的結實軒昂的軀體，甚至較前更甚地吸引了奧列寧的注意。「是的，這一定是『她』，」他想；爲住處而煩惱的心更加淡薄，他走近萬紐沙時，不斷地張望着瑪莉安卡。

「你瞧那兒，就是連那女孩子也是很粗野的，真像一頭野馬！」萬紐沙說；他雖然仍忙着行李車上的事，現在已經高興一點了。「La fame！」他用一種響亮而勝利的聲音添上一句，隨即哄然大笑。

## 十一

近黃昏時，房主人從他的打魚地方回來；知道士官見習員願意付房錢，他便勸慰老婦人，同時滿足了萬紐沙的要求。

在新寓所裏，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們的房主人搬進冬天住的屋子，將夏天住的屋子租給士官見習員，三個盧布一月。奧列寧吃了些東西便睡了。傍晚時，他醒來，洗臉，把身上收拾整潔，吃飯，然後點上一枝煙，在臨街的窗口坐下。天氣比較的了。有裝飾的山牆的屋子底斜斜的影子，橫覆在多塵灰的大路上，甚至折而向上，覆在對面屋子的牆腳上了。那屋子的斜峻的蘆葦頂，在落日的光輝裏閃閃生光。空氣變得更新鮮了，村中一切都是和平的。兵士們已經安頓下來，逐漸沈靜了。牲口還沒趕回家來，人們也還沒放下工作回家。

奧列寧的寓所差不多坐落在村子的末梢。從突雷克河外的遠方，奧列寧所由來之處（吉契或哥

①法語。萬紐沙是歡喜講些不成文的法語的。按 fame 想係 femme 之誤，意即「女人。」（譯者）

美次克平原），偶而傳來模糊的槍聲。在三個月的露營生活之後，奧列寧此刻覺得十分心滿意足。他的新洗的臉是爽快的，他的強壯的身體是清潔的（行軍後的一種新異之感），而在他的休息着的四肢之中，他意識到了一種寧靜和力的感覺。他的心靈也感到了新鮮和澄澈。他想起戰役與過去的危险。他記得他會不比別人差地對付那些危險，在英武的高加索軍人之間被認為同志。他的莫斯科回憶是丟在後面了，天知道丟得多遠！舊生活掃除了，一個全新的生活已經開始了，在這新生活中還一無錯失。這裏，作為一個在新人中的新人，他能獲得簇新而優美的名譽。他意識到了一種年輕而無理由的生命之樂。在窗口，他望望孩子們在屋子的陰影中打着他們的陀螺，又望望他的小小的新寓所的周圍，他細想着他會如何愉快地安於這哥薩克村莊的生活。他時而瞥視山嶽和藍天，一種對於大自然底莊嚴偉大的體味，跟他的回憶與夢幻打成一片。他的新生活已經開始了，並不像他在離開莫斯科時所幻想的那樣，卻出乎意外的美好。「山嶽，山嶽，山嶽啊！」它們滲透了他的  
一切思想與感情。

「他吻了他的狗，舐了他的瓶！……愛羅希卡老爹吻了他的狗！」在窗下打着陀螺的小哥薩克們，向小街上望着，突然高叫起來。「他喝掉了他的牝狗，還有他的刺刀！」男孩子們一邊喊，一邊擠在一起向後退着。

這些叫喊是對愛羅希卡老爹而發的，他正打獵回來，肩上抗着槍，腰帶上掛着幾隻野雞。

「我幹錯了，孩子們，我真的幹錯了！」他說，猛烈地揮舞着他的手臂，仰望着街道兩旁邊的窗子。「我喝了牝狗，這是錯的，」他重複說，顯然惱了，卻假裝着滿不在乎。

孩子們對待老獵人的舉動，使奧列寧詫異，但被稱爲愛羅希卡老爹的富於表情而聰慧的臉和結實的體格，卻更加引起了他的注意。

「老爹，喂，喂，哥薩克！」他呼喚道：「這裏來！」

老人向窗子裏看望，歇腳不走。

「晚安，好人，」他說，擡起他的短髮的頭上的小帽子。

「晚安，好人，」奧列寧答道。「孩子們怎麼對你大喊大叫的？」

愛羅希卡老爹走近窗子。「啊，他們在作弄老人呀，沒關係，我歡喜這個。讓他們開他們的年邁的老爹的玩笑吧，」他以老人們所用的那些堅實的音樂般的吟詠之聲說。「你是一個軍隊司令嗎？」他接下去問。

「不，我是個士官見習員，可是你在什麼地方打死這些野雞的！」奧列寧問。

「我在森林裏打到這三隻雌野雞，」老人回答；他將他的寬闊的背轉向窗子，讓對方看那雌野雞，野雞的頭塞在他的腰帶上掛着，血沾污了他的外套。「你看見過野雞嗎？」他問。「要是你歡喜，拿一對去！你接住啊，」他從窗子裏遞進去兩隻野雞。「你自己也是獵人嗎？」他問。

「我是的，在行軍時候，我親手打殺了四隻。」

「四隻嗎？好多呀！」老人諷刺地說道。「你喝酒嗎？你喝 chikhir 嗎？」

「爲什麼不喝？我喜歡喝一口。」

「啊，我知道你是個好的！我們將要做 kumaks 的<sup>①</sup>，你同我，」愛羅希卡老爹說。

「請進來，」奧列寧說。「我們來喝一點 chikhir。」

「我要來喝的，」老人說，「可是拿了這兩隻野雞吧。」老人的臉表示他歡喜那士官見習員。

他立刻看出他能白喝他的酒，所以送給他一對野雞是合適的。

不久，愛羅希卡老爹出現在屋子的門口了；這時奧列寧方始完全感到了這人的巨大的軀幹和壯健的體格，他的紅棕色的臉上長着全白的鬍鬚，鏤刻着年齡和辛勞所造成的深深的皺紋。

當他一個老人來看，他的腿上的臂膊和肩膀上的肌肉，是分外碩大和堅突的。在他的頭上，剪短的頭髮下面，有深深的疤痕。他的粗壯的頸子上布滿着交叉的深皺襞，像牡牛的頸子一樣。他的多繭的手是弄傷和抓碎了的。他輕易地跨過門檻，解下他的槍，放在角落裏；繞着室內投了迅速的一瞥，他看出屋內的一切物品的價值，於是用他的穿着生皮做的草鞋，腳指露出在外面的雙腳，輕輕地走入房間的中央。他帶來了 chikhir：伏特卡、火藥和淤血底刺人而非不愉快的氣味。

愛羅希卡老爹向聖像鞠躬，捋平了鬍鬚，走近奧列寧，伸出他的厚實棕色的手。「Koshitidy！」

他說。「這是韃靼話裏的問好的話。在他們的話裏，這是『祝你平安』的意思。」

「Koshkidy，我知道的。」奧列寧回答他，跟他握着手。

「噯，可是你不，你不知道正確的方式囉！傻瓜！」愛羅希卡老爹說，責備地搖着頭。「要是人對你說 Koshkidy，你必須說 Allah rasi bo sun，那是『上帝拯救你』。照規矩是這樣的，我親愛的的朋友，可不說 Koshkidy。可是我全都要教你的。我們這裏有一個傢伙，伊利亞·莫西維區，你們俄羅斯人中的一個，他跟我，是 kumaks。他是個好的，一個醉鬼，一個賊，一個獵人——而且是一個了不得的獵人！我教給他一切。」

「那末你教我什麼呢？」奧列寧問，他愈來愈對老人發生興趣了。

「我要帶你去打獵，教你捉魚。我要把吉契人指給你看，還替你找一個女孩子，要是你歡喜——甚至這也辦得到！我是這麼一種人！我是一個滑稽家！」——於是老人笑了。「我要坐下來。我倦了。Karga？」他接着說，詢問地。

「Karga 是什麼意思？」奧列寧問。

「啊，那在喬治亞話裏的意思是『好』，可是我就是這麼說話。這是我的方式，這是我喜歡的字眼。Karga karga。我就是這麼說；我想開玩笑笑。好吧，孩子，你該叫人去打酒了。你有一個勤

① Kumak 是一個盟誓的朋友，爲了他的緣故，沒有不可犧牲的。（英譯者）

務兵的吧？」

「有的。」

「嗨，伊萬！」老人喊道。「你們兵士都是伊萬。你的那個也叫伊萬吧！」

「對極了，他是叫伊萬——萬紐沙<sup>①</sup>，萬紐沙，來！你到女房東那裏買點 chikhir，拿到這裏來。」

「伊萬或是萬紐沙，都是一樣的。爲什麼你們兵士都是伊萬？伊萬，老朋友，」老人說，「你告訴他們從新開的那桶裏弄點給你。他們有村中最好的 chikhir 呢。可是只要給他三十個哥貝克一夸脫，記住，不要多，因爲給她這點錢，那婆娘已經很高興的了……我們這裏的人是該死的人；愚笨的人。」愛羅希卡老爹在萬紐沙出去後，用了一種推心置腹的調子繼續說。「他們不把你們看作人，在他們的眼睛裏，你們比韃靼人還不如。『俗氣的俄羅斯人，』他們說。可是在我看來，雖然你是一個軍人，但你仍舊是一個人，你也有一個靈魂。這個話對不對？伊利亞·莫西維區是一個軍人，然而他是一個何等寶貴的人啊！可不是嗎？我的親愛的朋友？那就是我們的人不喜歡我的緣故；可是我滿不在乎！我是一個開心的傢伙，我歡喜每一個人；我是愛羅希卡；哦，我的親愛的傢伙。」

老人親熱地拍拍那年輕人的肩膀。



## 十二

萬紐沙很高興，這個時候他已完畢了他的家務布置，甚至已經在連部的理髮師那裏刮過臉，並且把他的褲子從他的長統靴裏拉了出來，表示這個部隊已駐紮在舒適的地方。他注意地然而不仁慈地瞧着愛羅希卡，就像瞧着一隻他從來沒有見過的野獸一樣，他對着給老人弄髒的地板搖頭，接着，從一條襦子下取了兩個瓶子，到房東那裏去了。

「晚安，和善的人，」他說，決意作得溫和。「我的主人差我來買點 *chiknir*，你們肯否一點給我嗎？好人們？」

老婦人不回答。那女孩正對着一面韃靼小鏡子安排她頭上的帕子，她緘默地回頭來看萬紐沙。「我預備付錢的，可敬的人，」萬紐沙說，將他的口袋裏的錢弄得叮叮噹噹地響。「待我們溫和，我們也要以溫和待你們，」他加上一句。

「多少？」老婦人猝然問道。

「一夸脫。」

「我的孩子，去給他們弄一點，」烏里脫卡婆婆對她女兒說。「從那剛開的桶裏拿，我的寶貝。」

① 萬紐沙是伊萬的暱稱。（英譯者）

女孩拿了一把鑰匙和一把酒壺，同萬紐沙從屋子裏出來。

「告訴我，那年輕女子是誰？」奧列寧問，指着窗口經過的瑪莉安卡。老人嚟嚟眼睛，用他的肘推推那年輕人。

「等一下，」他說，將身子探出窗外。「嚇姆，」他咳了一聲，吼道，「親愛的瑪莉安卡。哈囉，瑪莉安卡，我的小妮子，你願意愛我嗎，親愛的？我是一個滑稽家，」他低低的對奧列寧補說。女孩並不同頭，只規律而活潑地搖擺着她的手臂，以哥薩克女子特有的漂亮而大膽的步態走過窗口，只將她的黑幽幽的眼睛徐徐地轉向老人。

「愛我，你就會幸福了，」愛羅希卡嚟着眼睛喊；又疑問地凝望那士官見習員。

「我是一個妙人，我是一個滑稽家！」他接着說。「她是一個真正的皇后，那女孩子。是吧？」

「她是可愛的，」奧列寧說。「叫她這兒來！」

「不行，不行，」老人說。「正在安排一頭親事呢，為那女孩和路卡希卡；路克，一個出色的哥薩克，一個勇士，他前幾天打死了一個Arabak。我要另外替你找一個更好的。我要替你找一個女人，穿綢戴銀的。我說得到辦得到。我要替你弄個真正的美人兒！」

「你，一個老人——說這種話，」奧列寧回答。「哦，這是一樁罪孽！」

「一樁罪孽？罪孽在什麼地方？」老人鄭重說道。「看看漂亮的女孩子是一樁罪孽？同她開

開玩笑是一樁罪孽？或者愛她是一樁罪孽？在你們那裏是這樣的吧？……不，我的親愛的朋友，這不是一樁罪孽，這是救贖！上帝創造你，上帝也創造了這女孩子。他創造這一切；所以看一個美麗的女孩子並不是罪孽。那就是創造她的目的；被人寶愛，給人歡樂。我是這樣看法的，我的好朋友。」

穿過院子，走進一個涼快黑暗的放滿了桶子的貯藏室後，瑪莉安卡走到其中一隻桶子的跟前，背誦着普通的禱告，將一隻吊子伸入桶中。萬紐沙立在門口，一面看她，一面微笑。她只穿件內衣，後面緊裹着，前面聳起着，他以為是怪有趣的，而更有趣的是，她竟戴了一個用銀幣串成的項鍊。他覺得這是完全和俄羅斯不同的，要是在家鄉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大家都會在下房裏鬨堂大笑的。La fille comme c'est très bien<sup>①</sup>，可以換一下口味，他想。「我要把這告訴我的主人。」

「你站在這裏遮我的光幹麼，你這魔鬼！」女孩突然喊道。「你爲什麼不把酒壺遞給我！」

將涼快殷紅的酒注滿了酒瓶，瑪莉安卡把它遞給萬紐沙。

「把錢給媽媽，」她說，推開他的握着錢的手。

萬紐沙大笑。「你爲什麼這樣的使性子，親愛的小人兒？」他好心腸地說，當她蓋着桶蓋時，他躊躇地移動着腳步。

① 洋譯法語，文法錯誤，大意是：「這女孩多好啊。」（譯者）

她開始大笑了。

「那末你們！你們是和善的嗎？」

「我們，我的主人和我，是很和善的，」萬紐沙斷言道。「我們很和善，所以我耽過的地方，我們的屋主主人總是很感激的。就因為他是慷慨的。」

女孩站着傾聽。

「那末你的主人結過婚了吧？」她問。

「不，主人年輕未婚，因為高貴的紳士從來不能太年輕就結婚的，」萬紐沙帶教訓的口吻說。

「像簞有介事！瞧他是一隻餓得多肥的水牛啊；結婚還嫌年輕呢！他是你們一夥人的頭領嗎？」

「我的主人是一個士官見習員；那意思是他還不能算是一個軍官，可是他比一個將軍還要重要——他是一個要人，因為不單是我們的上校，連沙皇自己也認識他，」萬紐沙驕傲地解釋。「我們不像前線的部隊裏的那些乞兒們，我們的老爺子從前是一個元老院的議員。他有一千多個農奴，全是他自己的，家裏寄一次錢來，就有一千盧布。那便是大家歡喜我們的緣故。別人也許是一個連長，可是沒有錢啊，那有什麼用？」

「走吧，我要鎖門了，」女孩子打斷他的話。

萬紐沙把酒送給奧列寧，並且宣布道「La fille c'est tres jolie」<sup>①</sup>於是愚蠢地大笑，立刻走出去了。

## 十三

同時，軍號已經在村子的方場中響起來了。人們已經從他們的工作場所回來了。牲口擠在村子柵門口，在金色的塵灰煙雲中嗚叫着。女孩婦人們匆忙的走過街道和院子，驅進他們的牲畜。太陽已經完全藏在遙遠的戴雪的峯巔之後了。一片蒼白淡藍的陰影籠罩天地。在發黑的花園上面，剛可辨見的星星正在閃耀，村子裏的聲音逐漸在靜下來了。牲畜照料過了，便讓牠們去憩夜，女人們走出來，羣集街隅，用她們的牙齒磕着葵花子，在屋子外面的土隄上坐定了。其後，瑪莉安卡，擠完了一隻水牛和兩隻黃牛的乳汁，也來參加一個這樣的集團。

她這集團裏，有幾個婦人與女孩，還有一個哥薩克老人。

他們正講着那被打死了的 Abram。那哥薩克人敘述着，婦人們詢問着。

「我猜想他會獲得一個優厚的獎賞，」婦人之一說。

「當然囉。據說他們要送給他一個十字勳章呢。」

① 又是法語，意爲「那女孩很漂亮。」（譯者）

「莫西甫想欺負他，他從他那兒拿去了槍；可是基茲里耶的當局知道了這事。」

「那個莫西甫是一個卑鄙的人！」

「據說路卡希卡已經回來了，」女孩中的一個說。

「他跟那柴爾卡在耶姆卡家裏作樂，」（耶姆卡是一個沒有結婚的名譽不好的哥薩克婦人，她開設一月非法的酒店。）「我聽說他們喝了半桶老酒。」

「這『追風手』多幸運啊，」有一個人說。「一個真正的追風手。無可否認的，他是一個出色的小子，什麼都能幹，一個心地正直的小子！他的父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基里亞克老爹就是這樣的人：他活像他的父親。他被人殺死時，全村都號擗了。瞧，他們來了，」說話者接着說，指點着街上向他們走來的哥薩克人。「還有歐果旭夫也設法跟了他們一起來了！這個酒鬼！」

路卡希卡，那柴爾卡和歐果旭夫，喝完了半桶伏特卡，正向女孩們走來。三個人的臉，尤其是那老哥薩克人的臉，比較平常來得紅。歐果旭夫蹣跚着，不斷的大笑，並且推撞着那柴爾卡的肋骨。

「你們爲什麼不唱歌？」他對女孩們大喊。「給我們唱歌作樂，我命令你們！」

他們被「今天好啊？今天好啊？」的話歡迎着。

「爲什麼要唱歌？又不是節日，」婦人之一說。「你是喝醉了，所以你一面走一面唱。」

歐果旭夫大聲狂笑，推撞着那柴爾卡。「最好你來唱歌。我也要開始唱的。我是聰明的，我告

訴你。」

「你們睡熟了嗎？漂亮的人兒？」那柴爾卡說道。「我們從哨兵線來喝酒祝你們健康，我們已經祝頌過路卡希卡了。」

路卡希卡，當他走近這集團時，慢慢地舉起了他的帽子，立定在女孩子們的面前。他的寬闊的顴骨和頸子是赤紅的。他站着，柔和而沈着地說話，但是他的鎮靜和沈着，較之那柴爾卡的一切饒舌和擾攘，含有更多的活潑與力量。他使人聯想到一隻嬉戲的小駒，鼻子一哼，尾巴一揮，驕的猝然止步，四足站定，彷彿是釘牢在地上的一樣。路卡希卡靜靜地站在女孩子們的前面，他的眼睛笑着，他時而瞥視他的酒醉的同伴，時而瞥視女孩們，沒有說幾句話。當瑪莉安卡參加這集團時，他穩重而從容地舉起他的帽子，讓路給她，接着便走到她的跟前，一足稍稍向前，兩手的姆指插入腰帶內，摸弄着他的刺刀。瑪莉安卡閒閒地點頭答禮，她坐在土隄上，從她的內衣胸口掏出一些葵花子來，路卡希卡不斷的凝視着瑪莉安卡，慢慢地磕着葵花子，吐出殼來。當瑪莉安卡參加這集團時，全體都是靜靜的。

「你這次來耽得久嗎？」一個婦人問，打破了緘默。

「明天早晨我就要走的，」路卡希卡靜靜地回答。

「哦，願上帝保佑你得到點好處，」哥薩克人說道；「我剛纔正在說着，我對這事是高興的。」

「我也在說謊，」泥醉的歐果旭夫大笑著插嘴。「來了這麼許多拜訪的人啊，」他又說，指點着一個走過的兵士。「兵士的伏特卡是好的——我喜歡那種酒。」

「他們分派三個魔鬼住到我們家裏來，」婦人之一說道。「老爺爺子到村裏的長老那裏去過，可是他們說沒有辦法。」

「啊哈！你們碰到麻煩了吧？」歐果旭夫說。

「我想他們用煙草的煙把你薰了出來的吧？」另一個婦人問。「你們儘管在院子裏吸煙好了，我說，可是我們不准你在屋子裏吸煙。就是長老自己來說也不可以；我不答應的。而且，他們也許會搶劫你的東西。他就沒叫什麼人駐紮在他自己家裏，不怕的，那個鬼兒子長老。」

「你討厭這種事嗎？」歐果旭夫又開始說。

「我又聽說女孩子們得給兵士們鋪牀疊被，供給他們 chikhir 和蜜糖，」那柴爾卡說，一隻腳伸向前面，斜戴着他的帽子，像路卡希卡一樣。

歐果旭夫發出一陣大笑，抓住離他最近的女孩，他擁抱她。「我告訴你，千真萬確的。」

「啊呀，你這黑鬼呀！」女孩尖叫道，「我要告訴你的老太婆的。」

「告訴她好了，」他喊道，「那柴爾卡說的是完全對的；通告已經來了。他認得字的，你知道。完全真的！」於是他開始擁抱第二個女孩。



「你要攪些什麼呀，你這畜牲？」玫瑰色的圓臉的烏斯坦卡大笑著，舉起手來打他。

那哥薩克人向刺斜裏一側，險些兒摔了一交。「啊，他們說女孩子沒有氣力的，你卻幾乎弄死了我。」「滾開，你這黑鬼，什麼鬼把你從哨兵線送來的？」烏斯坦卡說，轉身躲開了他，她又哈哈大笑起來了。「你當時睡熟了，錯過了那個 Abrek，是不是？要是他結果了你；那就更好了。」

「你要號淘大哭的，我想，」那柴爾卡說，大笑著。

「號淘大哭！那纔怪呢。」

「你瞧，她不在乎。你說她要大哭，那柴爾卡，嘎？」歐果旭夫說。

在這時候，路卡希卡站着，默默地凝視瑪莉安卡。他的凝視顯然困惑了那個女孩子。「哦，瑪莉安卡！我聽說他們叫一個官長住在你家裏？」他說，移近了一點。

瑪莉安卡，像她平常的老樣子，在她回答之前等候一下，然後慢慢地擡起她的眼睛，瞅着那哥薩克人。路卡希卡的眼睛正笑着，彷彿有個特殊的事，與他的話無關的事，正發生於他和那女孩之間。

「是的，對於她們倒沒有什麼妨礙，因為她們有兩座房子，」一個老婦人代替瑪莉安卡回答。「可是他們也派一個官長駐紮在福莫希金家裏，據說整個屋角落裏全堆滿了他們的東西，這家人給弄得沒處去了。他們竟把一大羣丘八太爺放到這個村子裏來，這樣的事可聽說過沒有？」她說。「他們在這裏要鬧出什麼禍殃來呀？」

「我聽說他們要造一條橋，橫過突雷克河，」女孩之一說。

「人家告訴我，他們要掘一個壕溝，把女孩子們放在裏面，因為她們不愛少年們，」那柴爾卡說，靠近烏斯坦卡；他又做出一個古怪的手勢，使大家都笑了，而歐果旭夫，放過了應該挨到的瑪莉安卡，開始擁抱一個老婦人。

「你爲什麼不抱瑪莉安卡？你該一個一個的輪過來，」那柴爾卡說。

「不，我的這個老太婆甜蜜些，」那個哥薩克人叫喚，吻着那揮扎着的老婦人。

「你要悶死我了，」她尖叫道，大笑着。

街道另一端的規律的足音打斷了她們的大笑。三個穿着大衣的兵士，肩上抗着槍枝，正在齊步行進，到輜重車處去換崗。

那伍長，一個騎兵隊的老人，憤憤地注視哥薩克們，領導他的部下，直向路卡希卡和那柴爾卡站立着的那路上走來，這樣一來，兩人就不得不讓開了。那柴爾卡移動了，但路卡希卡只是斜起他的眼睛，轉過他的寬闊的背，身體卻一動也不動。

「有人站在這裏，你們繞點路吧，」他咕嚕着，回過半個頭來，朝着兵士的方向鄙夷地把話拋過去。

兵士們默默地走過了，踏着整齊的步伐，沿塵灰的路走去。

瑪莉安卡開始大笑，其餘的女孩子也一齊跟着笑了。

「多麼神氣的傢伙！」那柴爾卡說。「倒像穿長裙的唱詩班裏的人，」他在街上走了幾步，模仿着兵士們的動作。大家又迸發出一陣哄笑的聲音。

路卡希卡慢慢地走近瑪莉安卡。「你們叫那官長住在哪裏呢？」他問。

瑪莉安卡思索了一下。

「我們讓他住那新屋子，」她說。

「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路卡希卡問，在她旁邊坐下。

「你以為我問過了嗎？」女孩子回答。「我去給他弄點 chikhir，看見他和愛羅希卡老爹坐在窗口。他好像是紅頭髮的。他們帶來了一大車子的東西呢。」

接着她便垂下了她的眼睛。

「噲，噲兵線准我請假，我是多麼高興啊！」路卡希卡說，坐得更加接近女孩，始終逼視着她的眼睛。

「你這次耽得久嗎？」瑪莉安卡問，微微地笑着。

「明天早晨就要走的。給我一些葵花子，」他說，伸出他的手。

這回瑪莉安卡笑出來了，並且解開了她的內衣領上的帶子。

「不要完全拿去啊，」她說。

「真的，你不在旁邊時我老是很氣悶，我發誓，我真的感覺這樣，」他用一種抑制的寧靜的低聲說，自己動手從女孩的內衣懷中取出一些葵花子；彎着腰更靠近她，他繼續以笑着的眼睛，低低的聲調，同她談話。

「我不願意來，我告訴你，」瑪莉安卡突然高聲說，偏過身子離他遠些。

「真的不……我要同你說的是，……」路卡希卡低語道。「天哪！來吧！」

瑪莉安卡搖搖她的頭，但搖頭時懷着微笑。

「瑪莉安卡姐姐，哈囉，姐姐！媽媽叫你！吃晚飯時候了！」瑪莉安卡的小弟弟叫喚，向這集團奔來。

「我來了，」女孩回答。「走吧，我的親愛的，你一個人先走——我馬上就來了。」

路卡希卡站起來，舉起他的帽子。

「我想我不如也回家裏去吧，這是最好的辦法了，」他說，設法顯出淡漠的樣子，可是抑制不住臉上的一絲微笑，於是他便消失在屋角的後面了。

這時，夜色已完全籠罩了村莊。明朗的星星滿布在黝黑的天空。街上變得空虛而且黑暗。那柴爾卡和婦人們一起留在土隄上，他們的哄笑聲仍舊可以聽得見，但路卡希卡，慢慢地離開了女孩子

們，卻像一隻貓似的蹲下，接着又突然開始輕捷地奔跑，握住他的刺刀，不使它搖盪；不過他並不回家裏走，卻向軍旗手的屋子而去。經過了兩條街，他轉入一條小巷，拎起他的外套的下擺，他在地上坐下了，坐在一條籬笆的陰影中。「一個道地的軍旗手的女兒！」他懷念着瑪莉安卡。「甚至連玩一下也不肯——這魔鬼！可是等一下看吧。」

一個女子的走近來的足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開始傾聽，暗暗地笑。瑪莉安卡低了頭，用一根樹枝打着籬笆的樁子，正以快速規律的大步直向他走來。路卡希卡站起來。瑪莉安卡吃了一驚，站住了。

「真是該死的魔鬼啊！你嚇了我一跳！那末你沒有回家嗎？」她說，高聲大笑。

路卡希卡用一隻臂膊環抱她，用另一隻手擡起她的臉。「天哪！我有多少話要對你說啊！」他的聲調顫抖，斷了。

「深更半夜的，你要說些什麼話呢！」瑪莉安卡回答他。「媽媽正在等着我，你還是到你的情人那裏去的好。」於是，從他的臂膊中解脫出來，她奔離了幾步路。當她到達她家的柳條編成的籬笆處時，她歇腳不走，轉臉朝着那哥薩克人，在她身旁奔着，仍舊竭力勸她再跟他耽一刻兒。

「好吧，你要說什麼呢，夜遊神？」她又開始大笑了。

「不要笑我，瑪莉安卡！我對天罰誓！咳，我有一個情人又怎麼樣，讓魔鬼捉她去吧！只要你

說一聲，我就會愛你——我情願做你所希望的一切事情。你瞧！」於是弄得他袋子裏的錢叮噠作響。「現在我們能夠優裕地生活。別人有歡樂，而我呢？你不給我歡樂，親愛的瑪莉安卡！」

女孩並不回答。她站在他的面前，她的手指急速地動着，把樹枝折成一段一段。

路卡希卡突然咬緊他的牙齒，握緊他的拳頭。

「爲什麼等之又等呢？親愛的，難道我不愛你嗎？你可以隨意對待我，」路卡希卡突然說，憤憤地皺緊眉頭，並且抓住着她的雙手。

瑪莉安卡的臉上和聲音裏底鎮靜的表情並不變更。

「不要吵，路卡希卡，你且聽我說呀，」她回答，也不縮掉她的手，但和那哥薩克人保持着一臂的距離。「我的確是一個女孩子，但是你聽我說呀！我自己不能作主的，但要是你愛我，我願意告訴你這一點。放掉我的手，放掉了手我就告訴你。——我願意嫁給你，可是你別打算同我胡鬧。」瑪莉安卡說，連臉也沒有轉過去。

「什麼，你願意嫁我？婚嫁的事我們自己不能作主。親愛的瑪莉安卡，你先愛我吧，」路卡希卡說，從惱怒和狂暴重新變爲溫和、馴良與柔順了，他微笑着，咄咄逼視着她的眼睛。瑪莉安卡撲在他的懷中，猛烈地吻他的嘴唇。

「親愛的哥哥！」她低聲說，癡癡地緊緊抱着他。接着，突然抽脫身子，頭也不回地奔進她家的

大門。

雖然那哥薩克人請求她再等一下，聽他說一句話，瑪莉安卡可並不止步。

「去吧，」她喊道，「你要給人看見了！我相信，那魔鬼，我們的房客，正在院子裏散步呢。」

「軍旗手的女兒，」路卡希卡想，「她情願嫁給我。結婚確是很好的，但是你且愛我呀！」

他在耶姆卡家裏找到那柴爾卡，跟他狂飲了一下，就到杜奈卡家去，雖然她對他不忠實，他仍在那裏過了一夜。

## 十四

當瑪莉安卡走進門時，奧列寧的確在院子裏散步，他並且聽見她說：「那魔鬼，我們的房客，正在院子裏散步呢。」他和愛羅希卡老爹在他的新寓所的走廊裏，一起度過那天的黃昏。他搬出一張桌子，一個煮茶的炊壺，擺上酒，燃起一枝蠟燭；對着一杯茶，抽着一枝雪茄，他聽着坐在他身邊的桌上的老人講故事。雖然空氣是寧靜的，蠟燭滴油，燭火搖曳，它忽而照亮了走廊的柱子，忽而照亮了桌子與陶器，忽而照亮了老人的頭髮剃短的白頭。飛蛾環繞火燄飛行，振落牠們的翼上的白粉，撲在桌上，撲入玻璃杯內，飛入蠟燭的火燄裏，消失在後面黑暗的空間之中。奧列寧和愛羅希卡喝完了五瓶 chikhir。愛羅希卡每次總是斟滿酒杯，將一杯呈給奧列寧，然後自己敬一杯，滔滔不倦地

談着。他講起從前的哥薩克生活：講起他的父親「大漢」曾經獨自一個在背上抗過一隻三百磅重的野豬的屍體，一口氣喝過兩桶 chikhir。他講起他自己的生活和他的知友乾契克，在瘟疫期間，他跟他老是偷運皮大衣過突雷克河。他講起他怎的在一天早晨打殺了兩隻鹿，以及常在夜間奔到哨兵線他那裏去的他的「小鬼妖精」。這一切他講得有聲有色，以致奧列寧不覺得時間的消逝。「啊，是的，我的親愛的朋友，可惜你不在我的黃金時代認識我；那時我會給你看看我的本事。現在是『愛羅希卡氐酒瓶子』了，那時愛羅希卡卻是全聯隊聞名的。最好的馬是誰的？誰有一把格大劍①？該上誰那兒喝酒？跟誰遊樂？該派誰到山中去殺死阿美脫可汗？嚇，總是愛羅希卡！女孩子們愛誰？回答總是愛羅希卡。因為我是一個真正的勇士，一個酒徒；一個賊（我老是在山中盜取成羣的馬）；一個歌唱家，我是一切技藝的大師！現在可沒有像我那樣的哥薩克人了。看見他們也是討厭的。當他們這末高時（愛羅希卡舉起手離地三尺），他們穿上愚蠢的靴子，老是瞧着靴子，——他們所懂得的就只是這點享樂。不然他們就喝得傻裏傻氣，不像個人，顛顛倒倒的。而我是誰？我是愛羅希卡，賊；不僅村裏的人賞識我，山上的人也賞識我！韃靼王公們，我的 kumaks，常常來看我！我總是做大家的 kumak。要是他是一個韃靼人——就跟韃靼人要好；一個亞美尼亞人——就跟亞美尼亞人；一個兵——就跟一個兵；一個官——就跟一個官！我不在乎他是什麼人，只要他是一個酒徒。他說你和世人交往，應該潔身自好：不要跟兵飲酒，不要跟韃靼人吃飯。」



「誰說那話呀？」奧列寧問。

「啊，我們的教師呀！可是你聽聽一個莫拉<sup>②</sup>或是一個韃靼喀地<sup>③</sup>的說法吧。」他說：「你們不信神的軸爾<sup>④</sup>，爲什麼吃豬肉？」這可見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法律。但我以爲都是一樣的。上帝爲了人類的歡樂創造萬物。無論什麼，都沒有罪孽的。舉動物做一個例子吧。牠生活在韃靼的蘆葦中，或是在我們的蘆葦中。牠走到那裏，那裏就是牠的家！上帝給什麼！牠吃什麼。可是我們的人說，我們爲了這一點，得在地獄裏舐熾紅的盤子。我以爲這全是欺騙，」他停了一下，又說。

「欺騙是什麼？」奧列寧問。

「啊，欺騙就是教士們說的話。我們在塞甫裏哪有一個隊長，他是我的 kumak，一個出色的傢伙，就像我一樣。他是在吉契尼亞被人殺死的。他常常說這些話都從教士們的肚子裏捏造出來的。

「當你死了，青草將在你的墳墓上生長，如是而已！」老人大笑。「他是一個亡命之徒。」

「你幾歲了？」奧列寧問。

① 在高加索，最寶貴的劍和刺刀是以鑄造者——格大——的名命名的。（英譯者）

② 莫拉(Mulla)回教徒，精通經典者。（譯者）

③ 喀地(Cadi)民事裁判官。（譯者）

④ 軸爾(Giaour)回教徒對非教徒的稱呼，有鄙視之意。（譯者）

「只有主知道，我準有七十歲光景了。當一個女皇<sup>①</sup>統治俄羅斯時，我已經不算太小了。所以你可以算得出來的。我一定有七十歲了。」

「是的，你一定有七十歲了，但是你仍舊是個了不得的傢伙。」

「哦，謝謝天，我是健康的，十分健康的，若不是一個婦人，一個巫婆，損害了我……」

「怎麼一回事呢？」

「唔，就是損害了我。」

「那末當你死了，青草將要生長？」奧列寧覆述道。

愛羅希卡顯然不願意明明白白地表示他的意見。他沈默了一刻兒。

「你在想什麼？喝酒吧！」他突然喊出來，微笑着遞給奧列寧一杯酒。

## 十五

「啊，我剛纔說的什麼？」他繼續說，竭力追想着。「是的，我是那樣的一種人。我是一個獵人。聯隊裏沒有可以同我比並的獵人。任何飛禽走獸，叫什麼，在什麼地方，我都可以找了來，拿給你看。我統統知道的！我有許多狗，兩枝槍和許多網，一個幕和一隻鷹。我有一切，謝謝主！要是你並非吹牛，的確是一個獵人，我什麼都要給你看的。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嗎？當我發見了一

道足跡——我就知道這野獸了。我知道牠會在什麼地方躺下，在什麼地方飲水或打滾。我給自己做一個棲息所，整夜坐在那裏，守候着。耽在家裏有什麼好處！只是惡作劇醉酒罷了。這裏，婦人們走來閒談，孩子們對我吆喝——夠使人發瘋。當你在夜間出外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給自己選擇一個地方，壓倒蘆葦，在那兒坐下，等候，像一個優遊自得的人。你知道樹林中間的一切動靜。你擡頭看看天空：星星移動，你看了星就知道時間是怎樣過去的。你向四周瞧瞧——樹林寂寂作響；你繼續等待着，這之際，傳來了喀啦一聲——一隻野豬來摩擦牠的身體，你諦聽年輕的小鷹銳聲鳴叫，接着是村中的雄雞或是鵝兒叫出了聲音。當你聽到鵝叫時，你知道還沒到半夜呢。這一切，我都知道！或者有時一聲槍在遙遠的某處響了，思想就兜上心來了。你就想，誰在開槍呢？是像我這樣的另一個哥薩克人，也在守候着一些野獸嗎？而且他打死牠了沒有呢？或者只是打傷了牠，白白地叫那可憐的東西鮮血四濺的竄過蘆葦？我不喜歡如此！我最厭惡這樣。為什麼打傷一隻野獸呢？你這個傻瓜呀，傻瓜！或者你想：『或許是有一個 Abrek 殺死了一個愚蠢的哥薩克小子了吧。』這一切都穿過你的心頭。有一次我坐在河邊守候時，我看見一隻搖籃飄下求。搖籃是結實的，只破掉一隻角。當時思想紛至沓來。我想，必定是你們的幾個丘八太爺，幾個鬼東西，跑到韃靼村中去抓吉契婦人，有一個鬼東西還殺死了這小孩子：抓住小孩的腿，把他的頭向牆上撞去。他們做

① 凱塞玲女皇，薨於一七九九年。（英譯者）

不出這種事來麼？唉！人是沒有靈魂的！思想兜上我心頭，使我充滿了哀憐之情。我想：他們擲掉了這搖籃，把老婆趕出來，而她的勇士已經提了他的槍，過河來到我們這一邊搶劫了。你守望，你思索。當你聽見一窠幼畜擠過叢莽時，你的心裏就好像有什麼東西敲打着。寶貝啊，到這邊來啊！「牠們要嗅出我來的，」你這樣想；你就坐着不動，只有你的心在跳動，騰！騰！騰！把你托起來。今年春天，有一次，一羣很好的幼畜走近我，我看見一些黑色的東西。「憑聖父聖子之名，」我剛要射擊時，她對她的小豬咕噥：「危險，孩子們，」她說，「這裏有一個人，」於是她們穿過灌木叢，完全溜走了。那母豬離我這末近，我差不多要抓就能夠抓住她。」

「一隻母豬怎麼能告訴她的小豬有一個人在那裏呢？」奧列寧問。

「你以為怎麼樣？你以為這畜牲是一個傻瓜嗎？不，牠比人聰明，雖然你叫牠豬羶！牠知道一切。拿這個做例子吧。一個人會走過你的足跡，並不注意到它；但一隻豬一走上你的足跡，馬上就回頭溜走了：這表明牠有智慧，因為牠嗅得出你的氣味，你卻辦不到。還有這點也值得一說：你希望殺死牠，牠只希望有條活命在樹林裏行動。你有一種法律，而牠有另一種法律。牠是一隻豬，但牠不比你差——牠也是上帝所造的生物。唉，唉！人是愚蠢的，愚蠢的，愚蠢的呀！」老人幾次三番的反覆說，於是垂下他的頭，他坐在那裏沈思。

奧列寧也沈思起來，走下門廊，他的手放在背後，開始在院子裏來往蹣跚。

愛羅希卡重振精神，擡起他的頭來，開始專注地凝視環繞搖曳的燭火飛行的，並且在火燄中焚身的飛蛾。

「傻瓜，傻瓜！」他說。「你們飛到哪裏去呀？傻瓜，傻瓜！」他站起來，用他的粗壯的手指開始趕掉飛蛾。

「你們要燒死的，小傻瓜！向這邊飛吧，地方多的是啊。」他溫柔地說，想用他的粗壯的手指輕輕捉住牠們的翅膀，然後放牠們重新飛掉。「你們在自尋滅亡，我真爲你們難過！」

他坐了好久，閒談着，從瓶中吮啜着酒。奧列寧在院子裏蹣跚。突然，門外的囁囁私語引起了他的注意。不由自主地屏住了氣，他聽到一個女子的笑聲，一個男子的語聲，以及一個接吻的聲音。故意弄得他腳下的草悉索作響，他走到院子對面去，但是隔了一會兒，柳條編的籬笆喀喇地響了。

一個哥薩克人，穿着黑色雪加西外套，戴着白色羊皮便帽，沿着籬笆外過去了（那是路克），一個高大的女子，頭上包着白帕子，在奧列寧身旁走過去了。「我和你毫無關係，」這便是瑪莉安卡堅定的步子讓他明白的意思。他的視線隨着她到屋子的走廊內，他甚至越過窗子，看見她脫掉帕子坐下。突然，一種孤獨沮喪之感，一些模糊的企盼與希望，以及對於某些人的妒忌，壓倒了這年輕人的靈魂。

屋子裏最後的燈光已經熄滅了。村子中最後的聲音已經消失了。柳籬，在院子裏閃着白漆漆的顏色的牲口，屋頂和壯麗的白楊，彷彿全沈浸在勞動者底健康而平靜的睡眠中。只有青蛙的不斷

的嘹亮的叫聲，從潮溼的遠方傳到這年輕人的耳邊。在東方，星星漸漸減少，彷彿正融化在有增無減的亮光中；但在頭頂上，星星是較前更繁密更深遠了。老人把頭倚在手上，打着瞌睡。一隻雄雞在對面院子裏啼喚，但奧列寧仍在蹣跚，想着心事。傳來一陣幾個人合唱的歌聲，他甚至籬邊傾聽。幾個年輕哥薩克人的聲音正在合唱一隻愉快的歌，其中一個聲音特別堅強，比衆不同。

「你知道誰在那裏歌唱？」老人說，驚醒着自己。「這是勇敢的路卡希卡。他打死了一個吉契人，現在他在這裏高興呢。有什麼可以高興的呢？……這傻瓜，這傻瓜！」

「你打死過人沒有？」奧列寧問。

「你這個魔鬼！」老人叫喚。「你在問什麼呀？一個人不應該這樣講話。毀掉一個人是樁嚴重的。……啊，一樁十分嚴重的事！再會，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已經酒醉飯飽了，」他說着站起來。「我明天來好嗎？去打獵？」

「好的，來！」

「記住，起身要早，要是你睡失了瞌，你要受罰的！」

「不用怕，我會起得比你早的，」奧列寧回答。

老人走了。歌唱停止，但還聽得見足音和愉快的談笑。一會兒後，歌唱又起來了，但較為遙遠，這回愛羅希卡的嘹亮的聲音正跟別人一起合唱着。「怎樣的人民，怎樣的——一種生活啊！」獨自一個

回到他的屋子裏時，奧列寧歎了一口氣，想道。

## 十六

愛羅希卡老爹是一個退職的孤獨的哥薩克人：二十年前他的妻子改信了希臘正教，離家私奔，嫁給了一個俄羅斯上士，他也沒有子女。他說自己年輕時是村中最大膽的猛漢，倒並不是吹牛。聯隊裏都知道他往昔的勇猛。好些俄羅斯人和吉契人底死亡，都使他的良心負疚。他常到山中盜劫，也搶掠俄羅斯人；他曾兩度入獄。他的一生大部分消磨在樹林中，打獵。他在那裏常常一連幾天只吃一點麵包皮，只喝點水。但是當他在村子裏時，他就從早到晚尋歡作樂。離開奧列寧後，他睡了兩個鐘頭，天亮前便醒了。他躺在牀上，想着昨晚認識的那個人。奧列寧的「單純」(在不惜給他喝一頓酒這意義上的單純)使他十分歡喜，奧列寧本人也使他喜歡。他詫異爲什麼俄羅斯人都是「單純」而且非常有錢的，爲什麼他們是受過教育的，而又什麼都不懂。他思索這問題，估量着他會從奧列寧那裏得到什麼好處。

愛羅希卡老爹的房子相當寬大，也還不舊，但是屋內缺少一個婦人，這是一望而知的。跟哥薩克人一般的清潔相反，這房子整個兒是骯髒和異常凌亂的。一件血跡斑斑的外套丟在桌子上，半個麵餅放在餵給鷹吃的一隻去毛砍碎的烏鴉旁邊。生皮做的芒鞋，一枝槍，一把刺刀，一隻小袋，潮

溼的衣服和各種破布，散亂的丟在長檯上。牆角落裏放了一隻盛臭水的桶子，水裏浸着另外一隻芒鞋；水桶附近是一枝槍和一個打獵用的襪。地板上撒了一個網，幾隻死野雞也丟在那裏，一隻繫住腿的母雞則在桌子旁邊走來走去，在垃圾中啄食。在不生火的爐竈上，擺着一個破壺，壺內盛着一種牛乳樣的東西。爐竈的頂上，一隻鷹銳聲啼叫，想要掙斷那縛住牠的繩子，一隻脫毛的小鷹靜靜地坐在爐竈邊上，斜眼看着母雞，偶爾向左右點頭。愛羅希卡老爹穿着襯衫，仰面躺在一隻架在牆和爐竈間的短牀上，支起他的強壯的腿，兩腳擱在爐竈上。他正用他的粗壯的手指摸着手上給小鷹抓傷的地方，他是慣於不戴手套把小鷹帶出去的。全室內尤其是靠近老人的地方，充滿了強烈的但並不令人不快的，常常跟在他身邊的，那種混合的氣味。

「Hydeme，老爹。」（老爹在家嗎？）打窗口傳來了一個尖銳的聲音，他立刻就知道這是路卡希卡。「Hyde，Hyde，我在家。」老人喊道。「進來，鄰人馬克，路克·馬克。你上哨兵線去嗎？」小鷹在牠主人的喊聲之下，鼓翼撲翅，拉動繩子。

老人是喜歡路卡希卡的，在他對哥薩克年輕的一代底普遍的鄙夷裏，他是唯一得他另眼看待的人了。加之，路卡希卡和他的母親是他的近鄰，時常送給老人酒，乳酪，以及其他老人所沒有的家裏做的東西。愛羅希卡老爹一生放浪形骸，老是從一種實惠的觀點來解釋他的耽溺。「哦，為什麼不呢？」他總是對自己說。「我要給他們一些鮮肉，或是一隻鳥，他們就不會忘記老爹了：他們就時



常要送一個餅或包子來了。」

「早安，馬克！我很高興見到你，」老人欣然叫喚；連忙放下他的赤裸的腳，他跳下牀來，沿着吱吱發響的地板走了二、三步，低頭瞧瞧他的向外蹺起的足趾，突然覺得他的腳的外形有趣，他微笑，以他的裸露的腳跟頓着地板，一頓再頓，這就造成了一種發噤的跳舞的步伐。「這靈巧不靈巧？」他問，他的小眼睛閃爍着。路卡希卡淡淡地微笑。「回哨兵線去嗎？」老人問。

「我帶 chikhir 來了，我們在哨兵線上的時候，我答應送給你的。」

「願基督拯救你！」老人說，他拿起放在地板上的特別寬大的褲子和他的 *besmet*，穿在身上，用一根帶子往腰間一束，從一個泥壺裏倒些水在手上，在那舊褲子上擦着手，用半段木梳梳光他的鬚鬚，然後站在路卡希卡的面前。「準備好了，」他說。

路卡希卡拿了一個杯子，擦乾淨，斟滿酒，遞給老人。

「祝你康健！向聖父聖子致敬！」老人說，莊嚴隆重地接受那酒杯。「祝你獲得你所盼望的，祝你常做英雄，得到十字勳章。」

背誦了一段祈禱，路卡希卡也喝了一點兒酒，然後將酒放在桌子上。老人站起身來，取出一些乾魚，放在門檻上，在那裏用木棒把魚打得軟了，然後用他的多老繭的手把魚放在一隻藍盤子裏（他的唯一的盆子）然後擺在桌子上。

「我所需要的我都有。我有糧食，謝謝上帝！」他驕傲地說。「哦，莫西甫怎麼樣？」他接着說。路卡希卡，顯然希望知道老人的意見，便告訴他這位長官如何問他把槍硬要了去。

「不要捨不得這枝槍，」老人說。「要是你不給那枝槍，你不會得獎的。」

「可是他們說，老爹，還沒成爲哥薩克騎兵時，得到的獎是小的；而且那槍是一枝好槍，一枝克里米亞槍，值八十個盧布呢。」

「噯，讓它去吧！我跟一個長官有過一場類似的爭吵：他要我的馬。『給我馬，我就給你做軍旗手，』他說。我不肯，我就什麼都沒得到！」

「是的，老爹，可是你瞧我得買一匹馬；據說在河對岸沒有五十盧布就買不到一匹馬，而母親還沒賣掉我們的酒哩。」

「噯，我們不愁的，」老人說；「愛羅希卡老爹在你這個歲數，已經從諾該人那裏偷了成羣的馬，把牠們趕過突雷克河來了。我們時常將一匹好馬換一夸脫酒或是一件大衣。」

「爲什麼那末便宜？」路卡希卡問。

「你是一個傻瓜，一個傻瓜，馬克，」老人鄙夷地說。「啊，既然是偷來的，就不能斤斤較量了啊！至於你，我料想你連看還沒看見過人家怎樣偷趕掉一羣馬吧？你爲什麼不說話？」

「說什麼話呢，老爹？」路卡希卡回答。「好像我們不是你過去那樣的人。」

「你是一個傻瓜！馬克，一個傻瓜！不是那樣的人！」老人反斥他，模仿着哥薩克少年的語調。  
「我在你的年紀，決不是那種哥薩克。」

「你那時是怎樣的呢？」路卡希卡問。

老人鄙夷地搖搖頭。「愛羅希卡老爹是單純的，他什麼都不吝嗇！這就是我是全吉契尼亞的人們的 kumak 的緣故。一個 kumak 會來拜訪我的，我會給他喝伏特卡，使他快樂，護他和我同睡；當我去看他時，我會拿給他一件禮物——一把刺刀！是這樣的作法，並不像現在你們那樣：現在的小伙子們惟一的娛樂是噓葵花子，吐出殼來！」老人鄙夷地說完他的話，模仿着現在的哥薩克人噓葵花子，吐出殼來的樣子。

「是的，我知道的，」路卡希卡說；「真是這樣的！」

「要是你希望做一個道地的人物，做一個勇士，不要做一個農民！因為，即使是農民也能『買』一匹馬——付錢取馬。」

他們沈默了片刻。

「哦，老爹，在村子裏和哨兵線上，當然都是無聊的：可是要找一點娛樂，沒有地方好去呀。我們的人全是懦弱的。舉那柴爾卡做例子吧。有一天，我們到韃靼村去，琪萊可汗要我們到諸該去弄些馬，卻沒有一個人去；我一個人怎樣能去呢？」

「那末老爹如何？你以為我完全老朽了嗎？……不，我是不老朽的，給我一匹馬，我立刻就到諾該去。」

「胡說亂道有什麼用處！」路克說。「你還是告訴我怎樣同琪萊可汗打交道的好的。他說，『只要把馬帶到突雷克河，即使你帶了一大羣馬，我也有地方安置牠們。』你瞧，他也是一個剃光頭的韃靼人，——叫人怎麼相信他呢？」

「你可以信任琪萊可汗，他的親屬全是好人。他的父親也是一個忠實的 kunak。可是聽老爹的話，我不會教錯你的：叫他發一個誓，這就行了。要是你和他同走，時時要準備好你的手槍，尤其是在分馬匹的時候。有一次，我險些兒就這樣的叫一個吉契人殺死了。我要他十個盧布一匹馬。信賴是應該的，可是不要不帶槍睡覺。」

路卡希卡專心地傾聽老人說話。

「我說，老爹，你有虎耳草嗎？」他停了一下問道。

「不，我一根也沒有，可是我要教你怎樣去弄到它。你是一個好孩子，不會忘記老人的。……要我告訴你麼？」

「告訴我，老爹。」

「你識得烏龜嗎？牠是魔鬼，烏龜是魔鬼。」

「我當然識得的！」

「尋出牠的窠，用柵欄圍住，使牠不能進去。哦，牠要來的，繞着柵欄轉，於是牠就會去找虎耳草，帶着虎耳草來，把柵欄毀了。無論如何，第二天早晨及時而去，在柵欄塌毀的地方，你便可以找到虎耳草。隨便你到什麼地方去，都帶上這個草。這就沒有鎖和門門能阻止你了。」

「你自己試過嗎，老爹？」

「至於試驗，我倒沒試過，但我是可靠的人告訴我的。我只用過一種魔術。那便是騎上馬的時候念『朝山咒』；因此，從來沒有人殺死我！」

「什麼是『朝山咒』，老爹？」

「啊，你不知道嗎？唔，怎樣的人啊！你請教老爹是對的。哦，聽着，跟我念吧：

「嗨！你們住在西昂的人，

這是你們的國王，

我們的駿馬我們將要坐上，

沙福尼亞哭着。

柴卡列司講着，

朝山者老爹，

對於人類永遠愛着。」

「……永遠愛着，」老人背誦道。「現在你知道了嗎？試試看。」

路卡希卡笑了。

「唔，老爹，那就是阻止人家殺你的嗎？或者這只是碰巧罷了！」

「你太聰明了！你把它學會，念它。這不會害你的。哦，要是你念了『朝山咒』，這就成了，」老人自己開始大笑。「可是還有一樁事情！路克，你別到諾該去！」

「爲什麼？」

「時代變了。你們不是同樣的人了。你們已變成無用的哥薩克人了！你瞧多少俄羅斯人到我們這裏來了。你們會叫人關進監牢去的。真的，放棄這件事吧！你們還能幹這個！乾契克和我，我們常常……」老人快要開始他的講不完的故事之一了，但路卡希卡瞥視窗子，打斷了他的話。

「天已大亮了，老爹。是該走的時候了。改日來看我們。」

「願基督拯救你！我要到那軍官那裏去了；我答應帶他去打獵。他似乎是個好人。」

## 十七

離了愛羅希卡的屋子，路卡希卡到家裏去。當他回家時，溼淋淋的晨霧正從地上升起，籠罩村

莊。雖然見不到牲口，但是可以聽見牠們在四面八方開始騷動了。雄雞再接再厲地互相啼喚。空氣正在漸漸澄清，村人正在起身。非走到近處，路卡希卡不能辨見他家院子裏的全被露水沾溼了的籬笆，屋子的門廊，和敞棚。從瀰霧的院子裏，他聽到斧頭劈柴的聲音。路卡希卡走進屋子。他的母親已經起身，站在爐竈邊，向竈內丟着木柴。他的小妹妹仍舊睡熟在牀上。

「哦，路卡希卡，玩夠了吧？」他的母親柔和地問。「你在哪裏過夜的？」

「我在村子裏，」她的兒子不情願似地回答，伸手取他的槍，脫去布套子，仔細地檢點。他的母親搖搖頭。

路卡希卡倒一點兒火藥在藥池上，取出一隻袋子，從袋中取出一些空的彈藥筒，開始謹慎地在每一個筒裏塞進一顆用破布包裹的子彈。然後用他的牙齒試驗那些裝滿的彈藥筒，一一檢點過了，他纔放下袋子。

「我說，母親，我告訴過你，這些袋要補一補了，補好了吧？」他問。

「唷，是的，我們的啞女孩昨夜在補什麼東西的。啊，是你回到哨兵線去的時候了麼？我還是剛見到你的面呢？」

「是的，我一準備好就得走了，」路卡希卡回答，一面包着火藥。「我們的啞子在哪裏？在外面嗎？」

「在勞柴吧，我想。她老是對你生氣。『我不會看見他了！』她說。她像這樣的將手按在臉上，舌頭啞啞作聲，把手壓在心口上，像在說——『悲傷呀。』要喊她進來嗎，關於那 Abrek 的事，她完全明白的。」

「喊她吧，」路卡希卡說。「我有一些羊脂在呢；拿來：我的劍必需上油了。」

老婦人走出去，幾分鐘後，路卡希卡的啞姐姐走上咯吱作響的臺階，進入屋子。她比她的弟弟大六歲，若不是由於她的臉底呆鈍而粗俗易變的表情（一切聲子和啞子的常態），她跟他極相像的。她穿一件粗劣的打滿補釘的內衣；她的兩腳赤裸泥污，頭上紮了一塊舊的藍帕子。她底頸子、手臂、臉、壯健得像是一個農夫底。她的服裝和整個外貌顯出她總是在操作男性的苦工。她搬進來一堆木柴，擲在爐竈的旁邊。接着她走向她的弟弟，露出歡樂的微笑，使她的臉孔皺成一團，她撫摩他的肩膀，開始用她的手，她的臉，以及整個的身體，對他作出許多迅速的手勢語。

「的確，的確，司蒂泊卡是了不得！」弟弟回答道，點着頭。「她搬取一切，補綴一切，她真是了不得！喏，這是酬勞；你拿去吃吧！」他從他的袋子裏拿出兩個薑餅給她。

啞女的臉因為愉快而紅光煥發，她開始做出一種奇怪的聲音，表示歡樂。抓到了那個薑餅，她開始更快地做着手勢，時常指點着一個方向，她的粗壯的手指拂過她的眉毛和臉孔。路卡希卡懂得她的意思，不住的點着頭，一面淡淡地微笑。她在告訴他把好東西給女孩子們，女孩子們是歡喜他



的，一個女孩子，瑪莉安卡——女孩中最好的——是愛他的。她迅速地指點着瑪莉安卡家的方向和她的自己的眉毛與臉，吮着嘴唇搖着頭，來表明「瑪莉安卡」。她將她的手壓在胸膛上，吻着她的手，假裝着擁抱某一個人，來表明「愛」。她們的母親回到屋子裏，看見了她的啞吧女兒在「說」的話，搖頭微笑。她的女兒給她看那薑餅，又做出表示歡樂的聲音。

「前天，我告訴烏里脫卡，我要請媒人到他們那裏去，」母親說。「她很以我的話爲是。」

路卡希卡默默地瞧他的母親。「但酒賣的怎樣了呢，母親？我需要一匹馬。」

「我有功夫時要車出去賣的。我必須準備好桶子，」母親說，顯然不希望她的兒子干預家務。

「你出去時，可以看見過道裏有一隻袋子。我從鄰家借來的，給你弄了一些帶回哨兵線去的東西；也許你要我把它放在你的背囊中嗎？」

「好的，」路卡希卡回答。「要是琪萊可汗過河來的話，叫他到哨兵線來找我，因爲我此番要長久不能告假了；我跟他有些事情。」

他開始準備出發。

「我會叫他來的，」老婦人說。「你好像一直是在耶姆卡家裏狂飲。我在夜間出去照着牲口，我想是聽到了你在唱歌的聲音。」

路卡希卡不回答；卻走到過道裏，將他的袋子甩在肩上，束起外套底下擺，拿起槍來，然後在門

口站定了一會兒。

「再會，母親！」當他關上門時他說。「叫那柴爾卡帶一小桶酒給我。我答應弟兄們的，他爲這事要來看你的。」

「願上帝保佑你，路卡希卡。上帝與你同在！我要帶給你一些酒，新桶裏的，」老婦人說，走向籬笆。「可是你且聽我說呀，」她倚在籬笆上接着說。

那哥薩克人便停步了。

「你在這裏已經尋歡作樂過了；那倒沒有什麼壞處。一個年輕人爲什麼不應該樂一下呢？上帝既賜給你幸運，自然不壞。可是要謹慎小心啊，我的兒子。你不要去惹起麻煩。最要緊的，要尊敬你的上司：一個人總得尊敬上司！我決定要賣掉酒，弄筆買匹馬的錢，並且決意給你和那女孩安排好一頭親事。」

「好啦，好啦！」她的兒子回答，皺着眉頭。

他的啞姐姐叫着引起他的注意。她指點她的頭和她的手掌，來表明一個剃光頭的吉契人。於是她皺眉頭，裝着用槍瞄準的模樣，她尖叫，開始急急的哼着搖着她的頭。這意思是路卡希卡應該再打死一個吉契人。

路卡希卡懂得的。他微笑，將他的槍移在他的背後大衣下面，輕快地走着，不久便消失在濃霧

中了。

老婦人，在門口站了一刻兒後，默默地回到屋子裏，馬上開始工作。

## 十八

路卡希卡回到哨兵線去，同時，愛羅希卡老爹呼了他的狗，爬過他家的枝條編成的籬笆，走向奧列寧的住處，從許多房子的背後繞過去（他在出去狩獵或打獵之前，討厭碰到女人）。他看見奧列寧仍在睡覺，連萬紐沙雖然醒了也依舊躺在牀上，四面看看，考慮着是不是起身的時候了，而這個時候，愛羅希卡老爹，槍在肩，全身獵人裝束，已經推開門來了。

「一根棍子！」他用深沈的聲音說，「一個警報！吉契人來攻打我們了！伊萬！給你的主人準備茶炊；你自己起來呀——快！」老人叫喚。「我們是這樣的，我的好人！哦，就是女孩子們也都起來了。你看看窗外，瞧，她去取水了，你們可還在睡覺！」

奧列寧醒來，跳起身來，見到老人，聽到他的聲音，他覺得新鮮和輕鬆。

「快，萬紐沙，快！」他叫喚。

「你那樣是去打獵的麼？」老人說。「別人在吃早飯了，你還在睡覺！廖姆！這裏來！」他呼他的狗。

「你的槍準備好了嗎？」他叫喚，響亮得彷彿有一大羣人在屋子裏。

「是的，的確是我錯了，可是這是沒有辦法的！火藥，萬紐沙，還有填彈塞！」奧列寧說。

「一筆罰金！」老人嚷道。

「Du tay youlay you...」萬紐沙笑着問。

「你不是我們的族類，你的噤哩咕嚕不像我們的話，你這魔鬼，」老人對萬紐沙吆喝，露出了他的殘缺的牙齒。

「初次犯過是必需饒恕的，」奧列寧玩笑地說，拉上他的長統靴。

「初次犯過，不妨饒恕，」愛羅希卡答道，「但要是你下次再睡失聰，你得罰一桶 chikhir。天一熱，你就找不到鹿了。」

「即使我們找到牠，牠也比我們聰明，」奧列寧說，重覆着昨晚老人所說的話，「而且你騙不了牠！」

「好，你說笑話就是了！你先打死一隻，然後你纔可以說話啊。趕緊吧！瞧，主人自己來看你了，」愛羅希卡接着說，望着窗外。「瞧他怎樣的打扮啊。他穿了一件新外套，叫你知道他是一個軍官。啊，這些人，這些人啊！」

一點也不錯，萬紐沙進來通報了：房主人希望見見奧列寧。

「Tarjan!」他意味深長地說，預先將這拜訪的意義警告他的主人。跟隨着他，房主人，穿一件新的雪加西外套，肩上一條軍官的綬帶，著一雙光亮的靴子（在哥薩克中是十分稀罕的），走進房間來了，身體搖搖擺擺的，祝賀他的房客的平安到達。

軍旗手伊利亞·華西里區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哥薩克人。他會到過俄羅斯本部，是一個聯隊學校的教員，而最主要的是，他是高貴的。他希望顯得高貴，不過從他的古怪的假斯文，他的裝腔作勢，他的自以為了不得，以及他說話的怪樣子，人們不由得覺得他實在是跟愛羅希卡老爹完全一式一樣的。這，也能明顯地見之於他的日灼的臉，他的手，和他的紅鼻子。奧列寧請他坐下。

「早安，伊利亞·華西里區大爺，」愛羅希卡說，擡起身來（或者是奧列寧彷彿覺得如此）譏諷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早安，老爹，你倒已經在這裏了，」軍旗手說，不經意的點了一點頭。

軍旗手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人，養了一撮灰白的尖尖的鬚鬚，瘦得皮包骨，但就他的年紀而言，他倒是漂亮而很神清氣爽的。來看奧列寧時，顯然他恐怕被當做普普通通的哥薩克人，並且要讓奧列寧開頭就感到他的重要性。

- ① 錯誤的法語，推測起來，大概是：「你要喝點茶嗎？」（譯者）  
② 法語：錢呀！（譯者）

「他是我們的埃及的掌錄，」他指點着老人對奧列寧談論，露出一種自我滿足的微笑。「在主要面前的一個英勇的獵戶！他在各方面都是我們的第一等的好手。你已經欣然和他結識了吧。」

愛羅希卡老爹望着他潮溼的生皮鞋裏的兩腳，對於軍旗手的能力與學問，他沈思地搖頭，自言自語的囁咕道：「『及的寧維錄！』他真會杜撰！」

「是的，你瞧，我們正想去打獵呢，」奧列寧回答。

「是的，先生，正是如此，」軍旗手說，「可是我有點小事情同你談談。」

「你有何見教呢？」

「因為知道你是一個紳士，」軍旗手開言，「而且我明白我自己也是忝為軍官階級的人，因此我們可以像紳士般的時常進步地磋商，……」（他停頓，微笑着瞧瞧奧列寧和老人。）「但假使你要得到我的允許，那末，因為我的妻是我們這階級中的一個愚蠢婦人，她不能完全明白你昨天所說的話。所以，我的房子本可租給聯隊的副官，要六個盧布一月，馬廄不在其內；但我總可以讓你免費借用馬廄。不過，既然你要租房子，那末，我自己既忝為軍官階級的人，不妨以本地的一個居民的資格，私人來同你議定一切，並不按照我們的習俗，卻處處依照條件……」

「說得明白清楚些……」老人咕嚕道。

軍旗手繼續用同一的口吻，說了好久。最後，費了最大的勁，奧列寧纔弄明白了軍旗手的話，知

道他願意把房間租給奧列寧，要六個盧布一月的租金。後者欣然同意，斟給他的拜訪者一杯茶。軍旗手沒接受。

「根據敝地的習俗，我們以為從一隻『世俗的』的杯中喝茶是一種罪孽。」他說。「雖則，當然，以我的教育，我是可以瞭解的，但我的妻子，由於她的人類的弱點……」

「那末，你不要不要喝些茶呢？」

「要是你允許我，我就拿我自己特置的杯子來，」軍旗手回答，走到外邊門廊裏。「拿我的杯子來！」他喊道。

不到一會兒，一隻穿了印花袖子的年輕的日灼的手臂伸了進來，手中捏着一隻杯子。軍旗手走過去，接過杯子，對他的女兒低語了一些話。奧列寧爲軍旗手倒茶在他自己「特置」的杯內，爲愛羅希卡倒茶在一隻「世俗的」杯內。

「無論如何，我不願意耽擱你，」軍旗手說，燙痛着嘴唇把他的那杯茶一飲而盡。「我對於釣魚也有一大嗜好，我在這裏，說起來，正是爲了要休養纜請假的。我也有試試命運的欲望，看『突雷克

① 教師在這裏故意寬弄他的學問了。寧錄的典故出創世紀第十章：「古實又生寧錄，他爲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雄的獵戶。……」

（譯者）

河的贈品」<sup>①</sup>是否我也落到一份。我希望你也要來看我們，喝一點兒我們的酒，按照我們村裏的習俗，」他添補說。

軍旗手鞠躬，和奧列寧握手，走出去了。當奧列寧準備出發之際，他聽見軍旗手用一種權威的明白的聲調，在吩咐他的家裏人，幾分鐘後他看見他在窗下走過，穿一件襤褸的外套，褲子捲到膝蓋上面，一個魚網甩在肩上。

「一個壞東西！」愛羅希卡老爹說，喝乾了他的「世俗的」杯子。「你當真要付他六個盧布嗎？這樣的事情哪裏聽見過？兩個盧布人家就肯把村中最好的屋子租給你了。簡直是畜牲啊！哦，三個盧布我就肯把我的屋子租給你！」

「不，我要住在這裏，」奧列寧說。

「六個盧布！……明明白白這是一個傻瓜出的錢。唉，唉，唉！」老人回答他。「讓我們喝點 chihir, 伊萬。」

爲了準備上路，吃了一些點心，喝了一點伏特卡酒，這以後奧列寧和老人便一同出發，還不到八點鐘。

他們在柵門口碰到一輛貨車，車上套着兩條公牛。瑪莉安卡，頭上白帕子直裹到眼睛邊，內衣上罩着外套，穿着長統靴，手中拿一根長長的枝條，正穿着牛角上的繩子。



「媽咪，」老人說，假裝要抓住她。

瑪莉安卡對他揮舞她的枝條，用她的美麗的眼睛歡樂地瞅視他們兩個人。

奧列寧更覺中心輕快。

「那末，來吧，來吧，」他說，把他的槍往肩上一擔，心裏明白女孩子的眼睛在看他。

[Geo npi] ② 瑪莉安卡的聲音在他們的背後響着，接着是轉動的車子的軋轆聲。

他們在村莊背後草原中的路上行走之際，愛羅希卡一直不斷的說着話。他忘不了那軍旗手，老是罵着他。

「你爲什麼對他這樣的生氣？」奧列寧問。

「他是吝嗇的。我不歡喜這種行爲，」老人回答。「他死時一切都要留下的！那末他爲了誰積蓄錢呢？他造了兩幢房子，他打了一場官司，從他兄弟手裏弄來了第二個花園。他這狗東西會舞文弄墨！許多人從別的村莊趕到他這裏來請他辦理文件。他怎麼寫，事情就怎麼發生。他弄的精密得很。可是他爲誰積蓄錢呢？他只有一個男孩子和那個女孩子，她出嫁了還留給誰呢？」

「那末，他在爲她的嫁妝積錢呢，」奧列寧說。

① 萊芒托夫的一首詩的題目。（英譯者）

② 驅牲口的用語——走快些。（譯者）

「什麼嫁粧？她有人追求，她是一個好女兒。但他是一個魔鬼，他一定還是要把她嫁給一個有錢的人的。他要從她身上弄一筆的。譬如路克，一個哥薩克人，我的鄰居，也是我的侄子，一個出色的小夥子。打死那吉契人的就是他。——他向她求婚求了好久，他只是不肯答應。他一面再再而三的推託。『女孩兒太年輕，』他說。可是我知道他在想什麼。他要使他們一直對他卑躬屈節。他恬不知恥地在利用這女孩子呢。他們終究會把她弄去給路卡希卡的，因為他是村中最優秀的哥薩克人，一個勇士，他打死了一個 Apret，將要得到一個十字勳章。」

「但這是怎麼回事呢？昨夜我在院子裏走來走去時，我看見我的房東的女兒在跟一個哥薩克人接吻，」奧列寧說。

「胡說八道，」老人停下步來嚷。

「我賭咒不是說謊，」奧列寧說。

「女人都是鬼靈精，」愛羅希卡說，沈思着。「可是那哥薩克人是怎樣的個人？」

「我看不清楚。」

「他戴的哪一種帽子？一隻白的嗎？」

「是的。」

「一件紅外套嗎？跟你差不多高嗎？」

「不，比我高一點兒。」

「就是他呀！」愛羅希卡哈哈大笑。「就是他，就是馬克。他叫路克，但我爲了好玩，叫他馬克。的確，就是他呀！我愛他。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提防她們有什麼用？我的愛人常跟她的母親和嫂嫂同睡，但我總有法子進去。她總是睡在樓上，她的母親，那婆娘是個十足的惡鬼；她恨透了我。好，我常跟一個知友同去，他叫乾契克。我們到了她的窗下，我爬上他的肩膀，推開窗子，開始摸索。她總就躺在那兒的一隻長櫈上。有一次，我弄醒她，她幾乎叫了起來。她沒認出我來。「誰呀？」她說，我可不能回答她。她的母親甚至開始動彈了，但我拿下我的便帽，把它塞在她的嘴裏；她看見帽子上的線縫，馬上明白了，她便奔來就我。那時我總不缺少什麼。她總會帶來乳酪塊、葡萄和一切東西的，」愛羅希卡說（他老是從實惠的觀點解釋事物），「而且她也並非惟一和我相好的女人。這纔是生活呢！」

「現在怎樣呢？」

「現在我們要跟這狗，看見有野雞棲息在樹上，你就可以放槍了。」

「你會親近瑪莉安卡嗎？」

「注意我們的狗。今天夜裏我再來告訴你，」老人說，一面指點他寵愛的狗，廖姆。

停了一會兒，他們又繼續說話，這時他們已走了一百步光景，可是老人又停步，指點着一根橫在

小徑上的樹枝。

「你對那樹枝怎樣想法？」他說。「你以為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這根樹枝這樣躺着是不好的。」

「爲什麼這是不好的？」

他微笑。

「啊，你什麼都不知道。你且聽我說，當一根棒像這樣的橫着時，不要跨過它，卻繞過它，或是這樣的把它扔開，並且說『聖父聖子聖靈』，於是禱告着向前走。你就平安無事了。這就是老人們常常教我的辦法。」

「算了吧，真是胡說八道，」奧列寧說。「你不如再說些關於瑪莉安卡的事給我聽聽。她跟路卡希卡要好嗎？」

「噓！……現在別做聲，」老人又用一種低語打斷他。「你聽着，我們得繞道走進樹林。」

於是老人踏着他的柔軟的鞋子，悄悄地行走，領導着由一條狹窄的小徑進入濃密、荒野、茂盛的森林。他時而皺着眉頭，回過頭來望望奧列寧，奧列寧的厚重的靴子嚓嚓咯咯發響，他漫不經意地肩着槍，槍桿幾次三番地觸在橫生在小徑中的樹枝上。

「不要弄出聲音來。輕輕地走，兵士！」老人憤憤地低語。

空氣中有太陽已經昇起的感覺。霧正在消溶，但仍舊籠罩樹頂。森林看上去可怕地高聳。景象步步變化：曾經像是一棵樹的，證實是一叢灌木，而一枝蘆荻又看上去像是一棵樹。

## 十九

〔霧一部份已經消散，露出了潮溼的蘆葦屋頂，霧正轉化成爲露水，沾溼了大路和籬邊的青草。到處有炊煙從煙囪中升起。人們正在走出村莊，有的去工作，有的去河邊，有的去哨兵線。這兩個獵人一塊兒沿着潮溼的青草叢生的小徑行走。獵狗們搖着尾巴，瞧着牠們的主人，在主人們的兩旁奔跑。無數蚊蚋浮游空中，追逐獵人們，掩蓋着他們的背脊、眼睛和手。空氣中充滿青草的芬香和森林的潮氣。奧列寧不斷的張望着牛車，瑪莉安卡正坐在車中用一條長鞭子驅策着牛。〕

一切是寧靜的。從村莊裏來的聲音起初是聽得見的，現在再也傳不到獵人處了。只有狗在荆棘中穿過時，喀喇作響，以及鳥兒偶爾互相啼喚的聲音。奧列寧知道森林裏有危險潛藏，Abrela常常躲在這種地方。但他也知道，在森林中，對於一個徒步的人，一枝槍是一大保護。倒不是他在害怕，但他覺得別人處在他的境地是要害怕的。向潮溼瀰霧的森林內望着，以緊張的注意諦聽着稀少而微弱的聲音，他把他的槍換個手，體驗到一種新鮮的愉快之感。愛羅希卡老爹在前行走，停着步仔細地察看凡有野獸留下雙重足跡的溼地，並且指點給奧列寧看。他簡直不大開口，只是偶爾低聲悄

語。他們循跡而行的路，是曾經一度由貨車碾出來的，但是青草早已長滿在上面了。他們兩旁的榆樹和楓楊樹的林子十分濃密，又爬滿了蔓生植物，所以不能透過林子看到什麼東西。幾乎每一棵樹從頂到根都被野葡萄藤所環繞，而黝黑的荆棘的叢莽，濃密地蓋滿了大地。每一小塊空地上都長滿了烏莓的叢簇和灰白色的羽毛似的蘆葦。有幾個地方，大塊的蹄痕和雉雞的小小的煙囪型的足跡，由小徑而入於叢莽。這未經牛羊踐踏過的樹林的生長底活力，在在都使奧列寧驚訝，因為他從來沒看見過這樣的景象。森林，危險，老人和他的神祕的低語，瑪莉安卡和她的男子氣的直挺挺的儀態，以及山嶺——這一切於他彷彿全像一個夢。

「一隻野雞歇下來了，」老人低聲說，向四面瞧瞧，將他的便帽拉下來蓋住他的臉——「遮住你的臉！一隻野雞！」他憤憤地向奧列寧揮動他的手臂，幾乎是爬行似的向前走去。「他是不歡喜人的嘴臉的呀。」

奧列寧仍然落在他的後面，當老人停下步子，開始仔細端詳一棵樹時。一隻雄野雞在樹上向那對牠吠叫的狗咕咕的啼；於是奧列寧看到了那野雞；但那時候，一下爆裂聲，像是砲轟，從愛羅希卡的碩大的槍裏發出來了；那鳥撲起來，掉下一些羽毛，跌在地上了。走向老人之際，奧列寧驚起了另一隻野雞，他舉起槍來，瞄準，射擊。那野雞急遽地飛起來，觸着了樹枝，像一塊石子似的掉在地上了。

「好手！」老人笑着說（他自己不能射中一隻飛鳥）。

抬起了野雞，他們向前行進。奧列寧，被這運動與稱贊所激動，不斷的對老人談論着。

「住嘴！這兒來，」老人打斷他的話。「我昨天在這裏看到鹿的足跡。」

轉入叢莽，走了三百步左右之後，他們匍匐而行，進入一片蔓生蘆葦的隙地，隙地一部份陷在水裏。奧列寧跟不上老獵人，而愛羅希卡老爹驀的在二十步前俯下，點着頭，用他的手臂招呼着。奧列寧走近時，看見老人正指點着一個人的腳印。

「你看見嗎？」

「看見的，怎樣？」奧列寧說，他竭力儘可能的說得平靜。「一個人的腳印呀！」

庫泊的「探險者」①，山上的 Abrams，這些念頭不由自主地閃過他的心頭，但是看到老人前進時的神祕態度，他不敢去問他了，始終疑惑着這種神祕是由於對危險的恐怖，還是由於有獵物在前。

「不，那是我自己的腳印，」老人平靜地說，並指着一簇青草，青草裏正可以辨見一行獸跡。

老人向前行進，奧列寧跟他駢肩而行。往下行到二十步外較低的地方，他們遇見一棵覆蓋的梨樹，樹下黑色的地上，躺着一堆某種野獸新屙的屎。

① 美國小說家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61) 以寫初期殖民者拓荒的故事出名，「探險者」是其中的一種。

這塊地方布滿了野藤蔓，像一個安適的涼棚，黑暗而清涼。

「牠今天早晨在這裏耽過的，」老人歎了口氣說；「這獸穴還是溼的；十分新的。」

突然他們聽見一陣可怕的喀喇聲，發自離他們站立地方十步左右的樹林中。他們全吃驚而抓住他們的槍，但他們看不見什麼，只聽見樹枝折斷的聲音。律動的急促的蹄聲，一時傳進耳來，然後又化成一種空虛的隆隆聲，愈來愈遠的揚開去，穿過樹林回響着，音圈逐漸擴大。奧列寧覺得他的心裏彷彿什麼東西折斷了。他探視蒼翠的叢莽，仔細地，然而無效地，隨後便轉向老人。愛羅希卡老爹，他的槍點緊在他的胸膛上，一動也不動地站着，他的便帽向後推倒，他的眼睛閃着一種異常的光彩，他的嘴張開，露出黃黃的殘缺的牙齒，似乎僵化在這樣的姿態中了。

「一隻有角的鹿！」他囁咕說，在失望中擲下他的槍，他開始拉他的鬚鬚。「牠就站在這裏！我們應該從這條小路兜過來的。傻瓜！傻瓜！」他將他的鬚鬚憤憤的一拉。「傻瓜！豬獾！」他重複說，痛苦地拉他自己的鬚鬚。好像有什麼東西正在霧中穿過樹林奔逃，而且可以聽到鹿的疾馳的聲音遠了，更遠了。

當奧列寧和老人，饑餓的，疲倦的，然而充滿生氣的，回來時，已是黃昏了。晚飯已經預備好了。他跟老人一起吃喝，直至他感覺暖和而歡樂。奧列寧於是跑進門廊。又是西方的山嶺聳現在他眼前。又是老人講着他底關於打獵，Abreha，情人，以及一切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生活底永遠不完



故事。又是美麗的瑪莉安卡來來往往經過院子，她的內衣勾勒出了美麗的處女的強壯的身體。

## 二十

第二天，奧列寧獨自一個到他和老人把鹿驚走了的地方去。他並不繞道穿過柵門，卻像大家一樣爬過多刺的籬笆，在他還來不及把鉤住在荆棘上的外套拉出來時，他的奔在前面的狗，已經驚動了兩隻野雞。他剛踏入荆棘，每跨一步就有野雞開始飛起來（昨天老人沒把這個地方指給他看，因為他想留為設幔射獵之用）。奧列寧開了十二槍，打死了五隻野雞，但在荆棘中攀援着追逐牠們，他弄得十分疲倦，一身的汗。他叱開他的狗，拉開槍機，在沙丸中間裝進一顆子彈，用他的雪加西外套的大袖子拂開蚊蚋，他慢慢地走向他們昨天耽擱的地方。然而要抑止獵狗是不可能的，牠尋得出那小徑上的足跡，於是奧列寧又打死了兩隻野雞，因此又耽擱了一下，所以在他開始找着他所找尋的地方之前，天已近中午了。

天是十分澄澈、寧靜、和炎熱的。甚至在森林裏，早晨的溼氣也已經乾掉了，無數的蚊蚋簡直蓋滿了他的臉，他的背，和他的手臂。他的狗由黑色變為灰色，因為牠的背上布滿了蚊蚋，奧列寧的外套亦然如此，蟲子們穿過外套，將牠們的針刺進去。奧列寧差不多要退避三舍了，他覺得夏天住在這種村莊裏是不可能的。他想回家了，但想起別人居然有法子忍耐這樣的苦痛，他也就決意忍受。

索性讓牠們來吞噬了。說也奇怪，到了中午時分，這感覺竟變成真正愉快的了。他甚至覺得，若是沒有了這環繞他的充滿蚊蚋的氛圍，沒有了他的手塗滿在他臉上的蚊蚋與汗水混合成的漿糊，沒有了渾身不斷的刺痛，那森林對他就會失掉某種特色和魔力。那些無數的昆蟲是這樣的適合於那畸形地茂盛的野生植物，那些充滿樹林的鳥獸之羣，那黑沈沈的樹葉，那鬱熱味的空氣，那些從突雷克河各處滲透過來的、以及那在懸垂的葉子下到處汨汨作響的渾濁的溪流，因而那起初於他是可怕和難堪的東西，現在似乎也是愉快的了。在昨天他們找到過野獸的那地方兜了一下，找不着什麼東西，他覺得要想休息了。太陽正在樹林的上面，不論他進入隙地或是走上大路，它的直射的光線總是傾瀉在他的背上和頭上。七隻沈重的野雞痛苦地曳在他的腰部。找到了昨天的鹿的足跡，他在一棵灌木下爬進叢莽，恰巧是那鹿躺過的地方，他便在獸穴中躺下了。他檢視環繞他的黑幽幽的樹葉，被鹿汗沾溼的地方，昨天的屎，鹿膝的印痕，鹿踢起的黑土，和昨天他自己的足跡。他感到涼快而舒適，不想也不希望什麼了。突然，他被一種無緣無故的歡樂和對於萬物的愛底十分奇怪的感情所壓倒，他就按照他幼年的老習慣，開始劃着十字，感謝着某個人，突然，非常明白清楚的，他想：「這裏是我，特米脫里·奧列寧，一個完全與衆不同的人，現在獨自一個人躺着，在天知道什麼地方，——一隻鹿常常居住的地方——一隻老鹿，一隻美麗的鹿，牠或者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在一個地方，那兒從沒有人類坐過，或想過這些思想。我坐在這裏，我四周矗立年老的和年輕的樹木，其

中有一棵飾着野葡萄藤，而野雞正在鼓翼，互相追逐着，或者嗅着了牠們的被謀害的弟兄們。」他摸摸他的野雞，檢點牠們，將他手上的熱血擦在他的外套上。「或者胡狼嗅到了牠們，懷着不滿的臉色往另一個方向走掉了：在我的上面，蚊蚋們在空中浮游，嗡嗡的叫，飛入樹葉之間，樹葉於牠們似乎是碩大的島嶼呢。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一百個，一千個，一百萬個蚊子，牠們都在嗡嗡着這些或那些事情，每一個蚊子都是和其餘的一切蚊子分離的，正如我自己那樣的一個分離的特米脫里·奧列寧。」他生動地想像蚊蚋嗡嗡的話。「這裏來，這裏來，弟兄們！這裏有一個我們能吃他的人呢！」牠們嗡嗡的叫，黏附着他。他看來明明白白的：他不是一個俄羅斯貴族，一個莫斯科社交場中的人，某某和某某的朋友與親戚，只是這樣的一個蚊子，或是野雞，或是鹿，就像那些生活在他四周圍的東西。「正如他們，正如愛羅希卡老爹，我生存一會兒便要死去，而且真如他所說的，青草將要生長，此外什麼都沒有。」

「但即使青草生長又有什麼關係呢？」他繼續思索着，「我仍舊要生活，要幸福，因為幸福是我所渴望的一切。不管我是什麼——跟其餘的動物一樣的一個動物，青草將要生長在牠的上面，此外什麼都沒有；或是一個軀體，其中有點兒會是上帝種下的根苗，——我仍要以最好的方式生活，那末我一定要怎樣生活纔幸福呢，爲什麼我以前不幸福呢？」他開始回想他過去的生活，他覺得厭惡自己。他覺得自己以前是可怕地苛刻和自私，雖然他現在明白在當時他確實不需要什麼。他環顧被

日光照透的樹葉，夕陽，澄澈的天空，於是他覺得就像剛纔一樣的幸福。「爲什麼我是幸福的，我一向爲了什麼而生活？」他想。「我爲我自己，待人多麼刻薄；我打算得多精明，可是除恥辱和悲哀外，什麼也沒有得到！可是現在，我並不需要什麼而就能得着幸福；」突然，一道新的光明似乎對他顯示出來了。「這便是幸福，」他對自已說，幸福是在於爲別人而生活。那是顯明的。人人內心都有要求幸福的慾望，所以這是合理的。當人企圖自私地企圖滿足這個慾望時——那便是，爲自我追求財富、名譽享樂或是愛情——或許會發生境遇上的變化，使這些慾望的滿足成爲不可能。由此可知，不合理的是那些慾望，並不是對幸福之需要。但什麼慾望可以不問外在的環境而常常滿足？它們是什麼？愛，自我犧牲。「當他發見這一點他看來彷彿是新的真理時，他是這樣的快樂和興奮，以致跳了起來，急於開始尋找一個人爲他犧牲自己，待他好，愛他。」人自己既不需要什麼，「他不斷地想着，「爲什麼不爲他人而生活呢？」他拿起他的槍，想要快點回家參悟個透澈，並且找個機會作善事。他從叢莽中擠出來。當他進入那隙地時，他向四周看望；不再見到太陽在樹頂之上了。天氣變得更加涼快，他覺得這地方十分新奇，不像環繞村子的郊野了。萬物似乎變化了——天氣與樹林的性狀；天空裹在雲霧之中，風在樹頂上簌簌的響，除了蘆葦和垂死的斷下的樹木，周圍什麼都不見。他呼他的狗，狗奔開去追野獸了，他的聲音回響過來，如在荒原之中。突然，他被一種不可思議底可怕的感覺抓住了。他變得驚懼。他記起 *Abelak* 和他所聽到的謀殺，他刻刻都在想會有一

個 Abrek 從灌木後面跳出來，於是他就不得不爲保衛自己的生命而戰死，不然就是一個懦弱的人了。他想起上帝和死後的生活，他好久沒有想到他們了。周圍的一切，是那同樣陰沈、嚴酷、野蠻的大自然。「爲自己而生活是值得的嗎？」他想，「你隨時會死去，沒做任何善事而死去，因此沒有人會知道。」他朝着他，以爲村莊所在的方向走去。他不再想到他的狩獵；但他感覺疲倦得要死，懷着非常的注意力，幾乎是懷着恐怖，他向四周偵視每一棵灌木和樹木，刻刻害性着上帝要召他去敘述他的一生。亂走了好些時候，他遇到一條溝，溝中流着來自突雷克河的寒冷的多沙的水，爲了不再走入歧途，他決意緣溝而行。他向前行走，不知道這溝渠會領他到什麼地方去。突然，他後面的蘆葦喀喇發響了。他顫抖，抓住他的槍，接着，他自己覺得難爲情了，原來那過於興奮的狗，吃力地喘息着，投入溝中冷水內，正在祇喝着水！

他也喝了一點水，於是隨了狗所歡喜走的方向行去，以爲這狗會領他回到村子裏去。但雖有獵狗作伴，環繞着他的萬物似乎更加淒涼了。樹林變得更加黑暗，風在折斷的老樹頂上越吹越強勁。一些碩大的鳥繞了樹上的巢兒兜圈子，銳聲叫嘯着。植物變得更加稀少了，他頻頻的遇到叢叢的蘆葦，精光的滿是獸跡的沙地。在風的呼嘯之上，又加上了一種不愉快的單調的號吼。他的精神完全變成陰鬱的了。他用手臂向後面，摸摸他的野雞，發覺落掉了一隻。野雞斷卻而遺失了，只有那流血的前和嘴仍舊拔在他的腰帶上。他感到了以前從來不會有過的恐怖。他開始向上帝禱告，最怕

沒有做什麼良善或慈愛的事就會死掉，所以他希望生，生而完成自我犧牲底一番事業。

## 二十一

突然，彷彿是太陽照進了他的靈魂。他聽見俄羅斯人講話，也聽見突雷克河迅速平穩的流水聲，並且在他前面幾步路的地方，看見了棕色的流動着的河面，河岸與淺灘底暗色的沙土，遙遠的大草原，勾勒在水面之上的哨兵線的瞭望臺，一隻上了鞍子繫在荊棘間的馬，最後是山嶺展開在他面前。紅的太陽在一塊雲霾下出現片刻，牠的最後的光線，沿了河，經過蘆葦，明晃晃地照耀在瞭望臺上，和一羣哥薩克人身上，這羣人中，路卡希卡的生氣勃勃的體態，引起了奧列寧不由自主的注意。

奧列寧覺得，顯然無緣無故的，他又十分快樂了。原來他已到了突雷克河上的尼茲尼·樸羅托茨克兵站，河的對岸便是親俄的韃靼村莊。他先向哥薩克們說話，但還找不到加惠於任何人的口實，他就走進屋子；在屋子裏他也找不到這樣的機會。哥薩克們冷冷地接待他。走進泥屋之際，他點了一枝香煙。哥薩克們並不注意他，第一因為他在吸着一枝香煙，第二因為這晚他們有旁的事情自娛。幾個吉契敵人，被殺死的那 Abrek 底親屬，帶了一個斥候，從山裏趕來贖取屍體；哥薩克們正等待他們的司令官從村莊裏到來。死者的兄弟，高大而端莊，生一撮剪短的染紅的鬚鬚，他的外套和便帽雖然十分襤褸，人卻鎮靜莊嚴像一個王者。他的臉很像死了的 Abrek 的臉。他絕不屈尊

瞧瞧任何人，也從沒瞅過屍體一眼，但在樹蔭中盤膝坐着，一面吸他的短煙斗，一面吐唾沫，偶爾發出一些他的同伴尊敬地靜聽的多喉音的命令。他顯然是一個勇士，從前，曾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中不止一次地遇見俄羅斯人，他們沒有什麼能使他驚異甚至感覺興趣。奧列寧要想走近去瞧瞧屍體，這時死者的兄弟露出冷靜的輕蔑，擡頭從他的眉毛下瞅着他，尖銳地憤憤地說了一些話。那斥候連忙用他的外套遮住死人的臉。勇士臉上的高貴嚴峻的表情引起奧列寧的注意。他開始對他說話，問他來自什麼村莊，但這吉契人瞧也不瞧他一眼，鄙夷地啐口唾沫，轉過身去了。奧列寧因為吉契人不對他發生興趣而十分詫異，他只能將這歸之於這人的愚騷或是不懂俄羅斯話；所以，他轉向那兼當翻譯員的斥候。斥候跟那人一樣襤褸，但並非紅頭髮，卻是黑頭髮，他坐立不定，生着極白的發亮的牙齒和閃閃生光的黑眼睛。這斥候甘心情願地跟他談起話來，還向他要了一枝香煙。

「他們有弟兄五個，」斥候用咕里咕巴的俄羅斯話開言。「被俄羅斯人殺死的，這是第三個，只剩下兩個了。他是一個勇士，一個偉大的勇士！」他說，指點着那吉契人。「當他們打死阿美脫可汗（死了的勇士）時，這人坐在對岸蘆葦中。他完全看見的。看見他被放在小船中擡上岸頭。他在那裏直坐到夜間，他要打死那老人，可是別人不許他。」

路卡希卡走向講話的人，坐下。

「是哪一個村莊的？」他問。

「從那兒山中來的，」斥候回答，指點着突雷克河外的瀟霧的素藍色的山峽。「你認識蘇烏克·蘇嗎？就在蘇烏克·蘇八哩外的地方。」

「你認識蘇烏克·蘇的琪萊可汗嗎？」路卡希卡問，顯然以這相識為驕傲。「他是我的 kunak。」

「他是我的鄰居，」斥候答道。

「他是個好的！」路卡希卡說，顯然很感興趣，開始和斥候用韃靼語講話了。

不久，一個哥薩克隊長和村長騎馬來到，帶了兩個哥薩克侍從。那隊長——新型的哥薩克軍官之一——祝哥薩克們「健康」，但沒有人按照俄羅斯軍隊的習慣，高呼「歡迎！祝大人健康」，只有少數人答以鞠躬。有幾個人，路卡希卡亦在其內，站起來，立得筆直。伍長報告前哨平靜無事。這一切似乎是可笑的：彷彿這些哥薩克人正在演着當兵的把戲。但不久這些官樣文章便讓位給尋常的作風了，而那隊長，他是一個漂亮的哥薩克人，也就像別人一樣，開始流利地用韃靼話和翻譯員講話。他們填寫了一些文件，交給斥候，從他那裏收到了一些錢。於是他們走近屍體旁邊。

「你們裏面哪一個是路克·榕維里洛甫？」隊長問。

路卡希卡脫掉他的帽子，走向前來。

「我已經把你的功績報告給司令了。我不知道這事將有什麼結果。我為你請領一個十字勳章；你當上士還年輕。你識字嗎？」



「我不識。」

「可是你的儀表多麼神氣！」隊長說，又做出司令的派頭。「戴上你的帽子吧。他是從格維里洛甫族的哪一支傳下來的？……那個渾名『大漢』的是不是？」

「大漢的侄子，」伍長答道。

「我知道，我知道。哦，幫一把，幫幫他們的忙，」他說，轉向哥薩克們。

路卡希卡的臉因為歡樂而容光煥發，似乎比平常更加漂亮。他離開伍長，戴上便帽，在奧列寧身旁坐下。

當屍體被搬到小船上時，吉契人的兄弟走下河岸。哥薩克們不由自主地走開，讓他過去。他跳進船，用他的強勁的腿攙離河岸，這時，奧列寧注意到，他第一次投了迅速的一瞥在衆哥薩克身上，接着突厄地問他的同伴的一個問題。後者回答一些話，指點着路卡希卡。吉契人打量他，慢慢的轉過臉去，凝望着對岸。那神情所表現的不是憎恨，卻是冷冷的鄙夷。他又說了些話。

「他在說什麼？」奧列寧問那坐立不定的斥候。

「你們的人打死我們的人，我們的人殺死你們的人。總是這玩意兒，」斥候回答，顯然捏造着謊話，於是跳進小船，笑了笑，露出了他的白牙齒。

死者的兄弟一動不動的坐着，凝望着對岸。他是這樣的充滿了憎恨和鄙夷，河這一邊沒有什麼

能打動他的好奇心。斥候站在船的一端，時而這邊，時而那邊的打着他的槳，熟練地駕駛着船，一面不斷的講着話。船斜渡過河流，愈變愈小，人聲也幾乎聽不見，最後，仍然在望，他們登上對岸，岸上有馬匹站着等候。他們舉起屍體，把屍體放上馬鞍子（雖然馬在躲閃），騎上馬，沿一條經過雜樾村的大路，緩緩馳去，一羣人從村中出來看他們。在河的俄羅斯這一邊的哥薩克人，心滿意足，興高采烈。四面八方都聽到大笑和戲謔。隊長和村長走進泥屋去吃喝自娛。路卡希卡努力使他的愉快的臉上增加一種莊嚴的表情，但終歸徒然，便在奧列寧的身旁坐下，把他的肘支在他的膝上，削着一根木棒。

「你爲什麼吸煙呢？」他假裝好奇地問。「吸煙有好處嗎？」

他顯然是因爲看到奧列寧處身哥薩克間覺得不安和孤獨纔說話的。

「這不過是一種習慣罷了，」奧列寧說。「你問它做什麼？」

「哼，要是我們中的有一個人吸煙，就會發生一場吵鬧！瞧那邊，這裏已離山嶺不遠，」路卡希卡繼續說，「然而你不能到那邊去！你一個人怎樣回去呢？天色暗下來了。我情願領你回去，要是你喜歡。你請求伍長許我請假。」

「一個多麼出色的傢伙啊！」奧列寧想，望着哥薩克人的光亮的臉。他憶起瑪莉安卡，憶起他在門口聽見的接吻，他爲路卡希卡和他的缺乏教養惋惜。「這是何等糊塗的事，」他想，「一個人殺

了另一個人，快樂而自滿，彷彿他做了什麼了不得的事。難道無法叫他明白這是絕無慶祝之理由的嗎？幸福不在於殺人，乃在於自我犧牲啊！」

「啊，夥伴，你還是不再碰到他的好，」一個看見小船駛去的哥薩克人對路卡希卡說。「你聽見他問起你的話嗎？」

路卡希卡擡起他的頭。「我的教子嗎？」路卡希卡說，意思是指那死人。

「你的教子不會站起來了，可是這紅頭髮的是教子的兄弟啊！」

「他自己無恙回去，讓他謝謝上帝吧，」路卡希卡答道。

「你高興些什麼呢？」奧列寧問。「假如你的兄弟叫人殺死了，你會高興嗎？」

哥薩克人以笑着的眼睛看看奧列寧。他似乎已懂得了一切奧列寧想要同他說的話，但他卻不

理會這些顧慮。

「哦，那樣的事也有的啊！我們的人不是也時常被殺的麼？」

## 二十二

隊長和村長騎馬而去了；奧列寧爲了取悅路卡希卡，和避免一個人穿過樹林走回去，請求伍長許可路卡希卡請假，伍長便答應了。奧列寧以爲路卡希卡要去馬莉安卡，他也樂於同這樣一個容

貌可人愛好交際的哥薩克人作伴。他心裏不由自主地將路卡希卡和瑪莉安卡聯想着；想着他們，他得到一種愉快。「他愛瑪莉安卡，」奧列寧想，「而我也能愛她，」於是一種強烈的新奇的新奇的溫柔底情緒壓倒了他，當他們一起穿過黑暗的樹林向家裏行去時。路卡希卡也覺得快樂；在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青年之間，產生了某種近於愛情的東西。每次他們相對監視時，他們都想笑出來。

「你進哪一個柵門？」奧列寧問。

「中間的柵門。但我一直要送你到沼澤處。過了沼澤你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奧列寧大笑。

「你以為我害怕嗎？回去吧，謝謝你。我一個人能走了。」

「應該送送你！我又有什麼事做呢？而且叫人怎能不害怕呢？就是我們也害怕的，」路卡希卡這樣說，爲了安撫奧列寧的自尊心；接着他也笑起來了。

「那末同我一起進去吧。我們可以談談，再喝點什麼，你可以在早晨回去。」

「我難道找不到一個過夜的地方？」路卡希卡大笑。「可是伍長要我回去的。」

「我上一夜聽見你在唱歌，也看見你的。」

「個個人……」於是路卡希卡搖動他的頭。

「你真的快要結婚嗎？」奧列寧問。

「母親要我結婚。可是我還沒弄到一匹馬。」

「你還不在正規軍內嗎？」

「沒有呢！我剛參加，還沒弄到匹馬呢，而且不知道怎樣去弄一匹。那就是結不成婚的緣故。」

「一匹馬要化多少錢呢？」

「前幾天我們在河那邊講一匹馬的價錢，他們六十個盧布也不肯賣，雖然這是一匹諾該馬。」

「你願意來做我的 drabant 嗎？」(drabant 是一種勤務兵，戰爭時侍從軍官的。)  
「我可以給你設法這件事，並給你一匹馬，」奧列寧突然說。「真的呀，我有兩匹馬，可是我不需要兩匹。」

「怎麼——不需要？」路卡希卡說，大笑着。「爲什麼你要送我一件禮物？靠了上帝的保佑，我們可以自力慢慢想辦法的。」

「不！莫非你不願意做一個 drabant 吧？」奧列寧說，因爲想到了送一匹馬給路卡希卡而高興，雖然他莫名其妙地覺得不舒服和困惑，他想要說話時，他不知說什麼話好。

路卡希卡首先打破了沈默。

「你自己有一所房子在俄羅斯嗎？」他問。

奧列寧不禁回答，他不僅有一所房子，他有好多所。

「一所好房子？比我們的大？」路卡希卡問，善意地。

「大得多；十倍大，三層樓高，」奧列寧回答。

「那末你有像我們那樣的駿馬嗎？」

「我有一百匹馬，每匹值三四百盧布，但牠們不像你們的馬。你知道，是賽跑的馬！不過，我還是最歡喜這裏的馬。」

「哦，那末你到這裏來，是出於自願，還是被派來的呢？」路卡希卡說，對他笑着。「瞧！那是你迷路的地方，」他接着說，「你該向右轉彎的。」

「我自願來的，」奧列寧說。「我要看看你們的地方，參加幾次出征。」

「我隨時要參加出征的，」路卡希卡說。「你聽見胡狼在號叫嗎？」他又說，諦聽着。

「我說，打死了一個人，你不覺得什麼恐怖嗎？」奧列寧問。

「那有什麼可怕的？可是我倒願意參加一次出征，」路卡希卡重複說。「我多麼想參加啊！我多麼想參加啊！」

「或者我們會一起去的。我們這一連在節日前要去的，你們那百人團①也要去的。」

「那末你要到這裏來是爲什麼呢？你有一所房子，馬匹和農奴。我處在你的地位，我就什麼也不做，只是尋歡作樂了！那末你是什麼階級呢？」

「我是一個士官見習員，但他們已經保薦我實授下尉了。」

「啊，假使你剛纔的話不是吹牛，換了我是你，我是永遠不會離開家的了。是的，我會永遠不到什麼地方去。你覺得在我們中間生活愉快嗎？」

「是的，很愉快，」奧列寧回答。

在他們這樣的談着話到達村莊之前，天已經十分黑暗了。他們仍被樹林的深沈的幽暗環繞着。風在樹頂之間呼號而過。胡狼似乎突然在他們的近旁嗚叫；號着，笑着，嗚咽着；但在他們前面，村中女人的聲音和狗子的吠叫已經聽得見了；茅屋的輪廓清楚地可以看得見了；燈光閃亮，空氣中充滿了燒乾牛糞的特殊的气味。奧列寧深深地覺得，尤其是今夜覺得，這兒村莊是他的家宅，他的家庭，他的一切幸福，他從來不會，也永遠不會，在任何地方，像他在這哥薩克村中那樣生活得快樂的了。今夜他是如此的喜歡每一個人，尤其是路卡希卡。到家後，使路卡希卡大為驚異的是，奧列寧親手從棚裏拉出一匹他在格羅茲諾買的馬——不是他常騎的那匹，是另外一匹——雖然年齡不小了，但並不是一匹壞馬，他把牠送給路卡希卡。

「爲什麼你要送我一件禮物？」路卡希卡說。「我還沒爲你效勞過什麼事情。」

「這真是算不了什麼的，」奧列寧回答。「接受了這個，你將來送我一件禮物好了，而且我們要

① 由百人組成的哥薩克隊伍，由「百人長」指揮的。這個隊伍可能在後來增加到不止一百的名額的。  
(譯者)

「一同出征敵人的。」

路卡希卡不知所措了。

「但你這是什麼意思呢？倒像一匹馬是不值什麼錢似的，」他說，沒看那馬。

「收下吧，收下吧！要是你不收下，你要使我生氣了。萬紐沙，帶這灰色的馬到他屋裏去。」

路卡希卡帶住了馬絡頭。

「好的，那末謝謝你了！這是出乎望外的夢也沒做到的事。」

奧列寧快活得像個十二歲的小孩。

「繫在這裏。這是一匹好馬。我在格羅茲諾買的，牠快跑的時候真出色！萬紐沙，給我們弄點 *chikhir*，到屋子裏來吧。」

酒拿來了。路卡希卡坐下，拿起酒碗。

「憑上帝的意，我要想法報答你，」他說，喝乾他的酒。「你叫什麼名字？」

「特米脫里·安特烈區，」

「那末，特米脫里·安特烈區，上帝祝福你。我們要成爲 *kunaks*。從此你必須來看我們囉。雖

然我們不是富人，我們倒還能款待一個 *kunak*，而且我要告訴母親，要是你需要什麼東西——乳酪塊，或是葡萄——假使你到哨兵線上來，我奉陪你去打獵，渡河，到你喜歡到的地方去！啊，不過是



前天呢，我打了一隻好大的野豬，我分給哥薩克們的；但要是我知道的話，我會把牠送給你的。」

「好得很，謝謝你。可是不要把這馬駕車，牠從來沒有駕過車哩。」

「爲什麼要駕車？我另外有一番事告訴你，要是你喜歡聽的話，」路卡希卡說，俯着他的頭。

「我有一個 kunak，琪萊可汗。他叫我埋伏在路旁，牠們打山上下來的地方。我們一同去吧？我決不出賣你。我要做你的 murid<sup>①</sup>。」

「是的，我們要去，將來我們要去。」

路卡希卡似乎已經完全平靜下來，他明白了奧列寧對於他的態度。他的泰然自若，他的舉止從容，使奧列寧詫異，甚至不十分歡喜它。他們談話好久，當路卡希卡，並沒泥醉（他是從來不醉的），卻喝了不少，握手後離開奧列寧時，夜已闌了。

奧列寧從窗口望出去，看他做什麼事。路卡希卡垂着頭走出去。接着，把馬牽出門後，他突然搖搖頭，像一隻貓似的跳上馬背，拉起馬絡頭上的韁繩，發出一聲大叫，馳下街道。奧列寧料想路卡希卡會和瑪莉安卡去分享他的歡喜，但，雖然他並不如此，奧列寧仍覺得他的靈魂得着生平未有的安樂自在。他高興得像個小孩子，禁不住告訴高紐沙，他把馬給了路卡希卡，還告訴他爲什麼他這

① 在沙米爾 (Shamir) 所領導的宗教的和民族的復興運動中，一個 murid 是一個隨員或是弟子，跟隨一個 murshid 或教師的。（英譯者）

麼做，以及他的關於幸福的新學說。萬紐沙不贊成這學說，說：「T'argent il n'y a pas。」所以這是胡鬧。

路卡希卡騎馬回家，跳下馬，把牠遞給他的母親，叫她把牠和鄉村的哥薩克牲口一同收放出去。他自己當夜得回哨兵線去。他的啞巴姐姐承管這馬，用手勢表示：當她看見送這馬的人時，她要拜倒在他的腳下。老婦人只是對了他兒子說的故事搖頭，心中料定他是偷來的。所以她吩咐啞巴女兒在破曉前把牠牽到牲口羣中去。

路卡希卡一個人走向哨兵線，考慮着奧列寧的舉動。雖然他不以這馬為好馬，但這馬至少值四十盧布，路卡希卡得到這禮物很是高興。但為什麼把馬送給他，他根本不能了解，因而他並不體會到一點兒感激之情。相反的，他滿腹是模糊的猜疑，或許那士官見習員懷有惡意呢。他不能斷定這些惡意是什麼，但他也不能承認，一個陌生人竟會給他值四十盧布的一匹馬，一點不為什麼，純粹是出於慈惠；這似乎是不可能的。要是他喝醉了，倒可以明白的！他或許是要擺闊。但那士官見習員是清醒的，因此他一定是要賄賂他去做壞事。「啊，胡思亂想！」路卡希卡想。「我不是弄到了馬了嗎，咱們往後瞧吧。我自己不是一個傻瓜，我們瞧瞧誰占誰的上風，」他想，覺得有自行提防的必要，因此心中升起了對於奧列寧不友好的感情。他不告訴人他怎麼弄到這匹馬的。對某幾個人他說是買的，對別人又閃爍其辭。雖然如此，真相不久便傳聞於村中了，路卡希卡的母親，瑪莉安卡，伊利

亞·華西里區和其他的哥薩克人們，當他們聽到了奧列寧的不必要的贈與，弄得莫明其妙，開始對那士官見習員提防着了。可是，他們雖然害怕，他的舉動卻已在他們心中引起了對於他的單純與富有的大大的尊敬。

「你聽見嗎，」一個人說，「住在伊利亞·華西里區家的那士官見習員，輕擲了一匹值五十盧布的馬給路卡希卡？他有錢呢！……」

「是的，我聽見過的，」另一個意味深長地說，「他必定替他大大的效了什麼勞。我們就會看到這士官見習員的花樣的。啊，那追風手多麼幸運呀！」

「那些士官見習員是狡猾的，狡猾得可怕，」第三個說，「你瞧他不放火燒房子，或是做出什麼壞事來，這纔怪呢！」

### 二十三

奧列寧的生活單調規則地過下去。他和司令官或是他的同級的軍官很少交往。在高加索，一個有錢的士官見習員底地位在這方面是特殊有利的。他不被派出去工作或是受訓練。作為參與一次出征的獎勵，上峯給他保薦一張委任狀，同時又讓他安靜獨處。軍官們把他看作貴族，尊重他。打紙

① 法語：「錢沒有了呀！」（譯者）

牌以及有歌唱兵伴奏的軍官們的餉宴，當他和部隊一起時，他是有過經驗的了，所以對於他似乎沒有吸引力，他也避免和村中軍官們交際，不參加他們的生活。駐紮在一個哥薩克村子裏的軍官的生活，久已有了它的固定的方式。正如每一個土官見習員或是軍官在要塞中時，照例是喝酒，玩紙牌，討論參加出征者所得的獎賞，當他駐紮在哥薩克村中時，也一樣的照例是和他的房東喝 chikhir，將糖果和蜂蜜款待女孩子，纏擾哥薩克婦人，發生戀愛，偶然也在那裏結婚。奧列寧常常獨闢蹊徑，對於現成的路有一種潛意識的反感。在這裏，他也不隨從高加索軍官生活底舊轍。

黎明即醒，在他是十分自然的事。喝過茶，在門廊裏欣賞過山嶺，早晨，和瑪莉安卡，他總是穿上襪襪的牛皮外套，浸溼的生皮鞋子，佩上一把刺刀，拿起一枝槍，帶些香煙和點心在一隻小袋子裏，招呼他的狗，五點一過，便走向村莊外的樹林。黃昏時近七點鐘光景，他又倦又餓的回來，五六隻野雞掛在他的腰帶上（有時還有別的野獸），他的袋子裏的食物和香煙卻一動也沒動過。要是他頭裏的思想也像在袋子裏的點心和香煙一樣，人們可以看見，其中沒有一絲兒思想在這十四個鐘頭中曾經移動過。他回來了，精神上清新強壯，十分快樂，他說不出他在全部時間中曾經想過些什麼念頭。掠過他的心靈的，是概念，記憶或是夢幻？常常是三者合在一起。他總是振一振精神，問他自己已想做些什麼，他總是把自己當做一個哥薩克人，和他的哥薩克妻子在葡萄園中一起工作着，或是把自己當做叢山中的一個 Adrek，或是從他那裏奔逃開去的一隻野豬。而在這全部時間內，他始

終窺望守候野雞，野豬，或鹿。

黃昏時分，愛羅希卡老爹一定會來伴坐。萬紐沙總是取一瓶 *chikhir* 來，他們總是靜靜地談天，喝酒，於是分別，十分心滿意足地上牀睡覺。第二天他總是又去打獵，又弄得健康地疲倦，他們總是又坐下談天，喝一個暢快，又是十分快樂。有時候，在節日或是休息日，奧列寧整天在家裏消磨光陰。那時他的主要的事是觀察瑪莉安卡，不自覺地，貪婪地從窗口或門廊裏盯着她的一舉一動。他關心瑪莉安卡，愛她（至少他這樣想），就像他愛山嶺與天空底美麗一樣，並且他沒有跟她進入任何關係的念頭。他以為像她和路卡希卡那樣的關係，在他和她之間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常常存在於富有的軍官和別的哥薩克女子間的那種關係是更不用提了。他以為，他若要像他的同僚那樣做去，他便會失掉他的冥想底完美的享受，落入苦痛、幻滅、和悔恨底深淵。並且，他已經完成了與她有關係的一場自我犧牲底勝利，這給他很大的快樂；而最主要的是，他有點兒怕瑪莉安卡，絕不敢隨隨便便地對她吐露出一句愛情的話。

在夏季，有一次，當奧列寧沒出去打獵，正在家裏坐着時，完全出乎意外的，一個莫斯科的相識，一個他在社交界遇到過的很年輕的人，走了進來。

「啊，*mon cher*，我的親愛的朋友，當我聽見你在這裏時，我是多麼高興啊！」他用他的莫

① 法語：我的親愛的。（譯者）

斯科法語開言，並且繼續在他的說話中夾進些法文字眼。「他們說『奧列寧』。哪個奧列寧？我是那麼高興……試想命運竟把我們湊在一起，在這裏！哦，你好嗎？如何？爲什麼呢？」於是白列茨基公爵說出了他自己的全部故事：他怎樣的暫時加入了聯隊，司令官怎樣的要請他去做副官，怎樣的他要在這場戰役後就任這個職位，雖然他個人對此十分淡漠。

「生活在這裏，在這個洞裏，一個人必須做一番事業——得到一個十字勳章——或是一官半職——然後轉到警衛軍去。那是完全必要的，並非爲了我自己，卻是爲了我的親戚和朋友的緣故。公爵待我很好；他是一個很高雅的人，」白列茨基說；滔滔不絕地講下去。「他們給我請領一個聖·安娜十字勳章，爲了這次出征。現在我要在這裏稍爲耽擱一下，直到我們出發打仗的時候。這裏很不錯！多麼好的女人啊！哦，你怎樣生活的呢？我聽隊長說，司帶脫囊甫，你知道的，一個慈悲心腸的蠢傢伙……哦，他說你生活得像個可怕的蠻子，一個人也不見！我完全明瞭，你不願意和我們這裏的那批軍官混在一起。我現在非常高興，你和我可以常常見面了。我住在哥薩克伍長的家裏。那兒有個出色的女孩子，烏斯坦卡！我告訴你，她真迷人！」

愈來愈多的法蘭西語和俄羅斯語，從奧列寧以爲他已永遠離開了的那世界中傾倒出來。對一般人對於白列茨基的評論，都說他是一個和藹的好脾氣的人。也許他的確是這樣的；可是他雖有俊美的天性良善的面孔，奧列寧可以爲他極端的不討人歡喜。他彷彿正吐出了奧列寧所誓絕的污

穢。最使他激怒的是，他不能夠——沒有力量——斷然拒斥這個從那一個世界來的人：彷彿他從前所屬的舊世界對他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要挾。奧列寧對白列茨基生氣，對他自已生氣，然而，反乎他的願望，他將法語的辭句嵌進了他自己的說話，對總司令和他們的莫斯科相識們發生興味，又因為他和白列茨基在哥薩克村中都講法國話，他鄙夷地談起他們的同僚和哥薩克人們，並且和白列茨基表示友好，答應去拜訪他，請他常來看他。雖然如此，奧列寧自己卻並不去看白列茨基。

萬紐沙個人是贊成白列茨基的；推許他是一個真正的紳士。

白列茨基立刻接受了哥薩克村中的有錢的軍官底慣常的生活。奧列寧親眼看見他在一個月中變得像個村中的老居民；他讓老人們喝醉，安排晚會，自己也去參加女孩子們安排的晚會——他誇言他的愛情上的勝利，甚至使婦人和女孩，由於某種莫明其妙的理由，開始稱呼他爺爺，而哥薩克們，對於一個愛酒和女人的男子是容易了解的，倒和他相處慣了，甚至歡喜他在他們歡喜奧列寧之上，因為奧列寧對於他們是一個謎。

## 二十四

早晨五點鐘。萬紐沙在門廊裏燒着茶炊，用一隻長統靴的「統」代替風箱<sup>①</sup>。奧列寧早已出

① 這種靴有手風琴般的邊，可以當作風箱，使茶炊中的木炭燃燒。（英譯者）

外，到突雷克河中洗澡去了（他最近發明了一種新娛樂：讓他的馬在河中游泳）。女房東在外屋裏，煙囪中騰起燃火的濃煙，女孩子在棚中擠着水牛的奶。「一點不肯安靜，該死的東西！」傳來她的不耐煩的聲音，隨着是有節奏的擠奶聲。

從屋子前的街上，可以聽到活潑地響着的馬蹄得得聲，奧列寧，不加馬鞍的跨在一匹漂亮的、灰黑色的，仍是溼漉漉發亮的馬上，向門口馳來。瑪莉安卡的漂亮的頭，裹着一塊紅帕子，從棚中出現了又消失了。奧列寧穿着一件紅襯衫，一件雪加西外套，束着一條帶子，帶子上插着一把刺刀，頭上戴着一頂高大的帽子。他用一種有點兒自覺的瀟灑風度騎在他的潮溼肥大的馬上；握住他背上的槍，他俯身開門。他的頭髮仍是溼的，他的臉上閃耀着青春和健康。他以為他自己漂亮，敏捷，像一個勇士；但他是錯了。任何有經驗的高加索人看來，他依舊是一個兵士罷了。當他看見那女孩探出頭來時，他以特別漂亮的姿勢俯下身來，推開門，然後，拉緊韁繩，揮舞鞭子，走進院子來。「茶預備好了嗎，萬紐沙？」他愉快地喊，並不看棚子的門。他的駿馬，在院子裏硬地上跳躍，兩脅收緊，拉着轡頭，每一塊肌肉都在顫動，每一隻腳都準備跳過籬笆，他因此敘是高興。「C'est prêt。」萬紐沙回答。奧列寧覺得彷彿瑪莉安卡的美麗的頭，仍舊從棚子裏向外探望着，但他並不轉過身體去看她。當他從馬上跳下來時，他作了一個拙劣的動作，他的槍碰在門廊上，他轉過身去，對棚子投了駭悚的一眼，可是一個人也沒看到，只聽見擠奶的聲音從那裏傳來。





「啊，白列茨基，」奧列寧回答，伸出他的手。「你怎麼這樣早就出門來了？」

「我不得不哇。我是給趕出來了；今夜我們要開一個舞會。瑪莉安卡，你當然會到烏斯坦卡家去的吧？」他轉身向那女孩子說。

奧列寧覺得奇怪，白列茨基竟能如此隨便地對這女子說話。但瑪莉安卡，好像她沒聽到似的，低下她的頭，把鏟子向肩頭上一抗，踏着堅實的男性的步子，走向外屋去了。

「她怕羞，這小丫頭怕羞，」白列茨基在她後面喊。「她怕你呀，」他接着說，一面欣然微笑着，他奔上門廊的臺階。

「你們怎麼要開起舞會來了呢？你又怎麼給趕出來了呢？」

「舞會設在烏斯坦卡家裏，我的女房東家裏，你們兩個人都被邀請的。只要有一塊麵餅和一羣女孩子便是一個舞會了。」

「我們在舞會上做些什麼呢？」

白列茨基故意微笑和眨眼睛，他朝着瑪莉安卡走進去的外屋，點頭示意。

奧列寧聳聳他的肩膀，臉紅了。

「哦，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傢伙！」他說。

「算啦，別作僞了。」

奧列寧皺眉頭，白列茨基看在眼裏，便譏諷地微笑。「晴，算啦，你是什麼意思？」他說，「住在同一個房子裏——而且是那樣的一個出色的女孩子，一個優秀的女孩子，一個十足的美人——」

「美得了不得！以前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女子，」奧列寧回答。

「那末？」白列茨基說，完全不能明白奧列寧的處境。

「說起來也許奇怪，」奧列寧回答。「但是爲什麼我不說實話呢？自從我住在此地以來，女人似乎對於我是不存在的。而且這是很好的，的確確！在我們和這些女人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點呢！愛羅希卡——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跟我有一個共同的嗜好——打獵。」

「算了吧，共同之點！我和亞美麗·伊凡諾芙娜有什麼共同之點？就是這麼回事！要是你說，她們是不很清潔的，那是另外一回事。……*A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

「但是我從來不曾結識過亞美麗·伊凡諾芙娜什麼的，而且從來不曉得怎樣對付那種女人，」奧列寧回答。「我們不能尊敬那種女人；但對這些女人我是尊敬的。」

「那末，繼續尊敬她們好了！誰攔住你呢？」

奧列寧不答話。他顯然想說完他已經開始說的話。那話是他的衷心話。

「我知道我是一個例外……。」他顯然是很窘。「但我的生活已經形成了這個模樣，我不但見

① 法語，與我國諺語「隨遇而安」相彷彿。（譯者）

不到放棄我的規律的必要，而且要是同你一樣的作法，我就不能生活在這裏，更不用說不能像我現在那樣的快樂地生活了。所以我追求着跟你所追求的完全不同的東西。」

白列茨基不肯相信地掀起他的眉毛。「無論如何，今天晚上到我那裏來；瑪莉安卡要來的，我要給你們介紹認識。請你一定來！要是你感到乏味，你可以走開的。你來嗎？」

「我要來的，但說實話，我怕我認真動起心來。」

「好啦，好啦，好啦！」白列茨基喊道。「只要你來，我定不讓你那樣。你來嗎？一言爲定啊？」

「我會來的，但真的，我不明白我們將做些什麼；我們將扮什麼角色！」

「請來吧，我懇求你。你決定來了嗎？」

「是的，我也許要來的，」奧列寧說。

「真是怪事！有這種別地方見不到的迷人的娘兒們，卻過着和尙一般的生活！什麼主意啊！

爲什麼糟塌你的生活，不利用就在手頭的東西？你聽到我們這中隊要派到伏茲特維皇斯克去嗎？」

「沒有。我聽說第八中隊要派到那裏去，」奧列寧說。

「不。我接到過那兒的副官的一封信。他說公爵決意親自參加戰役。我很高興，我可以同他接近了。我真有點厭倦這個地方了。」

「我聽說我們不久將舉行一次襲擊了。」

「我沒聽到這事；但是我聽說克里諾維吉因爲一場襲擊得到了一個聖安娜勳章。他原來期望能升任中尉的，」白列茨基笑着說。「他算是上了當了！他現在已經動身到司令部去了。」

天在昏暗起來了，奧列寧開始想到那舞會。他所接到的邀請使他煩惱。他有想去的意思，可是舞會可能有的情景，似乎是奇異、荒誕，甚至是可驚的。他知道那裏除掉了女孩子以外，既無哥薩克男子，更無較老的婦人在場。會發生什麼事？他該怎樣應付？他們會說到什麼？在他和那些野性的哥薩克女孩子之間有什麼關涉？白列茨基已將那末新奇的，玩世不恭的，然而嚴重的關係，告訴過他了。他會跟瑪莉安卡相處在一個屋子裏，或者會同她談話，想想也似乎是奇怪的。當他記起她的莊重的態度時，他又覺得這是不可能的。然而白列茨基談起來倒彷彿是萬分簡單的。「白列茨基可能用同樣的方式對待瑪莉安卡嗎？這倒有趣的，」他想。「不，還是不去的好。這全是那末可怕，那末粗俗，而主要的是——這毫無意義！」但他又被當場的情景如何如何這問題煩惱着了；加之，他覺得彷彿已受了約會的束縛。他還沒打定去或不去的主意，便走出了門；然後他一直走到白列茨基家，這就走了進去。

白列茨基住的屋子像奧列寧住的一樣。屋子築在木樁上，離地近乎五尺，有兩個房間。在第一個房間內（奧列寧由峻急的臺階走進此室），羽毛褥子，地氈，毛毯，墊子，以哥薩克的方式，沿正牆優雅而漂亮地布置着。邊牆上掛着銅盆和武器，在地板上，一隻橈子下面，放着西瓜和南瓜。在第二

二個房間內，有一隻巨大的磚竈，一張桌子，和各宗派的聖像。白列茨基住的便是這裏，裏邊擺着他的行軍牀和他的包裹與箱子。他的武器掛在牆上，後面襯一小塊氈毯，桌上是他的化妝品和一些照像。一件絲織的睡衣丟在牀上。白列茨基，乾淨漂亮，穿着內衣躺在牀上，讀着「三個火槍手」①。他跳起身來。

「哪，你瞧，我布置得怎樣。出色！哦，你來得好。他們正忙得兜。你知道那麵餅是用什麼做的？麵粉，加豬肉和葡萄的餡子。但那還不是主要的東西。你且瞧瞧外邊兒的忙亂！」

真的，從窗口望出去，他們看見一個不尋常的騷動正在屋子裏進行着。女孩子們奔出奔進，一刻兒拿這個，一刻兒拿那個。

「快好了吧？」白列茨基向她們叫喚。

「快好了！怎麼？爺爺餓了嗎？」於是從屋子裏傳來了震耳的大笑聲。

烏斯坦卡，飽滿，小，紅，俏，衣袖捲起奔進白列茨基的屋子來拿些盤子。

「走開呀，不然我要打碎盤子了！」她尖聲的叫，躲開白列茨基。「你頂好來幫幫忙，」她對奧列寧大笑着喊。「不要忘了給女孩子們買些點心。」（「點心」係指香料麵包和糖果。）

「那末瑪莉安卡來了嗎？」

「當然來的囉！她帶來一些生麵。」

「你可知道，」白列茨基說，「要是把烏斯坦卡穿戴起來，把她稍爲潔淨和裝扮一下，她會比我們的一切美人漂亮呢。你看見過那嫁給一個上校的哥薩克婦人嗎；她纔迷人囉！是巴希娃吧？多麼莊嚴！他們那裏找得到……」

「我沒見過巴希娃，可是我以爲她們這裏穿的服裝是再好沒有的了。」

「啊，適應隨便哪一種生活，我都是超等的，」白列茨基發出一聲愉快的歎息，說。「我要去看她們在搞什麼了。」

他把睡衣披在肩上跑出去了，嘴裏喊着，「你管點心的事吧。」

奧列寧叫白列茨基的勤務兵去買香料麵包和蜜糖；但他突然以爲給錢是惹厭的（彷彿他在賄賂人），所以他對於勤務兵的問題：「買多少錢的加薄荷的香料麵包，多少錢的加蜜糖的？」不給確切的回答。

「隨便你買好了。」

「要不要把錢統統買光呢？」那老兵問，鄭重地。「薄荷的是比較貴的。要十六個戈貝克。」

「好的，好的，買光好了，」奧列寧回答，在窗畔坐下，他的心騰騰的跳着，彷彿他正在準備做什麼嚴重而邪惡的事，他覺得詫異。

① 法國大仲馬著的長篇小說。我國有伍光建的譯本，名「俠隱記」。（譯者）

他聽見尖叫聲和呼喊聲，當白列茨基走到女孩子們的屋子裏去時；一會兒以後，他看見他雜在呼喊、喧鬧和大笑聲中跳出來，奔下臺階。

「叫人家趕出來啦，」他說。

一刻兒後，烏斯坦卡進來，莊重地請她的客人到裏面去；她宣布一切都預備好了。

當他們走進室內時，他們看見的確都準備周全了。烏斯坦卡重新安排着沿牆的墊子。在鋪着一塊不相稱地小的檯布的桌子上，是一瓶 chikhir 和一些乾魚。室內有麵粉和葡萄的氣味。六七個穿了美麗的白衣的女孩子，頭上破例不包着帕子，擠成一團，在爐竈後的一個角落裏，低語着，癡笑着，胡亂的鬨笑着。

「我恭順地請求你們對我的守護聖人致敬，」烏斯坦卡說，邀請她的客人到桌邊去。

奧列寧在這一羣，沒有一個例外全體都是漂亮的女孩子中間，看到了瑪莉安卡，在這樣粗俗而拙劣的環境中遇到她，他覺得煩惱而傷心。他感到尷尬，無可奈何，決意按照白列茨基所做的做去。白列茨基略帶幾分莊重的神色，然而仍不失自信與從容的態度，走到桌子邊，喝了一杯酒，祝烏斯坦卡健康，並且請求別人照樣喝一杯。烏斯坦卡宣布女孩子們是不喝酒的。

「加一點兒蜜，我們可以喝的，」女孩羣中有一個聲音喊道。

剛買了蜜糖和香料餅回來的勤務兵，被叫了進來。他斜眼看着（懷着妒忌的鄙夷）紳士們，依



他的意見，他們是在喝酒胡鬧，他謹慎小心地將包在一張淡灰色的紙裏的一窠蜂蜜和許多餅交給他們，開始詳細地解釋着價錢和找頭等等，但白列茨基叫他走出去了。

將蜂蜜與酒混和在杯中，將三磅香料餅浪費地撒在桌子上後，白列茨基把女孩們從角落裏硬拉出來，叫她們坐在桌旁，開始將餅分派給她們。奧列寧不由自主地注意到瑪莉安卡底日灼的然而而是嬌小的手，緊緊握住了兩個圓圓的薄荷果餅和一個棕色的餅，不知道拿它們怎麼辦。談話停滯而拘謹，雖然烏斯坦卡和白列茨基的態度自在而從容，雖然她們希望使客人興致勃勃。奧列寧躊躇，竭力想些話說，他覺得他的羞澀正在引起好奇心，或是惹起嘲笑，而且使別人也怕羞了。他臉紅了，他以為瑪莉安卡也特別感覺不舒服。「大概她們是希望我們給她們一些錢吧，」他想。「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怎麼纔能設法最快地給了錢走掉呢？」

## 二十五

「你怎麼不認識你們自己的房客呢？」白列茨基對瑪莉安卡說道。

「要是他從來不來看人家，叫人家怎麼認識他呢？」瑪莉安卡回答，瞧了奧列寧一眼。

奧列寧覺得害怕，但他不知道害怕些什麼。他臉紅，不知所云地說道：「我怕你的母親。我第一次跑進來時，她給我好一場罵。」

瑪莉安卡哈哈大笑。

「那末你是叫她嚇怕了？」她說；對他瞥了一眼，便轉過身去了。

奧列寧看到她整個美麗的臉蛋，這是第一次。以前他總看見她帕子直遮到眼睛邊。她之被推爲村中的美人，不是沒有理由的。烏斯坦卡是一個俊俏的女孩，玲瓏，飽滿，紅潤，生着歡欣的棕色的眼睛，和永遠笑着說話的紅嘴唇。反之，瑪莉安卡的確並不俊俏，可是美麗。她的容貌可能被人認爲過於男性化，近於粗獷，幸虧她有高大莊重的身姿，強壯的胸膛和肩膀，尤其是那雙蔭蔽在黑眉毛底下的長長的烏溜溜的眼睛，有着一種嚴峻而又柔和底表情，還有她的嘴和微笑，透着溫文爾雅的神情。她難得笑，但她的笑總是異常動人的。她彷彿輝耀着處女的力量和健康。所有的女孩都是好看的，但她們自己，白列茨基，以及拿香料餅進來時的勤務兵，都不由自主地擬視瑪莉安卡，無論誰對女孩們說話，一定是對着她說。她似乎是她們之中的一個驕傲而快樂的皇后。

◎ 白列茨基，竭力鼓舞着盛會的興致，不斷地談天說地，讓女孩子們傳遞 *chikhir*，跟她們開玩笑，老是用法語和奧列寧說些關於瑪莉安卡的美貌的不中聽的話，稱她爲「你的」，勸他像他一樣的行動。奧列寧覺得愈來愈侷促不安了。他正計劃着脫身溜走的托辭，白列茨基宣布今天是烏斯坦卡的守護聖人日，她一定要給大家呈獻 *chikhir* 和接吻。她答應的，但是有一個條件，他們得擺些錢在盤子裏，就像婚禮的習俗一般。「什麼鬼把我弄到這種討厭的宴會上來的？」奧列寧想，站

起身來要走。

「你到哪裏去？」

「我要去拿些煙草，」他說，要想溜掉；可是白列茨基抓住了他的手。

「我有些錢，」他用法語對他說。

「沒法走掉了，到了這裏總得給錢纔行，」奧列寧苦痛地想，憤憤於自己的窘迫。「我當真能像白列茨基一樣的行動嗎？我不應該來的，但我既然到這裏來了，我必須不掃他們的興纔是。我必須像哥薩克人般的喝酒，」他拿起大木碗（約八杯之量），幾乎倒滿 *chikhir*，一口把它差不多喝完。當他喝酒的時候，女孩子們望着他，詫異得幾乎害怕。她們看來，這是奇怪的，不對的。烏斯坦卡又給他們每人倒一杯酒，並且吻了他們兩人。「女孩子們，現在我們要玩兒玩兒了，」她說，把男人們放在盤子裏的四個盧布弄得叮噠發響。

奧列寧不再感到窘迫，卻變得多話了。

「現在，瑪莉安卡，輪到你獻給我們酒和接吻了，」白列茨基說，抓住她的手。

「是的，我要給你一個大大的吻！」她玩笑地說，準備要打他。

「我們可以不要酬報和爺爺接吻，」另一個女孩道。

「那纔是懂事的女孩，」白列茨基說，吻着那掙扎着的女孩。「不，你一定得敬一下，」他對瑪

莉安卡堅持。「給你的房客敬一杯酒吧。」

於是攙着她的手，他拖她到椅子邊，叫她坐在奧列寧身旁。

「多麼美的人兒，」他說，把她的頭轉過去看她的側影。

瑪莉安卡並不抗拒，卻驕傲地微笑着，把她的細長的眼睛轉向奧列寧。

「一個美麗的女孩，」白列茨基重複說。

「是的，你瞧我真是個美人，」瑪莉安卡的神情似乎表示同意。並不會想到他在做什麼，奧列

寧擁抱瑪莉安卡，預備吻她，但是她突然抽出身體，撞倒白列茨基，推掉桌子面，向爐竈那方跳去。

無數的大喊大笑聲。於是白列茨基對女孩們低聲說了一些話，突然他們全奔到門廊裏把房門鎖上了。

「爲什麼你吻白列茨基而不願吻我？」奧列寧問。

「瞎，就是這樣。我就是不願意！」她回答，撇着嘴，皺着眉。「他是爺爺，」她帶笑補一句。

她走向房門，開始打門，「你們爲什麼把門鎖上，你們這些魔鬼？」

「也好，讓他們在那裏，我們在這裏，」奧列寧說，更接近着她。

她皺着眉頭，嚴峻地用手推開他。她在奧列寧面前又顯得十分優雅崇高，所以他恢復了理智。

對於自己的舉動覺得羞愧了。他走到門口，開始親手拉門。

「白列茨基！開門！多愚蠢的玩笑！」

瑪莉安卡又發出一陣明朗的快樂的大笑。「啊，你怕我，是不是？」她說。

「是的，你知道，你是跟你母親一樣的暴躁呵。」

「你再多和愛羅希卡在一起混吧，那纔會使女孩子們愛你呢！」她微笑，逼近地直視着他。他不知如何回答。

「那末要是我來看你——」他無意中說。

「那就大不相同了，」她回答，搖幌着她的頭。

就在這時候，白列茨基推開門，瑪莉安卡從奧列寧身邊跳開去，跳過時候，她的大腿觸到他的小腿。

「我所思索的——愛情，自我犧牲，路卡希卡，這全是毫無意義的。惟一重要的是幸福。誰是幸福的，誰就是對的，」這些念頭閃過奧列寧的心頭，於是用了一種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的力量，他抓住瑪莉安卡，吻她的額角和面頰。瑪莉安卡並不生氣，只是發出一聲響亮的大笑，向其他的女孩子奔去。

宴會就這樣的收場。烏斯坦卡的母親工作回來，給了所有的女孩子一頓斥罵，把她們全趕出去了。

## 二十六

「是的，」奧列寧想，當他走回家去時。「我只要放鬆一點兒繩子，我就會亡命的愛上這哥薩克女孩子了。」他上牀睡覺時想着這樣的念頭，卻希望這一切全將消散，他可以繼續從前一樣生活。

但從前的生活並不同來。他跟瑪莉安卡的關係變換了。曾經分隔開他們的那堵牆是塌毀了。現在每次他們遇到時，奧列寧總是向她問好了。

房主人回來收房金，聽到了奧列寧的財富和大度，邀他到他屋子裏去。老婦人溫和地接待他，而且，從宴會那天起，奧列寧常常在黃昏時進去和她們直坐到夜闌。他表面還像往常一樣的在村中生活着。但在他的內心裏，一切都已變換了。他在樹林中消磨他的白天，近八點鐘，天色逐漸昏暗時，他總是去看他的房東們，單獨的或是和愛羅希卡老參同去。他們和他相處慣了，他就外面時，他們就會覺得詫異。他的酒錢付得很豪爽，他又是一個文靜的人。萬紐沙總是給他拿茶來，他總是坐在靠近爐竈的一個角落裏。老婦人不把他當客人款待，逕自進行她的工作，他們喝茶或 *chikhir*，談些哥薩克的事情，鄰居，或是俄羅斯的事情；奧列寧講述着，旁的人詢問着。有時，他帶一本書，逕自閱讀。瑪莉安卡把她的腳蜷縮在身體下面，像一隻野山羊似的蹲踞着，有時在爐竈頂上<sup>①</sup>，有時在一隻黑暗的角落裏。她不參加談話，但奧列寧看得見她的眼睛和臉，聽得見她動彈或是嗒嗒花

子的聲音，他覺得：他說話時，她全神貫注地諦聽，他獨自默讀時，她關心他的動靜。有時候他覺得她的眼睛在注視他，跟她的眼睛的光輝相遇時，他不由自主地變爲緘默，不由自主地凝視着她。於是她立刻迴過她的臉，他就假裝專心和老婦人談天，一方面他卻始終在傾聽她的呼吸和舉一動，等待她再向他注視。在旁人面前，她對他大抵是活潑而友愛的，但他們單獨在一起時，她是怕羞而粗暴的。有時，他在瑪莉安卡沒回家時就進來了。突然，他會聽到她的堅實的腳步聲，瞥見她的藍色棉內衣在洞開的門口一閃，接着，她走進屋子中間，看見他了，她的眼睛射出一，幾幾乎不能覺察的和愛的微笑，他感到幸福和驚悸。

他對她既不追求也不希望什麼東西，但天天要見到她，於是愈變愈必要的了。

奧列寧完全深入這個哥薩克村子的生活，他的過去對於他變成十分陌生的了。至於將來，尤其是在他現在正生活着的世界之外的將來，根本引不起他的興趣。當他從家裏，從親戚和朋友那裏，接到信時，他們懷着顯著的苦痛把他當作迷失的人，而住在鄉村裏的他卻以爲那些不像他那末生活着的人是迷失的。跟以前的環境隔絕，卜居在這個村莊裏，過着孤獨而原始的生活，他深信他是永遠不會懊悔的。出去征伐的時候，和駐紮在要塞中的時候，他也覺得快樂；但只有在這裏，在愛羅希卡老爹的蔭蔽下，在樹林中，在村莊末端的他的屋子裏，尤其是在他想起瑪莉安卡和路卡希卡的

① 火爐或爐竈是碩大的，築有一個平頂，任何人可以在其上坐臥。（英譯者）

時候，他總似乎看到了他的過去的生活底虛妄。那虛妄就是從前也常常引起他的憤怒，但現在它似乎是不可形容地惡劣和可笑的了。在這裏，他一天天的感到自由自在，愈來愈變成爲一個真正的人了。高加索現在顯得跟他想像中所描繪的完全不同。他根本沒找到像他的夢幻一樣的東西，也沒找到像他所聽到談到的高加索底描寫。「那些栗子樹，懸崖，亞美萊脫·卓克，英雄們或是匪徒們，根本是沒有的，」他想。「人生活着就像大自然生活着一樣；他們死亡，誕生，結合，再誕生更多的人——他們戰鬥，吃，喝，歡樂和死亡，沒有什麼限制，除了大自然加在太陽和青草上，野獸和樹木上的那些限制。他們別無法律。」所以，將那些人和他自己比較，他就覺得他們美麗、強壯、自由，看到他們，使他自已覺得羞恥，爲他自己悲哀。有時候，他認真地想到捨棄一切，登記入籍，作一個哥薩克人，買一所房子和一羣牛羊，娶一個哥薩克婦人（只要不是瑪莉安卡，他把她讓給路卡希卡），和愛羅希卡老爹一起生活，和他一同去狩獵捕魚，和哥薩克們一同去參與他們的征戰。「爲什麼我不這樣去做呢？我在等待着什麼呢？」他責問他自己，鼓勵他自己，羞辱他自己。「我害怕做我所認爲合理而正當的事嗎？希望做一個單純的哥薩克人，生活得貼近大自然，不損害任何人，甚至有益於人，這希望較之我以前的夢，像做國務大臣或陸軍上校之類的夢，難道更加愚蠢嗎？」但一個聲音似乎在說他應該等待，不要作任何決定。他被一種模糊的意識所阻撓：他不能完全像愛羅希卡和路卡希卡一樣的生活，因爲他有一種完全不同的幸福的觀念——他被幸福在於自我犧牲這思想



所阻撓。他爲路卡希卡所做過的事，繼續給他歡樂。他老是盼望着爲他人犧牲自己的機會，可是遇不到。有時他忘記了這新發現的幸福祕訣，以爲他自己能夠使他的生活與愛羅希卡老爹的生活相似相類，但他當時立刻自省，馬上把握住自覺的自我犧牲底觀念，從這個原理出發，他平靜地驕傲地觀看一切的人和他們的幸福。

## 二十七

正在葡萄收穫期之前，路卡希卡騎了馬來看奧列寧。他較前更見精神。

「好呀？你快要結婚了吧？」奧列寧問，欣然地問好。

路卡希卡沒給直接的回答。

「瞧哪，我過河去把你的馬換了一匹來了。這纔是一匹好馬呢！一匹出自洛甫養馬場①的卡巴大馬②。我識馬的。」

他們檢視新馬，勒馬在院子裏轉了半個圈子。這馬真的是一匹出類拔萃的好馬，一匹寬闊長大的棕色闊馬，生着光澤的皮毛，厚而有絲光的尾巴，和純種駿馬底柔軟而出色的馬鬃和頂毛。牠是

① 洛甫養馬場，公認爲高加索最好的馬場之一。（英譯者）

② 卡巴大是高加索突雷克區的一縣，卡巴大馬以牠們的耐久力馳名。（英譯者）

飼養得那末肥壯，正如路卡希卡所形容的：「你可以在牠的背上睡覺。」牠的蹄、眼睛、牙齒，形態精美，輪廓分明，只有真正的純種的馬匹纔能如此。奧列寧不禁贊慕這馬；他還沒在高加索遇到過這樣的驕驢。

「而且牠走得真好！」路卡希卡說，拍着牠的頸子。「多麼好的步子！而且那末聰明——牠只追隨牠的主人。」

「你換到這匹馬，得添上很多錢吧？」奧列寧問。

「我沒有計數，」路卡希卡帶笑回答。「我從一個 *kunak* 處得來的。」

「一匹怪美麗的馬！多少錢你纔肯出讓這匹馬呢？」奧列寧問。

「有人肯出一百五十個盧布買這匹馬，可是我情願白白送給你，」路卡希卡說，歡欣地。「只要你說聲『要』，這馬就是你的了。我解掉馬鞍子，你便可以拿去了。只要你給我一頭我職務上用的那一種馬好了。」

「不，萬萬不可以的。」

「那末，我這裏給你帶來一把刺刀，」路卡希卡說，解開腰帶，從掛在帶上的兩把刺刀中取出一把來。「我過河弄來的。」

「噫，謝謝你！」

「母親答應親自給你送些葡萄來。」

「那大可不必了。我們將來會扯平的。你瞧，我錢也不給你，拿了這刺刀了！」

「你怎麼能給錢呢？我們是 KINGS 呀。這是完全一樣的，就像琪萊可汗過河帶我到他家裏，說道，『揀你所喜歡的吧！』所以我拿了這刀。這是我們的習俗。」

他們走進屋子，喝酒。

「你要在這裏耽擱一時吧？」奧列寧問。

「不，我來告別的。他們從哨兵線派我到突雷克河外的一個中隊去。我今夜要去了，和我的同伴那柴爾卡。」

「那末婚禮在何時舉行呢？」

「我要回來訂婚，然後再回到部隊裏去，」路卡希卡回答，勉強地。

「怎麼，看也不看你的未婚妻就走？」

「反正一樣——看她有什麼好處呢？當你去遠征時，你向我們那一隊問『闊背』路卡希卡就是了。在我們那地方有好許多野豬呢！我打死過兩隻。我要送給你。」

「那末再會了！基督拯救你。」

路卡希卡騎上他的馬，他並不去看瑪莉安卡，半轉着圈子的馳上街道，那柴爾卡已經在那兒等

着他了。

「我說，我們要不要去拜訪？」那柴爾卡說，向耶姆卡家鬚着眼睛。

「這是個好主意！」路卡希卡說。「哪，把我的馬牽到她家去，要是我不就來的話，給牠一些乾草。我一定在早晨到達部隊，無論如何。」

「那士官見習員，再給你什麼東西？」

「我回送了他一把刺刀，謝天謝地——他差點兒問我要這匹馬，」路卡希卡說，跨下馬來，將馬交給那柴爾卡。

他竄進院子，經過奧列寧的窗前，來到軍旗手的屋子的窗下。天已完全黑暗了。瑪莉安卡，只穿着內衣，正梳着她的頭髮，準備就寢。

「是我——」那哥薩克人低聲說。

瑪莉安卡的神色極其冷淡；但是聽見喚她的名字時，她的臉突然光彩煥發了。她開窗，探出身子，害怕而歡喜。

「什麼，——你要什麼？」她說。

「開開呀！」路卡希卡說。「讓我進來一會兒。我等得不耐煩了。真要命！」

他從窗口裏捧住她的頭，吻她。

「真的，開開吧！」

「你爲什麼說廢話？我不是告訴過你，我不情願嗎？你這次要耽久嗎？」

他不回答，只是繼續吻着她，她也不再發問。

「哪，隔着窗，叫人甚至不能好好的擁抱你，」路卡希卡說。

「親愛的瑪莉安卡！」傳來她母親的聲音，「誰和你說話呀？」

路卡希卡脫掉他的會給人看見的帽子，蹲伏在窗下。

「去吧，快！」瑪莉安卡低聲說。「路卡希卡來過，」她回答母親，「他要見爹爹。」

「哦，那末叫他來呀！」

「他去了，說是他忙得很。」

事實上，路卡希卡屈着身體邁着大步，經過窗子的下方，越過院子，向耶姆卡家奔去了，除掉與列寧外，不會給什麼人看見。喝了兩碗 chikhir 後，他和那柴爾卡馳回前哨。夜是溫暖，黑暗，而寧靜的。他們在沈默中馳騁；只聽見他們的馬匹的蹄聲。路卡希卡開始唱一個關於哥薩克人敏該耳的歌，但他沒唱完第一節就停止了，歇了一會兒，他轉向那柴爾卡，說：

「我說，她不讓我進去呢！」

「啊？」那柴爾卡接嘴說。「我知道她不肯的。你可知道耶姆卡告訴我什麼話？那士官見習

員已開始到她們家裏去了。愛羅希卡老爹吹牛，說他因為給士官見習員弄到了瑪莉安卡，他送給他一枝槍。」

「他說謊，這老鬼！」路卡希卡憤憤地說。「她不是那樣的女孩子。要是他不小心點兒，我就打折這老鬼的腰，」接着他開始唱他鍾愛的歌：

「從伊茲美洛甫底鄉村，

從主人的寵愛的園林，

一隻眼睛銳利的鷹隼

一旦從牠的籠中逃遁。

一個年輕的獵人

不久騎馬追來找尋，

他招手，對那逃走的鷹隼

眼睛明亮的鷹隼於是回答獵人：

「在一隻金籠子裏，

你不能把我關緊，

在你的右手上，

你無法把我握緊，

所以現在我要

飛至遙遠的蔚藍的海濱

殺死白色的天鵝一翎，

把甜蜜的鵝肉吃個稱心。」

## 二十八

訂婚禮正在軍旗手的房子裏舉行。路卡希卡已經回到村子裏，但後來看過奧列寧；奧列寧也沒參加訂婚禮，雖然他是被邀請的。他是悲傷的，自從他在這哥薩克村中住下以來，他不會那末悲傷過。他會在黃昏剛開頭時見到路卡希卡，爲什麼路卡希卡對他那麼冷淡，這問題使他煩惱。奧列寧把自己關在屋子裏，開始在他的日記中寫着如下的話：

「近來我思索過許多事情，我也改變了許多。我回憶到了抄書簿上的格言：求幸福的惟一的方法是愛，克己地愛，愛萬人萬物；在四面八方張一個愛底網，接受所有進入網來的人。我用這個方法，捉住了萬紐沙，愛羅希卡老爹，路卡希卡，和瑪莉安卡。」

奧列寧正寫完這句話時，愛羅希卡老爹走進室內來了。

愛羅希卡是在最愉快的心境中。幾天前的一個晚上，奧列寧去看過他，看見他露出驕傲和快樂的臉色，正在院子裏用一把小刀熟練地刮着一隻野豬的屍體的皮。獵狗們（他的寵物廖姆也在其內）躺在他身邊，注視着他所做着的事，溫馴地搖着尾巴。孩子們正透過籬笆恭敬地凝望着他。簡直不像他們平素那樣和他搗蛋。他的女鄰居們，一向照例跟他不大要好的，正在向他殷勤致意。一個送他一瓶 *chikhir*，另一個一些乳酪塊，第三個一點兒麵粉。第二天，愛羅希卡坐在他的貯藏室內，渾身是血，一磅磅的分派野豬肉，一面收着代價，有些是錢，有些是酒。他的臉上明白地表示：「上帝賜我好運道。我打死了一隻野豬，所以現在人家用得着我了。」結果，他自然而然地開始喝酒，連喝了四天，從沒離開過村子。除此以外，他在訂婚席上還喝過一些酒。

他十分泥醉的來到奧列寧處：他的面孔煊紅，他的鬚鬚紛亂，只穿着一件新的鑲金邊的 *baghmet*，他帶來了一隻他從前在對河弄到的 *balalyka*。他久已答應彈奏這個給奧列寧聽，這時覺得正有此與會，所以看見奧列寧正在寫字，他便覺得掃興了。

「寫下去，寫下去，我的孩子，」他低聲說，彷彿他覺得有一個精靈在他和紙張之間，絕不可把它嚇逃走似的，他便輕輕地默默地坐在地板上。愛羅希卡老爹喝醉時，地板上是他中意的地方。奧列寧向四周望望，叫人拿些酒來，又繼續寫下去。愛羅希卡覺得獨自喝酒無聊，他希望談話。

「我到軍旗手家參加過訂婚禮了。可是啊！他們是居癡！——我不要他們！——便到你這



兒來了。」

「你在什麼地方弄到你的 balalyka 的？」奧列寧問，仍舊寫着。

「我到河對岸去，在那兒弄到的，我的兄弟，」他回答說，也是十分平靜地。「我是一個彈 balalyka 的好手。韃靼或哥薩克歌，紳士或農民的歌，隨你歡喜，無論哪一種。」

奧列寧又瞧瞧他，微笑，又繼續寫着。

這微笑鼓起了老人的勇氣。

「喂喂，別寫了，我的孩子，別寫了！」他突然堅決地說。

「哦，或許我要不寫了。」

「喂，人家損害了你，可是讓他們去好了，唾棄他們！喂，寫呀寫的有什麼用處，有什麼好處？」他試着模仿奧列寧，用他的粗壯的手指拍着地板，並且扭着他的大臉，表示鄙夷。

「儘寫些廢話有什麼用處？不如狂飲一下，表示你是個男子漢大丈夫！」

在他的頭腦裏，除了訴訟的狡辯外，就沒有別的寫作觀念。

奧列寧哈哈大笑，老人亦然。接着，從地板上跳起來，老人開始顯出他彈弄 balalyka 的技能，

① Balalyka 是一種三弦的吉他 (guitar)，相當於亞美利加里人的 banjo。(英譯者)

② 形容愛希羅卡喝醉了說話不清，英譯用 swine。

唱韃靼的歌曲。

「爲什麼寫，我的好人！你不如聽我給你唱的歌吧。當你死了的時候，就再也聽不到什麼歌曲了。及時行樂吧！」

起初他唱一隻他自己做的歌，伴着舞蹈：

「啊，地，地，地，地，地，迪姆，

說，在哪裏他們最後見到他？

在市集上，在一個棚子裏，

在那兒呀，他賣着針。」

接着他唱一隻從他的從前的特務長那兒學來的歌曲：

「星期一我深深的戀愛，

星期二只是長吁短歎。

星期三我提出求婚，

星期四等待她的回音，

星期五，很晚，回音終於到來，

我的一切希望，就此推翻，

星期六我決意自刎，

像個頂天立地的男人，

可是爲了救贖的緣故<sup>①</sup>，嗯，

星期日早晨，我的計劃變更！」

接着他又唱道：

「啊，地，地，地，地，迪姆，

說，在哪裏他們最後見到他？」

這之後，蒙着眼睛，聳着肩膀，腳踏着歌曲的拍子，他唱道：

「我要吻你抱你，

紅絲帶纏繞你，

我要稱你小仙女<sup>②</sup>

唷，小仙女，告訴我，

① 照基督教的信仰，自殺者被打入地獄，靈魂不能得到拯救。（譯者）

② 英文爲 *little Grace*，茲姑譯爲小仙女，按 *Grace* 在希臘神話中爲三個美麗的姐妹女神之總稱，該女神爲美麗與媚艷等之賜與者。（譯者）

「你可當真愛我？」

他變得那末興奮，以一個突如其來急劇的舉動，開始獨自繞室起舞。

像「地，地，地，」那樣的歌曲——「紳士的歌」——他是爲了奧列寧的緣故而唱的，但喝了三杯 *chikhir* 後，他回憶起從前的時光，開始唱着真正的哥薩克和韃靼歌曲了。唱到他所歡喜的一隻歌曲的中途時，他的聲音突然顫抖，他停止歌唱，只是繼續亂彈着 *balalayka*。

「噯，我的親愛的朋友啊！」他說。

他的說話底特殊的聲音使奧列寧轉過來看他。老人正在哭泣。淚珠含在他的眼睛裏，有一滴正流下他的面頰。

「你們是過去了，我的年輕的日子啊，永遠不回來了啊！」他說，哭泣着，停頓着。「喝酒呀，你爲什麼不喝呀！」他突然用一種震耳的吼聲叫喚，並不擦掉他的眼淚。

有一隻韃靼歌曲特別使他感動。這歌只有幾個字，但它的魅力全在於悲哀的歌尾疊句「*Ay, day dalalay!*」。愛羅希卡將這歌的字句譯成俄語：「一個年輕人從村子裏趕他的羊羣上山去，俄羅斯人來了，焚燒村子，殺死一切男人，俘擄一切婦人。年輕人從山中回來。村莊所在地成了一片空場；他的母親不在了，他的兄弟也不在了，他的屋子也不在了，只留下一棵樹孤獨的聳立着。年輕人坐在地下哭泣。」和你一樣，我孤獨的留下了，」於是愛羅希卡開始唱着「*Ay, day,*

dalalay」老人並且幾次三番的反覆着這哀泣的、心碎的歌尾疊句。

當他唱完這歌尾疊句時，愛羅希卡突然抓了一枝掛在牆上的槍，匆匆地奔到院子裏，朝天放掉  
了兩顆子彈。接着他又開始更加淒涼地唱着他的「Ay, day, dalalay-ah, ah,」終於停止。」

奧列寧跟他跑到門廊，仰望星空中子彈射過的方向。在軍旗手的房子裏，有燈光與人聲。在院子裏，女孩們羣集在門口和窗口，在房子與下房之間奔來奔去。有幾個哥薩克人從屋子裏奔出來，不禁呼喊着，應和着愛羅希卡老爹的歌尾疊句和他的槍聲。

「爲什麼你不耽在訂婚人家？」奧列寧問。

「不要理他們！不要理他們！」老人噉咕道，顯然他在那邊教人冒犯了。「我不喜歡他們，我不。唷，那些人啊！回到屋子裏去！讓他們去作樂他們的，我們要作樂我們的。」

奧列寧走進屋子裏去。

「那末路卡希卡，他快樂嗎？他不想來看我嗎？」他問。

「什麼，路卡希卡？他們對他造了謠，說是在替你拉攏那女孩子，」老人低聲說。「但是這女孩子又是什麼了不起的人？假使我們要她，她就會是我們的。出足了錢——她就是我們的了。我要給你弄妥這事情。真的！」

「不要，老爹，要是她不愛我，錢是無能爲力的。你還是不要這樣說話的好。」

「沒有人愛我們，你和我。我們是孤零零的，」愛羅希卡老爹突然說，他又開始號哭了。

聽着老人的談話，奧列寧比平常喝得更多了。「那末現在我的路卡希卡是幸福的，」他想；然而他感覺悲哀。那天晚上，老人喝得過了量，跌倒在地上，葛紐沙不得不叫兵士來幫忙，他們一面啣着唾沫，把老人拖出去。他對於老人的不良行爲，氣憤得連一個法國字也沒說出口。

## 二十九

八月裏。好幾天天上沒有一縷雲，太陽燒灼得難熬，從大清早起，暖和的風，從流沙和大路上捲起灼熱的沙子底旋渦，穿過蘆葦、樹木、和村莊，飛揚在空中。青草與樹葉上蓋滿灰塵；大路和乾透的鹽沼被烤得那末堅硬，踏上去都發響了。突雷克河中的水早已下降，溝裏的水早已消失乾淨。近村的池塘的黏土岸被牛羊踐踏光了，整天你能聽見水的濺潑聲，洗浴的男孩子女孩子們的喊叫聲。流沙和蘆葦早已在草原上乾枯了，牛羊鳴着，在白天奔進田裏去了。野豬遷居到遙遠的蘆葦地和突雷克河外的山中。蚊蚋在低地和村莊之上羣集成爲濃雲。戴雪的峯巒隱掩在灰白色的霧中。空氣稀薄多煙。據說 Abreks 已經渡過現在變淺的河，正在河邊伺隙劫掠。太陽夜夜在一片熾紅的火光中沈落。這是一年中 busiest 的時候。村人們雲集在瓜田和葡萄園裏。濃密地長滿着纏繞的蒼翠枝葉的葡萄園，躺在涼快深遠的覆蔭中。在寬大半透明的葉子中間，到處探出了成熟的、滯重的、黑

色一球一球的葡萄。沿了多灰塵的路，從葡萄園起，軋轆的車子，慢慢地移動，車上堆積着黑色的葡萄。有幾球葡萄，被車輪軋碎，躺在泥土中。穿了沾着葡萄汁的內衣的男女孩童，手裏嘴裏全是葡萄，跟了他們的母親奔跑。在路上，你不斷地遇到衣衫襤褸的苦力，他們強壯的肩上抗着幾筐葡萄；哥薩克少女，帕子裏至眼睛邊，驅策着駕在高堆葡萄的車子上的閩牛。偶然地遇到這些車子的兵士們，討取葡萄，少女們便爬至高處捧一把葡萄，丟在兵士們的外套的下裙裏，車子可依舊不讓它停頓。有幾家人家已經開始榨葡萄；榨空的葡萄皮的氣味充滿了空中。你看得見院子裏圍着欄杆的屋子裏的血紅的槽，以及諾該的苦力們，褲腳管捲起，腿上沾滿了葡萄汁。咕嚕着的豬子吞嚥着葡萄皮，在葡萄皮中打滾。下房的平坦的屋頂上，全攤滿了一球球的深琥珀色的葡萄，正在太陽下曬乾着。小鴉與喜鵲環集屋頂，啄着葡萄的子，到處飛舞。

一年辛苦底果實正在歡喜地收集進來；而今年，果實是異常地優良而豐盛的。

在覆蔭的綠色的葡萄園裏，在一片葡萄海裏，四面八方都可以聽到婦人們的歡笑，歌唱，嬉戲和說話，可以見到她們的色彩鮮明的衣服。

正是中午時分，瑪莉安卡坐在她們的葡萄園裏一棵桃樹蔭下，從一輪未套牲口的車子底下取出一家的午餐。在她的對面，在一件攤開的馬衣上面，坐着軍旗手（他已從學校裏回來），正從一個小瓶中倒出水來，洗着他的手。她的小弟弟，剛從池塘裏出來，站着用他的寬大的袖子擦他的臉，燥

急地凝望他的姐姐和母親，氣喘吁吁，等待着他的午餐。年老的母親，她的袖子捲起，露出了她的強壯的日灼的手臂，正把葡萄、乾魚、和乳酪塊擺在一隻小小的低低的鞦韆圓桌上。軍旗手擦他的手，除下他的帽子，劃十字，走得更接近桌子。男孩子抓住瓶子，急切地開始大喝。母親與女兒盤着雙腿，在桌子旁邊坐下。即使是在樹蔭中，也熱不可耐。葡萄園上面的空氣發出不愉快的氣味：穿過樹枝間的強勁的熱風並沒帶來涼爽，卻只是單調地吹變着散布在葡萄園裏的梨樹桃樹和桑樹的樹梢。軍旗手又劃一次十字，取了一瓶放在他背後蓋着葡萄葉的 *chikhir*，從瓶口喝一口酒後，將它傳給那老婦人。他只穿一件襯衫，襯衫的領口是敞開的，露出了他的汗毛蓬鬆的男性的胸膛。他的眉清目秀的狡狴的臉，露出歡喜之情，在他的態度和言辭中，都看不出他平常的詭譎；他是快樂而且自然。

「我們今夜要弄完棚子後那一點嗎？」他問，擦着他的潮溼的鬚鬚。

「我們要設法辦到的，」他的妻回答，「只要天氣不阻礙我們就成了。但姆金家還沒弄好一半呢，」她又說。「只有烏斯坦卡在那裏工作，把她累死了。」

「你能期望他們怎麼樣呢？」老人驕傲地說。

「哪，喝一口，親愛的瑪莉安卡！」老婦人說，將瓶子遞給女孩子。「上帝保佑，我們將有足夠的錢付婚宴了，」老婦人接着說。



「那倒還有些日子呢，」軍旗手微微皺着眉頭說。

女孩子垂下她的頭。

「爲什麼我們不該提到它呢？」老婦道，「事情是停當了，時間也在近起來了。」

「不要事先多計劃，」軍旗手說。「現在我們要把收穫物弄進來呢。」

「你見過路卡希卡的新馬嗎？」老婦人問。「特米脫里·安特烈區，奧列寧給他的那匹馬不在——他掉換了這一匹。」

「不，我沒看見；可是今天我和那僕人談話，」軍旗手說，「他說他的主人又收到了一千盧布呢。」

「總之是，在財富裏打着滾呢！」老婦說。

全家感到快樂而滿足。

工作順利地進行着。葡萄比他們所預期的更加豐盛和優良

午飯後，瑪莉安卡丟給母牛一些青草，將她的 *besinet* 摺成一個枕頭，躺在貨車下踏倒了的潤澤的青草上。她頭上只包一塊紅帕子，身上只穿一件褪色的蔚藍的印花內衣；然而她仍舊覺得熱不可耐。她的臉燃灼着，她不知道把她的腳放在哪裏纔好；她的眼睛因瞌睡和疲倦而潮潤了；她的嘴唇不由自主地張開，她的胸膛吃力地深深地起伏。

一年中忙碌的時期在兩星期前已經開始了，繼續不斷的艱重的勞動，充滿了女孩子的生活。她在黎明時跳起身來，用冷水洗臉，用圍巾裹着身體，赤腳奔出去看牲口。於是她匆忙地穿上鞋子和 *boasmet*，帶着一小捲麵包，把牛套上車子，就趕到葡萄園，耽上一整天。她在那兒割葡萄，運送筐子，只有一個鐘頭的休息，黃昏時她回到村莊裏來，活潑而不疲倦，用一根繩牽着閘牛，或用一根長棒趕着牠們。照料過牲口後，她抓些葵花子，放在內衣的大袖子中，走到街隅去吃，和別的女孩子們打趣。但天一昏暗，她便回家去，和她的父母弟弟在黑暗的下房中吃過晚餐後，她走進屋子，健康的，無愁無慮的，她爬上爐竈，在那裏半打着瞌睡，聽她們的房客的談話。他一走出去後，她便投身在她的牀上，沈沈地靜靜地睡去，直到天明。就是那末的一天一天的過去。自從她們的訂婚日以後，她沒見過路卡希卡，但她寧靜地等待着結婚。她和她們的房客已相處慣了，並且對於他的深情的注視感到歡喜。

## 三十

雖然無從逃避炎熱，雖然蚊蚋羣集在貨車的涼快的陰影中，她的小弟弟又在她旁邊搖搖幌幌，不斷的推着她，瑪莉安卡，把她的帕子蓋住她的頭，正要落入了睡眠，這個時候她們的鄰居烏斯坦卡突然向她奔來，投入車下，在她旁邊躺下。

「睡呀，女孩子們，睡呀！」烏斯坦卡說，讓自己在車下躺得舒舒服服。「等一下，」她嚷起來，「這不行的。」

她跳起身來，摘了一些綠色的枝條，插在貨車兩側的輪子上，再把她的 *besmet* 掛在上面。

「讓我進來，」她再爬進車底下時對那幼小的男孩喊。「這是一個哥薩克人耽的地方嗎——跟女孩子們在一起？走出去！」

當她單獨和她的朋友在車底下時，烏斯坦卡突然用她的兩臂懷抱她，緊貼着她，開始吻着她的面頰和頸子。

「親愛的，甜心，」她不斷的重複說着，夾在一陣陣的尖銳清晰的大笑之間。

「噢，你從爺爺那裏學到那一套了，」瑪莉安卡說，掙扎着。「停止！」

於是她們一齊迸發出響亮的喧笑聲，瑪莉安卡的母親嚷着要她們安靜下來。

「你妒忌嗎？」烏斯坦卡低低的問。

「太胡鬧了，讓我睡吧。你爲什麼來的呀？」

但是烏斯坦卡依舊講下去，「嗨！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

瑪莉安卡用她的肘撐起身體，安排已經掉下的帕子。

「哦，什麼事呢？」

「我知道一些關於你們的房客的事！」

「沒有什麼值得知道的，」瑪莉安卡說。

「噯，你是一個刁滑的小丫頭！」烏斯坦卡說，用她的肘推着她，大笑着。「什麼事也不肯告訴人。他到你家裏來嗎？」

「他來的。那又有什麼的？」瑪莉安卡說，突然臉紅了。

「我可是一個單純的女郎。我對個個人都說的。我爲什麼要作假？」烏斯坦卡說；她的明亮的臉突然變成深思的了。「我損害了誰呢？我愛他，如此而已。」

「你的意思是指爺爺。」

「噫，是呀！」

「那末罪孽呢？」

「啊，瑪莉安卡！假使在你還是自由的時候，不快樂一場，你更待何時呢？等我嫁了一個哥薩克人，我就要生孩子，就要有種種煩惱。就說你吧，你嫁給路卡希卡之後，甚至一點兒歡樂的思想也不會跑進你的頭腦裏去的：孩子就要出生，還有工作！」

「不見得吧？有些結婚的人生活得快快樂樂的。結婚沒有什麼關係的！」瑪莉安卡靜靜地回答。

「只此一回，你告訴我，你和路卡希卡間有過些什麼事情？」

「有過什麼事情？他們來求婚。父親把這事延期一年；但現在是決定了，在秋天他們就要給我們成親了。」

「但是他對你說什麼話呢？」

瑪莉安卡微笑。

「他說什麼呢？他說他愛我。他老是要我陪他到葡萄園裏去。」

「你瞧到了什麼程度！可是你沒去，你去了沒有？而且他成了多麼大膽無畏的傢伙；勇士中的第一名。他在外面軍隊裏也尋歡作樂的！那天我們格卡回來；他說：路卡希卡換到了一匹多麼好的馬啊！可是我想他是在爲你煩惱。他還說些什麼呢？」

「你一定要知道一切嗎？」瑪莉安卡說，笑着。「有一夜他到我的窗口來，喝醉了，要我放他進來。」

「你沒放他進來吧？」

「嚇，放他進來！我一言既出，就像石頭般堅定不移，」瑪莉安卡嚴肅地回答。

「一個出色的小夥子！只要他要她，沒有一個女孩子會拒絕他的。」

「那末，讓他到別人那裏去好了，」瑪莉安卡驕傲地回答。

「你不可憐他嗎？」

「我可憐他，可是不願意胡攪。這是不對的。」

烏斯坦卡突然將頭倒在她朋友的胸膛上，把她抱住，笑得喘不過氣來。「你這愚蠢的傻瓜！」她嚷道，上氣不接下氣地。「你不要幸福囉，」她開始呵瑪莉安卡的癢。

「噯，放開呀！」瑪莉安卡說，叫着笑着。「你壓壞拉佐脫卡了。」

「聽聽那些小鬼頭看！好開心！還不倦呢！」從貨車上傳來老婦人的瞇瞇的聲音。

「不要幸福！」烏斯坦卡低低的重複說，固執地，「但你是幸運的，你這個人。他們多麼愛你！你是那末驕傲，他們還是愛你。啊，要是我換了你，我早已打動那房客的心了！你們在我們家裏時，我注意他。他簡直要用他的眼睛吃掉你了。爺爺給了我多麼好的東西！而你們的房客，據說是俄羅斯人中最有錢的。他的勤務兵說連他們自己有農奴。」

瑪莉安卡坐起來，想了一下之後，微微一笑。

「你可知道他有一次對我說些什麼話？我的意思是指那房客，」她說，咬着一莖草。「他說，我情願做路卡希卡這哥薩克人，或是你的弟弟拉佐脫卡。——你以為他的意思是什麼？」

「噯，只是偶然想到，隨口說話罷了，」烏斯坦卡回答道。「我的那個什麼話不說！彷彿他着了魔似的！」

瑪莉安卡的頭垂在摺疊好的 *besmet* 上，手臂按在烏斯坦卡的肩上，閉上眼睛。

「他今天要想到葡萄園裏來工作；父親邀請他的，」她說。沈默片刻後，她便睡熟了。

### 三十一

太陽已經從那遮蔭貨車的梨樹後面出來，甚至穿過了烏斯坦卡所插的枝條，曬灼睡着的女孩子們的臉。瑪莉安卡醒來，開始整理她頭上的帕子。她向四周望望，在梨樹後她看見了她們的房客，他肩上抗着槍，正站在那裏和她的父親說話。她推動烏斯坦卡，微笑地指點給她看。

「我昨天去過的，一隻也沒找到，」奧列寧正說着話，他一面侷促不安地向四周看望，並沒從樹枝間看見瑪莉安卡。

「啊，你該到那兒去，一直朝那個方向，像依準了羅盤一樣的一直去，那兒，在一個廢棄不用的葡萄園裏，名為『荒原』的地方，野兔是時常找得到的，」軍旗手說，立刻改變了他的說話的風度。

「在這種忙碌的時候，去搜尋野兔，真是一件優閒的事！你最好還是來幫我們的忙，和女孩子們一起做些工作，」老婦人欣然說。「現在，女孩子們，起來吧！」她喊。

瑪莉安卡和烏斯坦卡在車子下低聲說話，幾乎不能忍住她們的大笑。

自從奧列寧給了路卡希卡一匹值五十個盧布的馬，這事傳聞開來以後，他的房東一家對他更加

溫和可親，尤其是軍旗手，看見他的女兒和奧列寧逐漸親密起來，他心裏高興。

「可是我不知道怎樣工作，」奧列寧回答，竭力不向車子下綠色的枝條間瞧去，他此刻已經看到了瑪莉安卡的藍色內衣和紅色帕子。

「來，我要給你幾個桃子，」老婦人說。

「這僅是依照古舊的哥薩克人的待客的規矩。這是她的老婦人的愚昧，」軍旗手說，解釋着，顯然他在改正他的妻子的話。「在俄羅斯，你們吃慣了的恐怕不是桃子而是波羅蜜醬和蜜餞糖果吧。」

「你說在那廢棄不用的葡萄園裏，野兔是找得到的？」奧列寧問。「我要到那裏去，」向綠色枝條之間投了匆匆的一瞥，他擡一擡帽子，消失在綠油油的葡萄樹的整齊的行列之間了。

太陽已經沈落到葡萄園的籬笆後面，它的零落的光線穿過半透明的葉子閃耀着，奧列寧纔回到他的房東的葡萄園裏來。風小了，清新涼爽之氣正開始擴散着。藉着一種本能，奧列寧遠遠的認出了葡萄樹行列中的瑪莉安卡的藍色內衣，於是一路摘着葡萄，他走近她的身邊。他的非常興奮的狗也時而用流着唾沫的嘴咬一球低垂的葡萄。瑪莉安卡，她的臉暈紅，她的袖子捲起，她的帕子落在她的頸下，正在迅速地割下沈重的葡萄球，放在一隻筐中。並不放掉她握住的葡萄，她停下來對他愉快地微笑，接着又重新工作。奧列寧走近來，把槍抗在背後，騰出了雙手。「你們家裏的人在哪



裏？願上帝幫助你！只你一個人嗎？」他想要這樣說，卻沒說出口，只是默默地舉起他的帽子。他獨自一個同瑪莉安卡在一塊，便徬徨不安，但彷彿故意要磨折自己似的，他向她走去。

「你這樣會讓你的槍射着婦人們呢，」瑪莉安卡說。

「不，我決不會射着她們的。」

兩個人都不說話了。

停了一會兒，她說：「你該幫我的忙。」

他拿出他的小刀，開始默默地割下葡萄球。他在葉子底下觸到密密的一球，約有三磅重，因為缺少空間，彼此都擠扁了。他指給瑪莉安卡看。

「完全要割它們下來嗎？這一球不太青嗎？」

「拿到這裏來吧。」

他們的手觸到了。奧列寧握她的手，她便微笑着瞧他。

「你快要結婚了吧？」他問。

她不同意，卻懷了嚴峻的神氣轉過臉去。

「你愛路卡希卡嗎？」

「那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羨慕他！」

「說得真像！」

「不，真的。你是這末美麗！」

他突然覺得羞愧，這些話簡直太乏了。他臉紅，不克自持，這就抓住了她的雙手。

「無論我是怎樣的人，我總不是配你的。爲什麼拿我開玩笑呢？」瑪莉安卡回答，但她的神色表示她十分確切的明白，他並不是在開玩笑。

「開玩笑？要是你知道我多麼的——」

這話顯得更乏了，跟他所感覺的更加不相合了；然而他卻繼續說，「爲了你，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我不肯做——」

「走開點，你這醜醜東西！」

但是她的臉，她的閃光的眼睛，她的起伏的胸膛，她的娟好的腿，卻表示出完全不同的意思。他覺得，她明白他所說的一切是何等的卑不足道，她是不屑有這種心思的。他覺得，她早已知道他所希望着而又不能對她說的一切，但她卻要聽聽他怎樣的說法。「她怎麼會不知道呢？」他想，「我要對她說的無非她的實在情形。但是她不願意領會我的意思，不願意回答我的話。」

「哈囉！」突然從葡萄藤後不遠處傳來烏斯坦卡的響亮的聲音，接着是她尖銳的笑聲。「來，

幫幫我的忙，特米脫里安特烈區。我只有一個人哪，」她喊，從葡萄藤中探出她的圓圓的天真爛漫的小臉。

奧列寧不回答，也不動。

瑪莉安卡繼續割着葡萄，不斷地擡頭看望奧列寧。他想要說話，然而頓住了，他聳聳肩膀，擡起槍來，快步走出葡萄園去了。

### 三十二

他停步了一二次，傾聽瑪莉安卡和烏斯坦卡的響亮的笑聲，她們兩人已湊在一起，正叫嚷着什麼。奧列寧在樹林裏打獵，消磨掉整個下午，沒打到什麼，在薄暮時回家來了。越過街道時，他看見她開下房的門，她的藍色內衣顯現在門中。他大聲呼喊萬紐沙，讓她知道他是回來了，接着便在門廊中他的老地方坐下。他的房東一家人從葡萄園回來了，他們走出下房，走進他們自己的屋子，但沒請他進去。瑪莉安卡兩次走出門來。有一次是在薄暗之中，他覺得她正在瞧着他。他熱切地町牢着看她的一舉一動，卻打不定主意走近她身邊去。當她又走進屋子去時，他離開走廊，開始在院子裏來回蹣跚；但是瑪莉安卡不再出來了。奧列寧在院子裏度過不寐的整夜，諦聽着他的房東家裏每一個聲音。他聽見他們在黃昏時談話，聽見他們吃他們的晚餐，拖出他們的墊子，上牀去睡；他

聽見瑪莉安卡爲什麼事情大笑，於是聽到一切逐漸靜下來。軍旗手和他的妻子低聲談了一會兒，還有一個人的呼吸聲。奧列寧從新走進他的屋子。萬紐沙和衣躺著，睡去了。奧列寧妒忌他，便再出去，在院子裏蹣跚，老是盼望着什麼，可是沒有一個人來，沒有一個人走動，他只聽見三個人的規律的呼吸聲。他辨得出瑪莉安卡的呼吸聲，便靜聽着它，以及他自己的心跳聲。村中萬籟俱寂。下弦月遲遲的升起，院子裏喘着氣的牲口，當牠們躺下和慢慢地站起的時候，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奧列寧憤憤地問他自己，「我要的是什麼呢？」卻不能使自己擺脫夜底魅力。突然他覺得他清晰地聽到了他房東的屋子裏有地板的軋轆聲和腳步聲。他衝到門口，但是除了規律的呼吸聲，一切又都是靜靜的了，而院子裏的牝水牛，在一聲深沈的歎息之後，又動彈了，先跪起牠的前膝，再站起牠的後腳，揮動牠的尾巴，並且，有什麼東西堅穩地潑灑在乾燥的泥地上了；接着是水牛重新在昏暗的月光中躺下了。他問他自己：「我怎麼辦呢？」他斷然決心去睡了，但他又聽到了一個聲音，在他的幻想裏，便生出了瑪莉安卡走進這迷霧的月底景象，他便又奔到她的窗口，而且又聽到了足聲。還沒到黎明時，他竟衝到她的窗口，推推百葉窗，然後奔到門口，這一次他當真聽見了瑪莉安卡的喘息聲和她的足音。他握住門扣，敲敲門。謹慎的赤腳的步子逼近門口，地板幾乎沒有震動聲。門拴的嗒作聲，門喀啦作聲，他嗅到了一陣淡淡的牛膝草和南瓜的氣味，瑪莉安卡的整個軀體這就出現在門口了。他只在月光下看見她一忽兒。她碰上門，咕嚕着一些話，又輕輕地奔回去了。奧列寧開始輕

輕地敲着，但毫無回答。他奔到窗口，靜聽。突然他被一個尖銳的男子聲音嚇倒了。

「幹得好事！」一個短小的年輕的哥薩克人喊叫，他戴一頂白色便帽，越過院子向奧列寧走近來。「我看見的，……幹得好事！」

奧列寧認得是那柴爾卡，便不作聲了，他不知道作什麼說什麼纔好。

「幹得好事！我要報告官廳，我要告訴她父親！好一個軍旗手的女兒！一個男人她嫌不夠。」

「你要我什麼，你的目的何在呢？」奧列寧說。

「不要什麼，我只要去報告官廳。」

那柴爾卡說得很響，顯然故意如此，又加說道：「瞧你呀，好一個聰明的士官見習員！」

奧列寧顫抖，面色發白。「到這裏來，這裏來！」他緊緊抓住那哥薩克人的手臂，拖他到自己屋子裏去。

「沒有什麼呀，她不放我進去，而我，也沒有什麼壞心思。她是一個規矩的女孩子——」

「噯，講——」

「是的，可是我仍然要給你一點兒東西，等一下！」

那柴爾卡不說什麼。奧列寧奔進他的屋子，拿出十個盧布來，給那哥薩克人。

「沒有什麼，但我仍是該受責備的，所以我給你這個。——只是看上帝的面上，不要讓誰知道，

因為沒什麼——」

「我祝你歡樂，」那柴爾卡大笑著說，走掉了。

那夜，那柴爾卡遛了路卡希卡的吩咐，到村中來找地方藏一匹偷來的馬，他回家路過此地，聽到了腳步的聲音。他在第二天早晨回到部隊裏去時，便對他的知友吹牛，告訴他他怎樣聰明地弄到了那十個盧布。第二天早晨，奧列寧遇到他的房東們，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昨夜的事。他不同瑪莉安卡說話，她只是在注視他時稍為笑了一下。第二夜他也是不睡不眠地度過，徒然地在院子裏漫步。第三天，他故意打着獵度過去了，黃昏時他去看白列茨基，藉以逃避他自己的思想。他害怕自己，和自已約定不再到他的房東的屋子裏去。

那夜，他被特務長喚醒。他的那一隊奉令出發，實施襲擊。發生了這事，奧列寧是高興的，並且以為他不會再回到這個村子裏來了。

襲擊持續了四天。司令是奧列寧的一個親戚，希望看到他，想讓他留在聯隊部，可是奧列寧拒絕了。他發現他不能離開那個村子而生活，請求許可他回去。因為參加了襲擊，他得到一個軍人十字勳章，從前他那末想得到的東西。現在他對此十分冷淡，對於他的升職甚至更加冷淡，而升職的命令還沒到達呢。由萬紐沙陪伴着，他毫無意外地馳回哨兵線，比部隊裏的人早到了幾個鐘頭。他消磨他的黃昏在門廊裏，注視着瑪莉安卡，他又整夜在院子中走來走去，沒有目的或是思想。

## 三十三

第二天他醒來時已經晚了。他的房東們不在家了。他不出去打獵，只是時而拿起一本書，時而走到門廊裏，時而又走進屋子，在牀上躺下。萬紐沙以爲他是病了。

近黃昏時，奧列寧起身，毅然決然開始動筆，直寫到深夜。他寫一封信，卻並不把它寄出，因爲他覺得沒人會懂他要說的話；而且，除他自己外，要旁人懂得，也是不必要的。這便是他所寫的：

「我從俄羅斯接到安慰我的信。他們恐怕我將要毀滅，將要埋葬在這些荒野之中。他們談到我：『他將變成粗俗的；他將在一切上落伍；他將沈溺於酒，而且，說不定會娶一個哥薩克女子爲妻。』他們說，歐摩洛甫<sup>①</sup>的話，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任何人在高加索服務十年，不是變成一個老酒鬼，便是娶一個放蕩的婦人。』多可怕！的確，當我或許有福氣甚至變成女伯爵B——的丈夫，或是一個御前大臣，或是我的家鄉一個 *Maréchal de noblesse* <sup>②</sup> 時，我卻偏要毀滅我自己，那真是太

① A. P. 歐摩洛甫將軍（一七七二——一八六一），曾征服了吉契尼亞和大吉斯坦，作爲一個高加索的統治者，他是以堅強正直聞名的，他常說一個士官在高加索十年之後，不是變成一個酒鬼，便是娶一個放蕩的女人。」（英譯者）

② 一種官銜：貴族長。（譯者）

可惜了。噫，在我看來，你們是何等的可憎可憐啊！你們不知道什麼是幸福，什麼是生活！人必須嘗味過一次生活的一切自然美，必須觀看和領悟我每天眼前所見的——那些永遠高不可攀的戴雲的峯巒，和保持原始美的一個壯麗的女子，創造者手中的第一個女子一定是賦有這種原始美的——然而總會明白，誰是在毀滅自己，誰是在真正地或虛偽地生活着——你們還是我。可惜你們知道，你們的昏夢顛倒，在我看來是何等的可鄙可憐！當我想像着——在我目前的不是我的屋子，我的樹林，和我的愛情——而是那些客廳，那些女人，和她們的塗着香油搽夾着假髮的頭髮，那些不自然的伴笑着的嘴唇，那些遮遮掩掩的，瘦弱的，畸形的四肢，以及那些不配稱為談話的言不由衷的饒舌，所謂客廳談話——我想像到這些就感到不耐的憎惡。於是在我的眼前看到了那些愚鈍的臉，那些有錢的有資格的女孩子，她們的神氣似乎在說：「沒有關係，你不妨同我接近，雖然我是有錢和有資格的，」——還有，那一再的安排座位，那不要臉的做媒撮合，那永遠的噦噦喳喳和裝模作樣；那些規矩——跟誰握手，跟誰只點點頭，跟誰談話（這一切全審慎從事，深信非如此不可的），那種世世代代相傳在血統裏的繼續不斷的無聊。試行理解或信仰這一件事情吧：你們只要觀察領悟什麼是真和美，則你們現在所述說所思索的一切，你們對於我和你們自己所希望的一切，全將化為齏塵而飛散了！幸福就是與自然同在，看自然，和自然共語。『他甚至會（上帝攔住他呀）娶一個平民的哥薩克女子，完全退出了社交界，』我可以想像他們是懷了真誠的惋惜談着我的！然而我所希



望的那一件事，便正是完全『退出』，在這字的你們的意義上的『退出』。我希望娶一個哥薩克女孩，但是不敢，因為這是幸福底頂點，我是不配享受的。

「自從我初次看見這哥薩克女孩子瑪莉安卡，三個月已經過去了。最初我所離開了的那個世界底觀點和偏見，在我腦中依舊未完全忘掉。因此我不相信我能愛那女子。我既悅於她的美，就像我既悅於山嶺和天空的美，我不自禁地既悅於她，因為她像它們一樣美。我發覺，看到她的美，已是為我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了，因而我開始問我自己，我是否愛她。但我不能在我的心中找到什麼愛情，像我所想像的那樣的愛情。我的情緒，不是孤獨底不安和結婚的渴望，也不是柏拉圖式的愛，更不是我會經歷過的一種肉慾的愛。我只需要看她，聽她，知道她在附近——假使我不是幸福的，我是安寧的。」

「自從我在一個晚會上遇到她觸到她以後，我覺得在那女子和我自己之間，存在着一個雖未經承認然而解不開的桎梏，我對此不能掙扎，然而我掙扎。我問自己：『愛一個永遠不會懂得我的生活底深奧的情趣的女人，這是可能的嗎？只爲了她底美而愛一個女人，愛一個女人的像，這是可能的嗎？』但我已經愛上她了；雖然我還不信任我自己的感情。」

「在那晚上之後，在我第一次同她講話之後，我們的關係變更了。這之前，她於我是自然界底新異而壯麗的一個物象；但此後她變成了一個人。我開始和她會面，和她談話，有時爲她的父親工

作，和他們一起消磨整個的黃昏；在這親密的交往裏，她在我的眼中依舊是純潔的，難接近的，莊嚴的。她總是對我報以沈靜，驕傲，和愉快的鎮定自若。有時她是友好的，但大體上，她的一瞥，一言，一動，表示出恬靜沈着——並不鄙視人，然而壓倒人，迷懾人。每天，我的脣上裝着佯笑，我竭力扮演我的戲，心裏懷着熱情和慾望的苦痛，我玩笑地同她說話。她明白我掩飾着真情，卻愉快地，單純地直視我。這種情況變得不堪忍受。我要不欺騙她，要告訴她我所感所思的一切。我是極端的激動。我們是在葡萄園裏，當我開始告訴她我的戀情，用了我現在羞於記憶的話。我羞恥，因為我不敢敢於對她說這樣的話，因為她超乎那些話之上，超乎那些話所要表明的感情之上。我沒說下去，但從那天起我的處境是難以忍受了。我不願自卑身份，繼續我們從前的輕率的關係，同時我又覺得跟她還沒達到坦白單純的關係底程度。我絕望地問自己：『我怎麼辦呢？』在愚蠢的夢幻中，我時而想像她是我的情婦，時而是我的妻子，但我懷了厭惡排斥這兩個觀念。把她當做一個放蕩的女人，是可怕的，這簡直是謀害她。使她變成一個華貴的夫人，特米脫里，安特烈區，奧列寧的妻子，就像這裏的一個哥薩克婦人嫁給我們的一個軍官那樣，則更不行。要是我能變成哥薩克人，像路卡希卡一樣，偷盜馬匹，沈溺於 *chikhir*，唱遊戲的歌，殺人，喝醉時爬到她的窗口過夜，絕不想到我是誰，是怎樣的人，那就情形不同了：我們就可以互相了解，而我也就幸福了。

「我試將自己投入那種生活，卻更甚地感到了我自己的弱點和做作。我不能忘掉我自己，和我

的複雜而畸形的過去；而我的將來顯得更其無望。每天，我的眼前是遙遠的戴雪的山嶺，和這壯麗幸福的女人。但這世上可能有的獨一無二的幸福，不是屬於我的；我不能獲得這個女子！在我的情況中，最可怕然而也最甜蜜的是：我覺得我了解她，她却永遠不會了解我；並非因為她不如我；正相反，她應該不了解我。她是幸福灼，她像大自然：堅實，寧靜，自足；而我，一個柔弱畸形的人，卻要她來了解我的畸形和我的苦惱！我夜間不睡不眠，卻漫無目的地在她的窗下度過，我對我自己也不能說明我正遭遇什麼變化。在十八號那一天，我們這個中隊出發襲擊，我離開村莊過了三天。

我是悲哀而淡漠，通常的歌唱，紙牌，飲酒競賽，聯隊裏的獎品談論，於我都比平常更加可憎。昨天我回家來，看到她，我的屋子，愛羅希卡老爹，以及從我的門廊裏所望見的戴雪的山嶺，我被這樣的一種強烈新鮮的歡樂之感所抓住，於是我完全明白了。我愛這女子；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惟一的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愛情。我知道降臨到我身上的是什麼事了。我不怕被這感情降低身份；不以我的愛情為恥，我以此驕傲。我戀愛，這並不是我的過失。愛情違背了我的志願而襲來。我竭力藉了自我犧牲以逃避我的愛情，我竭力在哥薩克路卡希卡和瑪莉安卡之間的愛情中求索歡樂，但結果只是激起我自己的愛情和妒忌。這不是理想，不是我從前所知道的所謂崇高的愛情；並不是那種依戀，你欣賞你自己的愛情，覺得情緒的源頭就在你自己的身內，一切由你自己安排。那是我也會感到過的。這更不是對於享受的渴望：這是另外一回事。或許我在她身上愛着自然，自然中的

一切美的化身；然而我的作爲，不是由於我自己的意志，而是一種宇宙的力通過了我而愛着；上帝的整個宇宙，整個大自然，將這愛情壓進我的靈魂，說道，「愛她吧。」我不以我的心靈或是想像愛她，卻以我的整個的人愛她。戀愛着她，我纔感到我自己是上帝的歡樂的全宇宙底不可少的一部份。我以前述及我的孤獨的生活所帶給我的新的信仰；但無人知道它們在我的內心是以怎樣的辛勞形成的，我又以怎樣的歡喜來認識它們，因而看到一個新的生活方式展開在我面前；沒有比這些信仰於我是更寶貴的了。……好！……愛情來到了，這些信仰不再存留了，並且我不覺得有何懊悔。甚至我自己也難於相信，我過去竟會珍視這樣一種偏狹的，冷峻的，抽象的心境。美到來了，一切辛苦的內心的勞苦全化爲烏有了，而且對於消亡的東西，也沒留下什麼悔恨！自我犧牲完全是無聊和愚蠢！那是驕傲，是躲開應得的苦惱底一個避難所，是對於別人的幸福底妒忌的一種救濟術：「爲他人而生活，作善事！」——爲什麼呢？我的靈魂中只有對自己的愛，只有愛她和跟她一起過她的生活的慾望。現在我期望幸福，不爲別人，不爲路卡希卡。我現在不愛這些旁人。從前我會對我自己說，這是錯誤的。我會用這些問題磨折自己：她將變成怎樣呢？我呢？路卡希卡呢？現在我不管這些了。我並不生活着我的自己的生活，有某種比我更強的東西在指引着我。我受苦；但以前我是死的，只有現在我是真正生活着的。今天我決定到他們的屋子裏去，決意告訴她一切。」

## 三十四

這天深黃昏，寫好了這信之後，奧列寧到他的房東的屋子裏去。老婦人正坐在爐竈後的一隻櫥子上繚絲。瑪莉安卡頭上沒裹帕子，坐在一枝蠟燭的光下縫紉着。看到奧列寧時，她跳起身來，拿了她的帕子走向爐竈。

「瑪莉安卡，親愛的，」她的母親說，「你不同我在這裏坐一會兒嗎？」

「不，我光着頭呢，」她答道，跳上爐竈。

奧列寧只能看見她的一個膝和一隻從爐竈上垂下來的娟好的腿。他請老婦人喝茶。她請她的客人吃乾酪，那是她叫瑪莉安卡去取來的。但，把那一滿碟子放在桌上後，瑪莉安卡又跳上了爐竈，奧列寧覺得她的眼睛在從那裏看望他。他們談着家務。烏里它婆婆變得高高興興的，欣然殷勤款待他。她爲奧列寧取出蜜餞葡萄和一個葡萄包子，一些她的最好的酒，她以鄉下人底粗魯而驕傲的殷勤相，堅請他吃和喝，這種殷勤相只有在以自己的手的勞動製造他們的麵包的人們中纔能見到的。這老婦人，起初以她的粗暴使奧列寧非常驚訝的，現在卻時常以她對待她女兒底單純溫柔使他感動了。

「是的，我們無需抱怨而觸怒我主！我們一切都富裕，謝謝上帝。我們已榨了足夠的 *chikhir*，

已將貯藏了許多葡萄酒，賣掉三四桶之後，剩下的還夠我們喝的。不要急急乎的離開我們。我們要在結婚那天樂一下。」

「那末婚禮什麼時候舉行呢？」奧列寧問，覺得他的血突然衝到他的臉上，他的心不規則地痛苦地跳動。

他聽見櫃竈上一陣動彈，還有磕着瓜子的聲音。

「哦，你知道，婚禮該是在下星期舉行。我們是完全預備好了，」老婦人答道，單純地，平靜地，彷彿奧列寧並不存在似的。「我已經預備好了，替瑪莉安卡備好了一切。我們要合乎身份地嫁她出去。只是有一件事不大好。我們的路卡希卡變得很野了。他狂飲得太過份了！他在胡鬧呢。前天有個哥薩克人從他的部隊裏到這裏來，說起他會到過諾該去。」

「他得當心，不要叫人捉住了，」奧列寧說。

「是的，我就對他這樣說。」留心啊，路卡希卡，你不要胡鬧。哦，當然，一個年輕人是天性愛出鋒頭的。不過做什麼事都有個時機。哦，你俘獲或偷盜過一些東西，而且打死過一個 Abreki 那末，你就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了！可是現在你該安靜地生活一下，不然要有麻煩的。」

「是的，我在分隊裏看到他一兩次。他老是尋歡作樂。他又賣掉了另外一匹馬，」奧列寧說，向爐竈瞥視。

一對碩大黝黑的敵對的眼睛，嚴峻地凝望着他，閃閃生光。

他對於他所說的話覺得慚愧。「那有什麼關係？他沒損害人，」瑪莉安卡突然說。「他用他自己的錢尋歡作樂，」她放下腿，從爐竈上跳下，碎的關上門，走出去了。

當她還在屋子內時，奧列寧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看；接着他就望着門等待着，一點也沒聽懂烏里它婆婆告訴他的話。

幾分鐘後，來了幾個客人：一個老人，烏里脫卡婆婆的兄弟，和愛羅希卡老爹，跟着他們進來的，是瑪莉安卡和烏斯坦卡。

「晚安，」烏斯坦卡尖聲叫。「還在休假嗎？」她轉過身來對奧列寧說。

「是的，還在休假，」他回答，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地，他感到了羞慚和催促不安。

他想走出去，然而不能夠。保持緘默似乎他亦是不可能的。老人幫了他個忙，要酒喝，於是他們就喝起酒來了。奧列寧跟愛羅希卡喝，跟另外那個哥薩克人喝，再跟愛羅希卡喝，他愈喝得多，他的心愈沉重。那兩個老人可快樂起來了。女孩們爬到爐竈上，她們坐在那裏低語着，瞧着男人們，男人們直喝到深夜。奧列寧不講話，但比兩個老人喝得多。哥薩克們叫喊着。老婦人不讓他們再喝 chikhir，終於把他們趕出去了。女孩子們嘲笑愛羅希卡老爹，當他們全體到門廊去時，已經十點多鐘了。老人們自動地跑到奧列寧家裏去完成他們的宴樂。烏斯坦卡奔回家去，愛羅希卡領那老哥薩

克人到萬紐沙處。老婦人出去收拾棚子。瑪莉安卡獨自一個留在屋子裏。奧列寧感到爽快和歡樂，彷彿他剛醒來似的。他看見一切情形，讓老人們先走，他轉身回到屋子裏，瑪莉安卡正在那裏準備上牀睡覺。他走近她，想說些話，可是他的聲音中斷了。她躲開他，盤着腿坐在牀角落裏，默默地以慌張驚懼的眼睛凝視他。她顯然怕他。奧列寧感到這一點。他覺得自己可悲可恥，同時他卻覺得驕傲高興，他竟在她心中引起了這種感情。

「瑪莉安卡！」他說，「你永不垂憐於我嗎？我說不出我是如何的愛你。」  
她躲得更遠些。

「你聽你在說什麼醉話！……你從我這裏得不到什麼的！」

「不，不是在說醉話。不要嫁給路卡希卡。我決意娶你。」（「我在說什麼話，」說出這話時，他心裏想。「明天我還能說同樣的話嗎？」）「是的，我一定會說的，我深信我要說的，現在我要再說一遍，」心的深處一個聲音回答。）

「你願意嫁給我嗎？」

她嚴肅地注視他，她的恐怖似乎已經過去了。

「瑪莉安卡，我快要發瘋了！我不是我自己了。你吩咐我什麼，我就會做什麼，」溫柔的話語，瘋狂地自動地跑出來了。



「啊，啊，你在說什麼傻話呀？」她打斷他，突然抓住他的正向她伸來的手臂。她並不推開他的手臂，只是用她的強壯的堅硬的手指擦緊着它。「大人先生們娶哥薩克女孩子嗎？走開！」

「可是你願意嗎？一切……」

「我們拿路卡希卡怎麼辦呢？」她笑着說。

他抽掉被她握住的手臂，緊緊地擁抱她的年輕的身體，但她像一隻麕鹿似的跳開去，赤腳奔到門廊裏去了：奧列寧回復了他的知覺，不勝驚訝於自己的行動。他又覺得和她比較起來，自己是不可形容地卑劣，然而他回家去了，對於他已經說過的話並無片刻的懊悔，他甚至瞧也不瞧他的室內喝酒的老人們，就在牀上躺下，酣暢地睡熟了。爲他好久以來所未有。

### 三十五

第二天，是一個節日。黃昏時分，村中全體居民都來到街上，他們的節日的衣服在夕照中閃耀着。這一季，酒的產量比平常更多，而人們現在都已完了工了。在一個月之內，哥薩克們就要發動一次戰役，許多家庭中正作着婚嫁的準備。

大部份人正站在哥薩克村公所前面的方場上，以及兩家店鋪的附近，其中有一家出售餅和南瓜子，另一家出售帕子和印花布。在村公所前的土隄上，坐着或站着老人們，察了莊嚴的灰色或黑色

的衣服，毫無金邊或其他裝飾。他們用平穩的聲調，靜靜地自相談話，談到收穫，年輕人，村上的事，和古老的時代，一面用尊嚴的泰然自若的神氣，瞧着年輕的一代。婦人們和女孩子們經過他們面前時，停下來向他們點頭。年輕的哥薩克們恭敬地放緩步子，擡起他們的帽子，讓帽子在頭頂的上方逗留一會兒。於是老人們停止講話。有幾個老人嚴厲地，有幾個溫和地，看着過路的人，然後也慢慢地除下帽子，再重新戴上。

哥薩克女孩們還沒開始跳她們的 *khorovods*，但是已集成了一個個的團體，她們穿着色彩鮮明的 *besimets*，頭上包着帕子，直遮到眼睛邊，她們或是坐在地上，或是坐在遮住斜輝的屋子的附近土墜上，嘩啦嘩啦的大笑和閒談。男女兒童們在方場上玩着，把他們的皮球高高的送上澄明的天空，噓着叫着奔來奔去。較大的女孩子們已經開始跳着她們的 *khorovods* 了；正用她們的細細的尖銳的聲調怯生生地歌唱着。書記們，不服兵役的或是回家過假日的青年們，容光煥發，穿着漂亮的、白色或是紅色的、雪加西式鑲金邊的新外套，三三兩兩的手挽手的在一羣一羣的婦女中間走來走去，又立定了和哥薩克女孩子們開玩笑，聊天。亞美尼亞人店主，穿一件上等藍呢做的鑲金邊外套，站在洞開着的店門口，從門口可以望見一疊疊摺好的色彩鮮明的手帕，他明白自己的重要，露出一副東方商人的驕傲樣子，等待着顧客。兩個從突雷克河外趕來看節日的紅鬚鬚赤腳的吉契人，在一個朋友的屋子外屈膝坐在腳跟上，隨便地吸着他們的小煙斗，時而吐着唾沫，瞧着村中的人，用急

遊的喉音互相談着。偶爾有一個勞碌相的兵士穿一件破舊大衣，在服裝鮮明的女孩間走過。四處八方已聽得見正在尋歡作樂的、泥醉的哥薩克人底歌聲了。所有的屋子都關起來了；門廊在上一天都已擦洗乾淨。甚至老太婆們也全到街上來了，街上到處撒滿了南瓜子殼和西瓜子殼。空氣是溫暖而寧靜的，天空是深遠而澄明的。在屋頂外，死白色的積雪的山脈，彷彿很近似的，在夕陽的返照中映成玫瑰色。時常從河的那一邊傳來大砲的遙遠的吼聲，但在村莊之上卻浮動着混成一片的各種歡樂的節日的聲音。

那一天，奧列寧在院子裏徘徊了整個早晨，希望見到瑪莉安卡。可是她穿好了節日的衣服，便到禮拜堂去做「彌撒」了，後來就和別的女孩子一同坐在土墜上，磕着瓜子，有時候，她又和她的同伴一起奔回家來，每次回來，她總是向她的房客投以活潑而溫和的眼風。奧列寧不敢玩笑地或是當着別人的面同她交談。他希望把昨夜開始說的話對她講完，並且叫她給他一個確切的答覆。他等待着像昨晚那樣的機會；可是機會不來，而他覺得，他再也不能滯留在這種懸而不決的情境之中了。她又走到街上去了，他等了一會兒後也走出去了，他不曉得要到哪兒去地就跟在她後面了。他走過御隅，她穿着閃光的藍色緞子的 *peashuet* 坐在那裏，他懷了一顆疼痛的心聽見背後女孩們在哈哈大笑。

① 女孩們手挽手成一個圈子，一面唱歌，一面轉動。（英譯者）

白列茨基的屋子面臨方場。奧列寧走過時，他聽見白列茨基的聲音在喊他，「進來呀，」他就進去了。

在一段短短的談話之後，他們全在窗口坐下，不久愛羅希卡也來了，他穿了一件新的 *besmet* 走進來，坐在他們的身旁的地板上。

「你瞧，那是貴族的集團，」白列茨基說，用他的香煙指點着街隅的色彩鮮明的一羣。「我的那個也在那兒。你看得見她嗎？穿紅衣的。那是一件新的 *besmet* 呢。」「爲什麼你們不開始跳 *Khorovod*？」他探身窗外向她們喊。「等一會兒，天黑了，我們也去。那時我們就請她們到烏斯坦卡家來。我們一定要爲她們安排一個跳舞會！」

「我也要到烏斯坦卡家來，」奧列寧用果斷的語調說。「瑪莉安卡會在那裏的吧？」

「是的，她會在那裏的。一定來啊！」白列茨基說，一點兒也不驚異。「那不是一幅很俏麗的畫嗎？」他又說，指點着那彩色斑斕的集團。

「是的，很俏麗！」奧列寧同意，竭力顯得漠不關心。「這種節日，」他接着說，「常使我詫異，爲什麼這許多人竟突然滿足和歡樂起來了。舉個例子，今天，因爲它恰巧是本月的十五號，便一切都是歡樂的了。眼睛和臉，聲音，動作和衣服，空氣和太陽，都是節日的氣氛。而我們是不再有什麼節日的了！」

「哦，」白列茨基說，他不歡喜那樣的思想。「爲什麼你不喝酒呢，老朋友？」他轉臉對愛羅希卡說。

愛羅希卡對奧列寧眨眨眼，指點着白列茨基。「唉，他是個驕傲的人，你的那個 *krnak*，」他說。白列茨基舉起他的杯子。「*Allah birdyi*」他說。「飲而盡。」*(Allah birdy, 「上帝賜與」——高加索人一起喝酒時的通常的祝賀語。)*

「*Sau bul*（「祝你健康」），」愛羅希卡微笑着回答，喝乾了他的酒杯。

「講到節日啊！」當他站起來從窗口望出去時，轉過臉來對奧列寧說。「那算是什麼節日呀？可惜你沒有法子看見從前時候的作樂！女人總是穿了她們的鑲金邊的 *saratans* ① 走出來。她們的頸子上掛兩串金錢，她們的頭上戴了金布的冠冕，她們走過的時候，她們的衣服發出「弗落，弗落」的聲音。個個女人看上去像公主。有時候她們出來，一大羣的人，開始唱着歌，唱得空氣也似乎在隆隆發響了，她們就整夜的尋歡作樂。而哥薩克人們總是滾一桶酒到院子裏，坐下來直喝到天亮，或者手揀手的掃蕩村莊。他們不論碰到誰，就抓住他，拖他一起走，一家家的走下去。有時他們一連作樂三日纔歇。我的父親常常回到家裏——我仍舊記得的——紅腫得利害，帽子也沒有了，一切東西都弄掉了；他回家來，躺下。母親知道怎樣措置：她給他吃一些新鮮的醃麵，喝一點兒 *chikhir*

① 一種緊腰的外衣，單在資料不同的袍子上面的。（英譯者）

給他醒酒；她親自在村中奔來奔去尋找他的帽子。隨後他要睡上兩天！當時的人便是這樣的！可是現在的人算什麼呢？」

「那末，穿 sarafans 的女孩子，她們完全是獨自作樂的嗎？」白列茨基說。

「是的，她們是這樣的！有時候哥薩克們會步行或騎馬而來，說：『讓我們破壞這 khoroeds，』於是他們就動手，可是女孩子們會拿起棍子來打的。逢到狂歡週，一些年輕的小子總是騎馬馳來，她們便打他的馬，也打他的人。可是他會衝進她們的圈子，抓住他所愛的女孩子，把她帶走。而他的甜心也會愛得他稱心滿意！哦，那時候的女孩子啊，她們纔是真正的皇后！」

### 三十六

就在這時候，兩個人騎馬從橫街上走進方場裏來了。其中一個是那柴爾卡。另一個，踏卡希卡，稍爲偏斜地坐在他的肥大的栗色卡巴大馬上，馬在堅硬的地上輕快地邁步行進，生着優美光澤的鬃毛的漂亮的馬頭，上下投動着。裝配齊全的長槍在槍套裏，手槍在他的背上，外套捲在鞍子後，這一切顯出路卡希卡並不來自平靖的地方，或是來自近處。稍爲斜斜地坐在馬上的那漂亮的姿勢，用鞭子輕打馬腹下的那不經意的動作，尤其是驕傲地環顧時閃耀着的他那半圓的黑眼睛，全表現出年輕人的自覺的力量和自信心。他的眼睛，從這邊瞧到那邊，似乎在說：「看見過像我這樣漂亮的青年

嗎？」這配着銀鞍轡的駿馬，這些武器，這漂亮的哥薩克本人，引起方場中每一個人的注意。那柴爾卡，瘦而矮，穿得大為不如。當他騎行過老人們面前時，路卡希卡停步，從他的剪得極短的黑髮的頭上擡起他的蜷曲的白羊皮帽子。

「哦，你搶到了許多諾該馬匹吧？」一個瘦削的老人問，顰眉蹙額地。

「你這樣問，爺爺，難道你數過了嗎？」路卡希卡回答，轉身走開了。

「那都很好，可是你無需帶我的孩子一同去啊，」老人露出更甚的蹙額不悅之色，咕囁道。

「瞧這老鬼，他全都知道了，」路卡希卡自言自語，一種煩惱的表情透上了他的臉；但在這時候，他看到街隅站着許多哥薩克女孩子，便撥轉馬頭，向她們行去。

「晚安，女孩子們！」他用他的強大的洪亮的聲音喊，突然勒住他的馬。「沒有我陪着，你們都老了，丫頭們，啊！」於是他大笑了。

「晚安，路卡希卡！晚安，少年郎！」許多愉快的聲音回答。「你帶來好多錢吧？給女孩子們買些糖！……你要耽久嗎？的確確，我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

「那柴爾卡和我剛飛回來，趕着節日，樂它一夜，」路卡希卡回答，舉起他的馬鞭子，直向女孩子們驅馬而來。

「喝，瑪莉安卡完全把你忘了，」烏斯坦卡說，用她的肘推着瑪莉安卡，發出一聲尖銳的笑聲。

瑪莉安卡避開那匹馬，仰起頭來用她的碩大的燦爛的眼睛，靜靜地瞅着那哥薩克人。

「真的，你好久不在這裏了！爲什麼你教馬來踐踏我們？」她淡淡地說，這就轉過了身子。

路卡希卡原來顯得特別快樂。他的臉上閃着大膽和歡喜。顯然受挫於瑪莉安卡的冷冷的回答，他突然皺緊眉頭。

「踏上我的馬銜，我便帶你們到山裏去，媽媽！」他突然喊說，於是彷彿要驅散他的陰鬱的思想似的，他在兩個女孩之間勒馬半轉。俯身對着瑪莉安卡，他說，「我要吻你，嗜，我要怎麼樣的吻你啊！……」

瑪莉安卡的眼光和他的相遇，她突然臉紅而後退。

「嗜，你真討厭，你要踏壞我的腳了，」她說，低頭看她那裹緊在淡藍色襪子裏的娟好的腳，和那鑲着狹銀邊的紅色新鞋。

路卡希卡轉身向着烏斯坦卡，瑪莉安卡則在一個抱嬰孩的婦人身旁坐下。嬰孩向她伸出他的肥肥的小手，抓住了從項鍊上掛到她的藍色 *bashmet* 上的一串線。瑪莉安卡俯向嬰孩，從她的眼角瞥視路卡希卡，路卡希卡那時正從他的外套裏面的黑色 *beshmet* 的袋子中拿出一包糖果和瓜子。

「哪，我給你們大家吃的，」他說，將那紙包遞給烏斯坦卡，並且對瑪莉安卡微笑。

一種窘迫的表情又顯現在那女孩子的臉上。彷彿有一重霧凝集在她的美麗的眼睛上。她把她的



的脣邊的帕子拉下點，把頭俯在仍握住項鍊的那嬰孩底皮膚柔嫩的臉上，她突然貪婪地吻那個臉。嬰孩的小手揪在女孩高聳的乳房上，張開了他的沒有牙齒的嘴，高聲大叫。

「你要悶死這娃兒了！」嬰孩的母親說，把他抱開了；接着她就解開她的 *besmet*，給他吃奶。「你最好和那少年郎談天去吧。」

「我只是去安置我的馬，那柴爾卡和我就要回來的；我們要作樂整夜，」路卡希卡說，用他的鞭子輕打他的馬，離開女孩子們馳去了。

轉進一條橫街，他和那柴爾卡向兩間並排着的屋子行去。

「好了，我們到了，老朋友！趕緊，快點來啊！」路卡希卡對他的同伴說，在一間屋子前下了馬；於是他謹慎地牽他的馬，進入他家枝條編成的籬笆的門。

「你好嗎，司蒂泊卡？」他對他的啞姐姐說，她和別人一樣的穿得漂漂亮亮，從街上走進來牽他的馬；他作手勢叫她把馬帶去吃草，可不要卸掉鞍子。

這啞女孩做出她的慣常的啾啾的聲音，當她指點這馬時，她吮啞她的脣脣，吻馬的鼻子，彷彿在說，她愛牠，牠是一匹出色的馬。

「你好嗎？母親？你怎麼還沒有到街上去玩？」路卡希卡喊，拿穩他的槍，走上門廊的臺階。他的年老的母親打開門。

「啊！我沒指望，沒想到，你會來的，」老婦人說。「咳，格卡說你不會回來的。」

「去拿些 chikhir，母親。那柴爾卡要到這裏來，我們要慶祝這節日哩。」

「馬上拿來，路卡希卡，馬上拿來！」老婦人回答。「我們的婦女正在作業。我想我們的鹽孩子也去了。」

她拿了她的鑰匙，匆忙地走到下房去。

那柴爾卡，安置了他的馬，取掉了他肩上的槍，回到路卡希卡家，走進來了。

### 三十七

「祝你康健！」路卡希卡說，從他母親手裏接過一滿杯的 chikhir，謹慎地舉到他俯着的頭邊。

「事情糟了！」那柴爾卡說。「你聽見柏萊克老爹怎麼說，『你偷了許多馬吧？』他好像是知道了！」

「真是個老妖精！」路卡希卡簡截地回答。「可是那有什麼關係！」他接下去，搖搖他的頭。

「牠們此刻已經在河那邊，到那兒去找去得了！」

「光景仍舊不妙。」

「什麼不妙？明天去送些 chikhir 給他，就不會有什麼了。現在讓我們樂一下。喝酒吧！」

路卡希卡喊，那聲調就像老愛羅希卡說這話的模樣。「我們要到街上去和女孩子們尋歡作樂。你去買些蜜糖；不，你不要去，我來差我們的啞巴姑娘去買。我們要直樂到天亮。」

那柴爾卡微笑。

「我們在這兒耽久嗎？」他問。

「等我們玩兒了一會兒再走。你跑出去買些伏特卡來。錢在這裏。」

那柴爾卡順從地奔出去，到耶姆卡家買伏特卡。

驚鳥般的探嗅着正在宴樂的地方，愛羅希卡老爹和歐果旭夫接一連二的跌進屋子，全喝醉了。

「給我們再拿半桶來，」路卡希卡對他的母親喊，以作回答他們的招呼。

「喂，告訴我們，你從什麼地方偷來的，你這魔鬼？」愛羅希卡喊。「好傢伙，我喜歡你！」

「你喜歡……」路卡希卡笑着回答。「替士官見習員帶糖果給女郎們！唉，你這個老……」

「那是不確的，不確的……」嗜，馬克，「老人發出大笑。「那魔鬼多麼的懇求我。」去，」他說，「把這事情安排一下。」他送給我一枝槍！可是，不。要不是爲了你，我會辦理這事情的。現在告訴我們，你到過什麼地方？」老人開始用韃靼話說話。

路卡希卡敏捷地回答他。

歐果旭夫，他不很懂得韃靼話，只是偶爾插進一兩句俄羅斯話：

「我說的話是，他把那些馬匹趕走了。我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他應和道。

「琪萊和我一同去的。」（他之把琪萊可汗說成琪萊，在哥薩克人的心目中，是他的勇敢的證據。）「剛剛過了河時，他不斷的吹牛，說他認識全部草原，可以把路領得正確不錯，可是我們騎馬前進，夜是黑暗的，而我的琪萊迷失了他的路，就是兜來兜去的兜圈子，走不到什麼地方：沒法找到村莊，竟弄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一定向右走得太多了。我相信我們幾乎一直徬徨到半夜。後來，謝謝上帝，我們聽到狗叫了。」

「傻瓜！」愛羅希卡老爹說道。「哪，我們在草原中也常常迷路的。（誰能在那裏認清路？）可是我總是馳到一個小丘上，開始像狼一樣的號叫，像這樣！」他把手按在嘴上，號得像一羣狼同聲同調的在嗥叫。「那些狗立刻就會應答……哦，講下去——那末你找着牠們？」

「我們不久就把牠們帶走了！那柴爾卡險些兒給一個諾該婦人抓住，他！」

「抓住，真的，」那柴爾卡，他剛回來，用一種委屈的口氣說。

「我們又馳去，琪萊又迷失了他的路，幾乎把我們攔在流沙中間。我們以為我們正向突雷克河行去，可是我們自始至終都在背着它走！」

「你們該依了星宿決定方向的呀，」愛羅希卡老爹說。

「那就是我要說的話，」歐果旭夫插嘴。

「是的，在天昏地黑時決定方向；我試呀試的……最後我將韁繩加在一匹雌馬上，讓我自己的那匹馬隨意行走——我想牠會領我們走出迷路的；而且真是意想不到！牠用鼻子向地上噴了一兩口氣，就領先馳騁，把我們直帶到村莊上。謝謝上帝！天太亮了。我們險些兒來不及把牠們藏在樹林裏。乃吉姆過河來，便把牠們帶走了。」

歐果旭夫搖搖他的頭。「這正是我所說的。能幹。你把牠們賣出很多錢吧？」

「全在這裏，」路卡希卡說，拍拍他的袋子。

就在這時候，他的母親走進室內，路卡希卡沒說完他的話。

「喝酒啊！」他喊。

「我們，其立區和我，在一個深夜，也騎馬出去……」愛羅希卡開始說。

「嗜，討厭，我們老是聽你講不完的！」路卡希卡說。「我要走了。」喝乾了他的酒杯，縛緊了他腹上的帶子，他走出去了。

### 三十八

路卡希卡到街上時，天已經黑了。秋夜是爽快而寧靜的。金色的滿月浮在高大的黑樹的白楊之

① 指他們要想盜取的馬。（譯者）

後，白楊生長在方場的一邊。從各家下房的煙囪裏升起煙氣，展開在村莊之上，和霧靄混和着。這裏那裏，燈光透過窗子照出來，空氣裏則充滿了 *hambak*，葡萄肉，和霧靄的氣味。語聲，笑聲，歌聲，磕瓜子聲，像白天一樣的混成一片，但現在聽得更加清晰了。一簇簇的帕子和帽子，在屋旁籬畔的黑暗中閃動。

在方場中，在明晃晃的開着的店門前，哥薩克男女青年底黑色和白色的形體，在黑暗中靦動，遠遠的便可聽見他們的響亮的歌聲，笑聲，和談話聲。女孩子們，手攬手的連成一個圈子，輕快地踏着多塵灰的方場，旋轉又旋轉。一個瘦嶙嶙的女孩子，她們中的最不好看的，唱起這樣的歌：

「從樹林外，從幽暗的森林，

從綠色的花園，和覆蔭的園林，

走出來兩個那末歡樂的年輕男人，

他們是勇敢漂亮，嗨！年輕未婚！

他們行走又行走，忽然大家停頓，

他們談話，不久就開始爭論！

於是出來一個女子，她一面走一面啓齒：

「我不久將屬於你們中的一個男子。」

美面少年得到了美麗的女郎，

是的，是那金髮美面的少年郎！

她的白晰的右手握在他的手中，

他領她到處走，讓他的朋友們眼紅！

他說，『朋友，你們一生可會遇見女子，

一樣的美麗，像我嬌小甜蜜的妻子？』

老婦人們環立，諦聽着歌曲。男女兒童們在黑暗中奔來奔去，互相追逐着。男子們立在旁邊，當女孩子們轉過來時便去抓她們，有時突破她們的圈子，走到圈子裏面去。在門口黑暗的一邊，站着白列茨基和奧列寧，穿戴上他們的雪加西外套和羊皮帽子，以不同於哥薩克們的談話的風格，以低沈的然而清晰的聲調，一塊兒說話，知道他們正引起人家的注意。在 Knorovod 的圈子裏，互相毗連地轉動着的，是穿了紅色的 *bestnet* 的飽滿小巧的烏斯坦卡，和穿了新的內衣與 *bestnet* 的頗長的瑪莉安卡。奧列寧和白列茨基正討論着怎樣將烏斯坦卡和瑪莉安卡抓出圈子外。白列茨基以為奧列寧只想娛樂一下，而奧列寧則期待着決定他的命運。他不惜任何犧牲要在今天單獨見到瑪莉安卡，告訴她一切，問她是否能夠做他的妻子，是否願意做他的妻子。雖然那問題早已在他自己心裏得了否定的回答，他仍希望他能告訴她他所感到的一切，希望她會了解他。

「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呢？」白列茨基說。「我就好叫烏斯坦卡給你安排這件事了。你是這樣的一個怪物！……」

「有什麼辦法呢！……不久，總會有一天，我就會全部告訴你的，現在，看天的面上，只要你設法使她到烏斯坦卡家來就好了。」

「好的，那是容易辦的！哦，瑪莉安卡，你願意屬於那『美面的少年郎』而不要路卡希卡嗎？」白列茨基說，起初是爲了適合當時的情調纔對瑪莉安卡這樣說，可是得不到回答，他就走近烏斯坦卡，請她把瑪莉安卡帶到她家裏去。他剛說完他要說的話時，那領導者又開始唱另一隻歌了，於是女孩子們開始互相拉着手，把圈子轉動起來。

她們唱：

「一個年輕的人，信步閒行，

經過園林，沿着園林，

走上街道，穿過市井，

第一次他經過的時候，

他揮動他的強壯的右手。

第二次他經過的時候，



他揮動帽子，帽帶是絲綢。

第三次他經過的時候，

他站定不走，向她鞠躬問候。

「你怎麼的，我愛，

不怕我的責備？

不到公園裏去玩兒，

讓我們談一陣話兒？

「現在，回答我，我愛，

你是否把我瞧不上眼？

以後，你知道，我愛，

你將醒悟而懊悔。

不久我就要來向你求婚，

到了我們結婚的時光，

你將因我而眼淚汪汪！」

「我雖知道怎樣回答他，

我卻不敢拒絕他，

不敢，我不敢拒絕他！

我到公園裏去走動，

到公園裏去和我的少年相逢，

我對我的愛人致意鞠躬。

「我向你鞠躬，親愛的女郎，

請接受我的手帕一方，

拿在你雪白的手裏！

說你愛上了我哩！

我怕我根本不明白，

我該送你什麼，我愛！

我想，對於我的愛人，

我要以披肩一件相贈，——

用它來換五個接吻。」

路卡希卡和那柴爾卡突破圈子，開始在女孩們中間走動着。路卡希卡參加歌唱，用他的清晰的聲調唱着第二音部，一面走在圈子中間，揮舞着他的手臂。「喂，你們進來一個！」他說。別的女孩推瑪莉安卡，可是她不肯進去。尖銳的笑聲，擱打聲，接吻聲，低語聲和歌聲，混成一片。

當他走過奧列寧時，路卡希卡友愛地點點頭。

「特米脫里·安特烈區！你也來看一下熱鬧？」他說。

「是的，」奧列寧漠然地回答。

白列茨基俯下身來，在烏斯坦卡耳畔低語。直到圈子再轉過來時，她方始來得及回答，她說：

「好的，我們一定來。」

「瑪莉安卡也來嗎？」

奧列寧俯向瑪莉安卡。「你要來的吧？請你一定來，即使一分鐘也好。我必須同你說話。」

「要是別的女孩子們來的話，我要來的。」

「你願意回答我的問題嗎？」他說，俯向着她。「你今天很高興呢。」

她已經旋轉過他的身邊了。他跟隨她。

「你願意回答嗎？」

「什麼問題？」

「前天我問過你的那一個問題，」奧列寧說，俯至她的耳邊。「你願意嫁我嗎？」

瑪莉安卡想了片刻。

「我要告訴你的，」她說，「我今夜要告訴你的，」她的眼睛穿過黑夜，明亮地溫和地向那年輕人閃耀。

他仍然跟了她旋轉。他更近地俯身挨着她，以此爲樂。

可是路卡希卡，一面繼續歌唱，突然緊緊地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從女孩底圈子裏拉到中央。奧列寧勉強來得及說一句「到烏斯坦卡家去，」就趕回他的同伴那裏。那歌唱完了。路卡希卡擦他的嘴唇，瑪莉安卡亦然，於是他們接吻了。「不，不，要接吻五次呢！」路卡希卡說。閒談，歡笑，奔跑，隨節奏的動作和聲音而踵至。路卡希卡，他似乎喝多了酒，開始分派糖果給女孩子們。

「我送給大家吃！」他說，露出驕傲的，可笑又復可憐的自滿的樣子。「不過，凡是追逐丘八的人，滾出這圈子去！」他突然憤憤的瞧了奧列寧一眼，加上這麼一句。

女孩子們從他那裏攫取糖果，嘻嘻哈哈的互相爭奪。白列茨基和奧列寧走開了。

路卡希卡，彷彿羞於他的慷慨，脫掉他的帽子，用他的袖子擦着他的前額，走近瑪莉安卡和烏斯坦卡。

「回答我，我愛，你是否把我瞧不上眼？」他說，用了他的剛纔唱着的歌中的字句；更轉向瑪莉安卡，他氣憤地重複那字句：「你是否把我瞧不上眼？到了我們結婚的時光，你將因我而眼淚汪汪！」他又說，把烏斯坦卡和瑪莉安卡一齊擁抱着。

烏斯坦卡掙脫了身，揮舞着她的手臂，在他的背上給他這麼一下，把她自己的手都打痛了。

「你們是不是還來一次？」他問。

「別的女孩子要來不妨再來，」烏斯坦卡說，「可是我要回家了，瑪莉安卡也要到我們家裏去呢。」

他的手臂仍然擁抱着她，路卡希卡引瑪莉安卡離開了人羣，到一間屋子的角落背後更加幽暗的地方。

「不要去，瑪莉安卡，」他說，「讓我們樂這最後一次，你回家去，我馬上就來！」

「我在家裏做什麼呢？節日是要作樂的。我要到烏斯坦卡家去，」瑪莉安卡回答。

「我還是要娶你的，你知道！」

「好吧，」瑪莉安卡說，「我們到那個時候看吧。」

「那末你一定要去，」路卡希卡嚴厲地說，緊抱着她，吻她的面頰。

「啊，放手！不要討厭，」瑪莉安卡從他的手臂中掙脫出來，走掉了。

「啊，我的女孩子，結果要很壞呢，」路卡希卡抱怨地說，站定了搖他的頭。「你將因我而眼淚汪汪……」轉背向她，他對別的女孩子們喊：

「來！玩下去呀！」

他說的話似乎驚嚇和激惱了瑪莉安卡。她停步。「什麼結果要很壞？」

「噶，那個啊！」

「那個什麼？」

「噢，你和一個丘八房客作伴，卻不再愛我，就是這個啊！」

「我要愛就愛，不愛就不愛，全由我高興。你不是我的父親，又不是我的母親。你要什麼？我

要愛誰我就愛誰！」

「哦，很好……」路卡希卡說，「可是記住啊！」他走向店鋪。「女孩子們！」他喊，「你們都爲什麼停住了？繼續跳舞呀。那柴爾卡，再拿些 chikhir 來。」

「那末，她們會來嗎？」奧列寧對白列茨基說。

「她們馬上就要來了，」白列茨基回答。「來吧，我們必須準備跳舞會呢。」

## 三十九

奧列寧跟在瑪莉安卡和烏斯坦卡之後，走出白列茨基的屋子時，夜已經深了。在黑暗的街上，他看見那個女孩子的白帕子，在他的前面閃光。金色的月亮正向着大草原沈下去。一片銀色的霧籠罩在村莊之上。萬籟俱寂，隨便哪裏都沒有燈光了，只聽見年輕女子回家去的腳步聲音。奧列寧的心跳得厲害。清新潮潤的大氣沾涼他的燃燒着的臉。他管視天空，回過頭去瞧瞧他剛從那裏出來的屋子：燭火已經熄滅了。於是他又透過黑暗探視女孩子們的回家的影子。白色的帕子消失在霧裏了。他是那末快樂，他懼怕孤獨。他從門廊上跳下，追上女孩子們。

「你真討厭，有人會看見的……」烏斯坦卡說。

「不要緊的！」

奧列寧奔近瑪莉安卡，擁抱她。

瑪莉安卡並不抗拒。

「你還沒吻夠嗎？」烏斯坦卡說。「結了婚再吻吧，現在你還是等一下的好。」

「晚安，瑪莉安卡，明天我要來看你的父親，告訴他。你不要說什麼啊。」

「我爲什麼要說呢！」瑪莉安卡回答。

兩個女孩子全開始奔跑。奧列寧獨自行走，回想着已經發生的一切。他曾單獨和她在爐竈旁的一個角落裏度過整個的黃昏。烏斯坦卡一刻也沒離開屋子，但她始終都在和別的女孩子們與白列茨基作玩皮的戲耍。奧列寧和瑪莉安卡啾啾低語。

「你願意嫁給我嗎？」他問她。

「你會欺騙我而不要我的，」她歡喜地平靜地回答。

「可是你愛我嗎？看上帝的面上，告訴我吧。」

「我爲什麼要不愛你？你不要斜眯着眼睛看我，」瑪莉安卡回答，笑着用她的粗硬的手擠他的手……

「你生着多麼白……白的……柔軟的手啊——真像乳酪塊，」她說。

「我是認真話。告訴我，你願意嫁給我嗎？」

「要是父親把我嫁給你，爲什麼我不願意呢？」

「那末，記住，要是你騙我，我會發瘋的。明天我決意告訴你的母親和父親。我要來求婚的。」瑪莉安卡突然哈哈大笑。

「什麼事呀？」

「這好像可笑得很！」



「我說的是真心話！我決意買一所葡萄園和一所房子，我自己決意入哥薩克籍。」

「那末，你留神不要追求別的女人，我對這點很看重的。」

奧列寧喜悅地把這些話對自己全部重溫一遍。這些回憶，有時給他痛苦，有時讓他歡喜，害他氣也透不過來了。他苦痛，因為跟他說話時她保持着跟尋常一樣的平靜。她彷彿根本不被這些新的情況所激動。宛若他不信任他，想不到將來似的。在他看來，似乎她只在目前愛他，在她的心靈中並沒有和他在一起生活的那個將來。他快樂，因為她的話於他顯得真實，而她也答應做他的人。

「是的，」他自己想道，「只有在她完全是我的時候我們纔能互相了解。那樣的愛情，沒有言詞可以表達。這需要生活，整個的生活，來表達。明天一切都要解決了。我不能再像這樣的生活下去了；明天我決意把一切告訴她的父親，白列茨基，和全村的人。」

路卡希卡，在不寐不睡的兩夜之後，在節日上又喝得那末多，因此他的腳生平第一次不能走動，他睡在耶姆卡的家裏。

#### 四十

第二天，奧列寧醒得比平常早，立刻記起了放在他面前的事，他愉快地憶起了她的接吻，她的粗硬的手底壓力，以及她的話，「你生着多麼白的手啊！」他跳起來，希望馬上到他的房東家裏去，請

求他們允許他和瑪莉安卡結婚。太陽還沒有升起來，但彷彿村中街上和橫街上發生了一種異乎尋常的騷動：徒步或騎馬的人正來去走動，說着話。他披上他的雪加西外套，趕到門廊裏。他的房東家裏還沒起身。五個哥薩克人正騎馬行過，互相高聲地談着話。路卡希卡騎在他的鬮背的卡巴大馬上，一馬當先。哥薩克人們都在說着，嚷着，聽不清他們究竟在說什麼。

「趕到上階去，」一個人叫喚。

「配好馬鞍，追上我們，趕緊，」另一個說。

「走那邊的一個柵門路近些！」

「你說什麼！」路卡希卡喊道，「我們當然必須走中央的柵門。」

「我們必須如此，那條路比較近，」哥薩克之一說，他渾身塵灰，騎着一匹淋着汗的馬。路卡希卡，經過昨夜的醉酒，臉上紅腫，帽子推在腦後。他正感風凜凜地呼喚着，彷彿他是個軍官似的。

「什麼事情？你們上哪兒去？」奧列寧問，好容易纔引起哥薩克們的注意。

「我們去捉 Abreks。他們正躲在沙丘中間。我們馬上出發，可是我們人數還不夠。」

於是哥薩克們繼續喊叫，他們一路馳下街道時，參加的人愈來愈多了。奧列寧忽然想到他留在後方是有失面子的；而且他認為他馬上可以回來的。他便穿上衣服，槍中裝進子彈，跳上萬紐沙馬馬虎虎上好鞍子的馬，在村莊的柵門口追上了哥薩克們。哥薩克們已經下馬，從他們帶在身邊的一

隻小瓶子裏倒出 *chikhir* 來，滿滿的一木碗，互相傳遞喝飲，祝頌他們出征成功。他們之中有一個穿得漂亮的年輕軍旗手，他碰巧也在村莊裏，就指揮這參加出征的九個哥薩克人底集團。這些哥薩克人都是沒有品級的普通兵，雖然軍旗手做出司令官的神氣來，他們卻只服從路卡希卡。對於奧列寧，他們根本不注意。當他們全體上馬出發，奧列寧騎馬向軍旗手，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那平素十分友好的軍旗手，這時用顯然矜傲的模樣對待他。奧列寧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從他嘴裏獲悉發生了什麼事情。派出去搜索 *Abrels* 的斥候，在離村六哩外的地方遭遇了幾個山民。這些 *Abrels* 躲在坑裏向斥候們射擊，揚言他們不願屈服。帶了兩個哥薩克人出去偵察的伍長便留在那裏，派一個哥薩克人回來求援。

太陽正在升起來。離村三里外展開一片大草原，但見乾燥的，單調的，多沙的，慘澹的平原，布滿了牛羊的足跡，零零落落的有一些枯萎的青草的叢簇，淺灘中的低矮的蘆葦，稀少的大行走的小徑，以及遠遠的剛可看見的遊牧的諾該部落底帳幕。這個地方，缺少陰蔭，面目蕭條，是觸目驚心的。太陽總是在這片大草原中紅紅的升起又沈落。刮風的時候，所有的沙丘都被風從這裏捲到那裏。寧靜的時候，就像這天的早晨，岑寂，沒有任何動作或聲音打斷的岑寂，是特別顯著的。這天早晨，大草原中沈靜而暗淡，雖然太陽已經上升了。一切似乎特別柔和與荒涼。空氣是寂靜的；腳步聲和馬底鼻息是聽得到的惟一的聲音，甚至它們也很快地消失了。

人們幾乎默默地騎馬前進。哥薩克人總是握緊他們的武器，所以並不叮嚀或囁嚅作響。武器叮嚀發響，對於一個哥薩克人是一種可怕的恥辱。另外有兩個從村子裏來的哥薩克人追上這部隊，交談了一些話。路卡希卡的馬不是顛躓便是在草叢上絆住了腳，而且拘強不肯前進——哥薩克們認為這是一種不祥之兆，尤其是在這樣的時機，那是特別嚴重的。其他的人互相交換眼色，轉過臉去，竭力不注意這些事。路卡希卡勒緊韁繩嚴肅地皺緊眉頭，咬緊牙齒，在他的頭上揮舞着鞭子。他的優秀的卡巴大馬，這隻腳跳跳，那隻腳跳跳，不知道用哪一隻腳先走，彷彿希望插翅飛去似的。但路卡希卡用他的鞭子抽打肥壯的馬脅，一次，二次，三次，於是這馬，露出牙齒，豎起尾巴，噴氣，直豎起來，用牠的後腿踏步離開別的馬幾步之遙。

「噲，好一隻驕驕！」軍旗手說。他不說是馬，而說是驕驕，表示特別贊美。

「一隻馬中之獅，」餘者之一表示贊同，他是一個老哥薩克人。

這些哥薩克人靜靜地騎馬前進，時緩時急，只有這些緩急的變易把他們的動作底沈靜和嚴肅打斷一會兒。

在大草原中騎行了六哩路的光景，他們只經過了一個諾該蓬帳，這蓬帳裝在一輛車子上，正在離他們一哩之遙的地方行進。這是一個諾該人家從草原的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去。後來他們遇到了兩個衣衫襤褸的高額骨的諾該婦人，她們的背上揹了筐子，正在檢集在大草原上遊盪的牛羊

的糞便。不很懂得她們的語言的軍旗手竭力向她們探問，但是她們不懂他的話，她們面面相覷，顯然是嚇壞了。

路卡希卡奔馳到她們兩人跟前，勒住他的馬，敏捷地致通常的問候。諾該婦人顯然放心了，便開始全無拘束地同路卡希卡說話，像同一個兄弟說話一樣。

「Ay-ay, kop Abreki」她們悲傷地說，指點着哥薩克們正朝那邊行去的方向。奧列寧明白她們在說：「許多 Abreko。」

奧列寧從來沒見過那種交戰，僅由愛羅希卡老爹說的故事想像出一個模樣，所以他希望不被哥薩克們丟在後面，他想去觀看一切。他羨慕哥薩克們，他提防戒備，望着，聽着，作着他自己的觀察。雖然他帶了他的刀和一枝實彈的槍，當他發覺哥薩克們迴避他時，他決定不參加作戰了，因為在他看來，當他在他的分隊裏時，他的勇氣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而且也因為他很是快樂。

突然，聽到遠遠的一響槍聲。

軍旗手爲之激動，他開始下令給哥薩克們，說是他們應該怎樣散開，他們應該從那一邊推進。哥薩克們可不見得注意這些命令，他們只聽路卡希卡說的話，惟路卡希卡馬首是瞻。路卡希卡的臉和姿勢表示出安詳而嚴肅。他讓他的馬一陣馳騁，旁的人都沒法趕上他，他眯緊眼睛，儘望着前面。

「有一個人騎在馬背上，」他說，勒住他的馬，使牠和其餘的馬並列在一條線上。

奧列寧專心一致地張望，可是看不見什麼。哥薩克們不久辨見兩個騎馬的人，便靜靜地直向他們馳去。

「那些是 Abreks 嗎？」奧列寧問。

哥薩克們並不回答他的問題，在他們看來，這問得毫無意義。若是冒險騎馬過河來，Abreks 可成了傻瓜了。

「那是朋友羅特卡在向我們揮手呢，我相信，」路卡希卡說，指點着兩個騎馬的人，現在他們是清楚地可以看得見了。「瞧，他正在向我們行來。」

幾分鐘後，這兩個騎馬的人是哥薩克斥候，是明明白白的事了。伍長向路卡希卡行來。

## 四十一

「他們離這兒遠嗎？」路卡希卡只說的一切。

就在這時候，他們聽到一響尖銳的槍聲，大約在三十步外。伍長略現微笑。

「我們的格卡在射擊他們，」他說，朝那槍聲的方向點點頭。

又走上了幾步路後，他們看見格卡坐在一個沙丘後，正在裝他的子彈。爲了消磨時間，他正和 Abreks 互相射擊，那些 Abreks 在另一個沙堆的後面。一顆子彈從他們身邊呼嘯着飛過去。

軍旗手面色蒼白，慌慌張張。路卡希卡從他的馬上下來，把韁繩丟給另一個哥薩克人，向格卡走去。奧列寧也下馬，俯下身軀，跟隨路卡希卡。他們剛走近格卡時，兩顆子彈在他們頭上呼嘯而過。路卡希卡向四周望望，對奧列寧笑笑，稍稍屈下身軀。

「提防啊，不然他們要打死你的，特米脫里·安特烈區。」他說，「你最好走開——這裏沒有你的事情。」

但奧列寧絕對要看看 Abreks。

從沙丘後，他看見二百步外有帽子和短槍。突然一小片煙雲從那裏出現了，又是一顆子彈呼嘯而過。Abreks 正躲在沙丘腳下的一個沼澤裏。他們所坐的那地方，給奧列寧很深的印象。事實上，這塊地方跟大草原其餘各處是差不多的，但因為 Abreks 坐在那裏，它就彷彿與衆不同。在奧列寧看來，它當真是最合適讓 Abreks 占據的地方。路卡希卡回到他的馬旁，奧列寧跟隨他。

「我們必須弄一輛裝乾草的車，」路卡希卡說，「不然他們會把我們打死幾個的。那兒，在那沙堆後面，有一輛裝滿乾草的諾該貨車。」

軍旗手聽從他，伍長也同意的。乾草車取來了，哥薩克們，躲在它的後面，推它前進。奧列寧騎行到一個沙丘上，從那兒他可以望見一切。乾草車向前移動，哥薩克們羣集在它的後面。哥薩克們向前推進，但吉契人，他們一共九個，膝頭列成一行坐在那裏，並不開槍。

一切沈寂。突然從吉契人那裏升起哀泣的歌聲，像愛羅希卡老爹的「*Av day, dalalay*」之類的哀歌。吉契人知道他們是逃不掉了，便把自己膝對膝的縛在一起，以防受臨陣脫逃的引誘，他們把槍準備好了，正唱着死之歌。

哥薩克人推了他們的車子，愈走愈近，奧列寧以為隨時都有開火的可能，但打破寂靜的仍然只有 *Abreks* 的哀泣的歌聲。突然，歌聲停止；一響尖銳的槍聲，一顆子彈打在車子的前面，吉契人的咒咀和號叫打破了沈寂，一槍緊跟着，一槍，一顆子彈緊跟着，一顆子彈的打在車上。哥薩克們並不開槍，現在相距只有五步路了。

又一刻過去了，哥薩克們一陣吶喊，從車子後面出來，從兩邊衝過去——路卡希卡衝在衆人之前。奧列寧只聽得幾下槍聲，接着是喊叫和呻吟。他覺得他看見煙霧和血，他丟掉了他的馬，精神十分錯亂，向哥薩克們奔去。恐怖似乎使他盲目了。他看不出什麼，但明白一切都已完了。路卡希卡，蒼白如死人，正握住一個受傷的吉契人的手臂，喊着：「不要打死他。我要活捉他！」這吉契人便是在他的兄弟被路卡希卡打死後來取屍體的那紅頭髮的人。路卡希卡正扭曲着他的手臂。突然這吉契人掙脫身子，開他的手槍。路卡希卡撲倒，血開始從他的肚子裏流出來。他跳起來，但又撲倒了，用俄羅斯語和韃靼語咒咀着。愈來愈多的血出現在他的衣服上和身底下。有些哥薩克人走近他，動手解鬆他的腰帶。其中一人，那柴爾卡，在開始幫忙之前，忙亂了好些時候還不能將他的刀插



進刀鞘裏去：刀不肯循正路而進，刀身上血跡斑斑。

——吉契人們，紅頭髮，短鬚髯，有打死的，有砍傷的，躺在那裏。惟獨我們知道的那個，射擊路卡希卡的那個人，雖然多處受傷，仍舊活着。像一隻受傷的鷹隼，渾身是血（血正從他的右眼下的一個傷口流出來），蒼白而陰鬱，睜大着激動的眼睛，咬緊牙齒，瞧着四周，當他蹲在地上，手握刺刀，仍準備保衛自己。軍旗手向他走去，彷彿只是無事般走過似的，卻急遽的一槍射入他的耳中。這吉契人跳起身來，但已經太晚了，他隨即跌倒。

哥薩克們，上氣不接下氣的，把那些屍體拖開，從屍體上解下武器。每一個紅頭髮的吉契人都曾經是一個好漢，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個別的表情。路卡希卡被他們擡到車子上。他繼續用俄羅斯語和韃靼語咒咀。

「甯怕，我要用我的手勒死他。Anna Leni」他嘴裏喊，掙扎着。但他不久就由於衰弱而沈靜下去了。

奧列寧騎行回家。黃昏時他聽說路卡希卡瀕於死境，但一個從河那邊來的韃靼人正着手用藥草來治療他。

那些屍體被運到了村公所裏，婦人小孩都趕去觀看。

奧列寧回家時，天正在暗下來。看見過適纔的一切之後，他不能鎮定自己的神志。但將近夜間

時，前晚底記憶湧上了他的心頭。他從窗子裏望出去，瑪莉安卡正在走來走去，從屋子走到牛棚，料理着事情。她的母親到葡萄園去了，他的父親到村公所去了。奧列寧等不及她完全做好她的工作，便走出去看她。她在屋子裏，背向着他站着。奧列寧以爲她怕羞。

「瑪莉安卡，」他說，「我說，瑪莉安卡！我可以進來嗎？」

她突然轉過身來。有一些微微可見的淚痕在她的眼睛裏，而她的悲哀的臉是美麗的。她以緘默莊嚴的神色瞧着他。

奧列寧又說道：「瑪莉安卡，我特地來——」

「不要來麻煩我！」她說。她的臉色並不變換，但眼淚卻奔湧下她的面頰。

「你爲什麼哭泣？什麼事？」

「什麼事？」她以粗糙的聲音重複這問話。「哥薩克們被殺死了，就是這緣故。」

「路卡希卡嗎？」奧列寧說。

「走開！你要什麼？」

「瑪莉安卡！」奧列寧說，走近着她。

「你永遠不會從我這裏得到什麼了！」

「瑪莉安卡，不要這樣說，」奧列寧懇求她。

「走開。我討厭你！」女孩嚷道，頓着腳，恫嚇地向他走近。而她的臉上表現出這樣的憎惡，這樣的鄙夷，這樣的憤怒，使奧列寧突然明白他是沒有希望的了，他的關於這女子的難以接近的最初的印象是完全準確的了。

奧列寧不再說什麼，奔出屋子去了。

## 四十二

回家後，他一動也不動的躺了兩個鐘頭。於是他走到他的長官那裏，獲得了到聯隊部去的許可。也不向任何人告別，差萬紐沙去和他的房東結了帳，他準備動身到他的聯隊所駐紮的要塞去。愛羅希卡老爹是惟一的來送行的人。他們喝了一杯酒，再來一杯，又是一杯。像他離開莫斯科那夜一樣，又是一輛三隻馬的驛車停在門口等待着。但奧列寧並不像上次那樣和自己討論，並不對他自己說他在這裏所想所做的一切「不對勁」，他並不給自己預約一個新的生活。他較前更甚地愛瑪莉安卡，也知道他永遠不會爲她所愛。

「好，再會，我的孩子！」愛羅希卡老爹說。「當你參加出征時，要聰明，並且聽我的話——一個老人的話。當你出去襲擊時，或是作類似的事時（你知道我是一隻老狼，見過許多世事），當他們開始射擊時，不要走進有許多人的羣集中去，你們這些傢伙害怕時，你們總是設法和另外許多人擠

在一起。你們以為和其他的人在一起要高興些，然而這是最壞的地方！他們總是瞄準一大羣人。而我總是遠離他人，獨自行動，而我從來沒受過傷。然而我一生之中見過了種種事情。」

「可是你背上有一顆子彈，」萬紐沙說，他正清理着房間。

「那是哥薩克們開的玩笑呀，」愛羅希卡回答。

「哥薩克們？那是怎麼回事？」奧列寧問。

「噲，就是那麼一回事。我們正喝着酒。凡卡·雪脫金，哥薩克之一，開心了就撲托一聲用他的手槍給我一下子，就在這裏。」

「哦，痛不痛？」奧列寧問。「萬紐沙，你快準備好了吧？」

「啊，忙什麼！讓我告訴你。當他砰的打進來時，子彈並未折斷骨頭，卻留在那裏。於是我說：

「你打死了我了，兄弟。嗨！你對我做了什麼事啊？我不放鬆你的！你得請我喝一桶酒！」

「哦，可是你痛不痛呢？」奧列寧又問。幾乎不聽那故事。

「讓我講完。他請我喝一桶酒；我們就喝，但那血繼續流着。整個房間浸透了流滿了血液。柏萊克爺爺，他說，「這小子要送命了。請我們喝一瓶甜酒吧，不然我們要把你逮捕起來！」他們弄來更多的酒，大大的喝，大大的喝——」

「是的，但它叫你痛得利害嗎？」奧列寧再問。

「痛什麼！不要打斷我的話：我不喜歡。讓我講完。我們大大的喝，大大的喝，直喝到早晨，我睡熟在爐竈的頂上，喝醉了。我在早晨醒來時，我無論如何不能伸直我的身體——」

「很痛苦嗎？」奧列寧重複問，以為現在他的問題終於要得到一個回答了。

「我告訴過你這是痛苦的嗎？我並沒說是痛苦哇，我只說是我不能彎曲身體，也不能行走。」

「那末後來痊癒了？」奧列寧說，甚至並不發笑，他的心是那末沈重。

「痊癒了，但那顆子彈仍在那裏。你摸摸它！」他撈起襯衣，露出強壯的背項，背上靠近骨頭處能夠摸到一顆子彈還在滾動。

「摸摸它怎樣滾動，」他說，顯然像玩弄玩具一樣的以此子彈自娛。「哪，它滾到背上去。」

「那末路卡希卡，他會好起來嗎？」奧列寧問。

「只有天知道！這裏沒有醫生，他們已經去請一個來了。」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請醫生呢？從格羅茲諾嗎？」奧列寧問。

「不，我的孩子。要是我是沙皇啊，我早已把你們所有的俄國醫生全絞死了。他們只知道開刀！有一個我們哥薩克人，白克拉希卡，他們割掉了他的腿，現在不再是一個真正的人了！這事表明他是傻瓜！現在白克拉希卡有什麼用處？不，我的孩子，在山裏有真正的醫生。有個我的知友，伏契克，他參加出征，就在胸口這裏受了傷。哼，你們的醫生以為他不行了，可是他們從山裏來的一個

醫生治好了他！他們懂得草藥，我的孩子！」

「喂，不要再說廢話，」奧列寧說。「頂好讓我從聯隊部派一個醫生來纔是。」

「廢話！」老人說，嘲笑地。「傻瓜，傻瓜！廢話。你要派一個醫生來！——要是你們的醫生治得好人，哥薩克們和吉契人們會到你們那兒去治病了，可是事實如此，你們的軍官們和上校們也到山上去請醫生。你們的醫生完全是騙子，完完全全是騙子。」

奧列寧不回答。他完全同意，簡直同意得過份了，他同意他曾生活過而他正要回去的那世界的一切都是欺騙。

「路卡希卡怎樣了？你去看過他嗎？」他問。

「他就是躺着，彷彿死人一樣。他不吃也不喝。伏特卡是他的靈魂肯接受的惟一的東西。只要他還能喝伏特卡啊，就有希望。丟掉這孩子，我會悲傷的。一個出色的小子——一個勇士，像我一樣。我也會那樣的垂死的躺過一次。老太婆們已經在號哭着。我的頭像火燒。他們已經把我放在聖像之下。我就那末躺在那裏，在我的上方，在爐竈上面，小鼓手們，不過這麼大，搥着鼓。我對他們嚷叫，他們打得更急。」（老人大笑。）「婦人們把我們教堂裏的長老請來了。他們正準備埋葬我。他們說：『他與世俗的不信教者交往而污辱自己；他和女人尋歡作樂，他毀壞人；他不持齋，而且他玩 *talalyka*。』」懺悔吧，」他們說。所以我就開始懺悔。『我犯了罪了！』我說。無論做

師說什麼，我總是回答「我犯了罪了」。他開始問我關於 *balalaika* 的事。「那可咀咒的東西在什麼地方，」他說。「指給我看，毀掉它。」可是我說：「我沒有 *balalaika* 啊。」我親自把它藏在下房裏的一個網裏。我知道他們找不到它的。於是他們離開我了。然而我終於痊愈了。當我去找我的 *balalaika* ——我原來在說什麼的？——他繼續說。「聽我說，遠離他人，不然你要胡裏胡塗的給打死的。我爲你着想，真的：你是一個酒徒——我愛你！還有，像你這樣的傢伙都喜歡騎馬上土墩。有一個住在這裏的來自俄羅斯的人，他總是要馳上土墩（他那末有趣地管土墩叫「山丘」）。他只要看見一個土墩，他便騎馬上去。有一次他那樣的馳去，到了土墩頂上，十分快樂，但一個吉契人向他放槍，打死了他！啊，他們從槍架上打得那麼準確，那些吉契人！他們之中有幾個甚至打得比我還準確。一個傢伙那末糊塗地給打死時，我是不喜歡的。有時候我常常瞧瞧你們的兵士們，覺得他們奇怪。你們有的是愚蠢！他們出去，這些可憐的傢伙們，全聚成一堆，甚至在外套上縫了紅色的領頭！他們怎會不叫人家打中！一個被打死了，他們拖開他，另一個人代替了他的位置！多蠢！」老人重複說，搖搖他的頭。「爲什麼不分散了一個一個的走？所以，以後你就那末走法，他們便注意不到你了。你必需這樣做。」

「哦，謝謝你！再會，老爹。上帝賜福，我們會再見面的，」奧列寧說，站起來，向過道走去。正坐在地板上的老人，並不站起身來。

「『再會』是這樣說的嗎？傻瓜，傻瓜！」他開言道。「唉，現在的人變成怎麼樣的了呵？我們會作伴，作伴了近乎一年，而現在一聲『再會！』他便去了！啊，我愛你，我何等的可憐你！你是那末的孑然一身，老是孤獨的，老是孤獨的。莫名其妙地，你是這樣的不與人交際。我時常一想到你便不能睡去。我是那末的爲你憂傷。就像歌中所說的：

這是很難的，親愛的兄弟，  
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的情形便是如此。」

「哦，再會了，」奧列寧又說。

老人站起身來，伸出他的手。奧列寧緊緊一握，隨即轉身欲走。

「把你的臉給我，你的臉！」

老人雙手捧住奧列寧的頭，用潤溼的鬚髭和嘴唇吻了他三次，哭了起來。

「我愛你，再會了！」

奧列寧走進驛車。

「啊，你就那末走掉了嗎？你得給我一點東西，留個紀念。給我一枝槍！你要兩枝槍有什麼用處呢？」老人說，十分誠摯地嗚咽着。



奧列寧取出一枝槍，把它送給他。

「你給了這老傢伙好許多東西了，」萬紐沙咕嚕道，「他永遠不會滿足的！一個道地的老乞丐。他們全是那種不規矩的人，」他說，當他把自己裹在大衣之中，坐上御者的座位的時候。

「住嘴，豬獃！」老人嚷道，大笑着。「好一個吝嗇的傢伙！」

瑪莉安卡從牛棚中出來，漠不相關地監視那驛車，她鞠了一個躬便向屋子那邊走去了。

「La fille！」萬紐沙說，擠擠眼睛，爆發出一陣愚蠢的大笑。

「趕車吧！」奧列寧喊道，憤憤地。

「再會，我的孩子！再會了。我不會忘記你的！」愛羅希卡喊道。

奧列寧回過頭來。愛羅希卡老爹正在對瑪莉安卡說話，顯然是談論着他自己的事情；無論老人或是女孩子，都瞧也不瞧奧列寧。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完稿。

（一九四三年秋譯畢，一九四九年春三校。）

克 薩 哥

版初月九年九四九一

○五・八價基册每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上 海 福 州 路 吳 岩	L·託爾斯泰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123.P.) K

薩



143 63241-257 (E)

